

再生集

李輝英著



新鐘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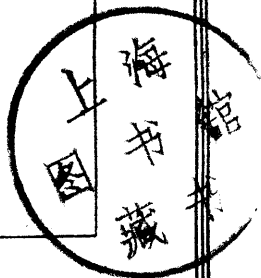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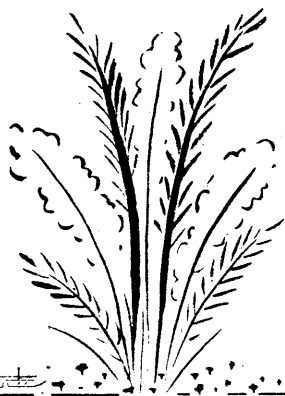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1 6463B

新鐘
創作叢刊

再 生 集

李輝英 著



新鐘書局出版

序

這是我的一本散文集，題名「再生集」實因其中別有一段原故。

記得去年這集子曾由方先生介紹給創作文庫，題名「歲月集」預備出版，全稿經審查完竣，蓋有印章爲憑；但因「新生」事件發生，這「歲月集」便由書店退下，延長「歲月」遲遲不能出版了。因爲集中三分之二的短文全是描寫東北故鄉狀況的，對於我們友邦自無好感，反而不免有犯「忌諱」的地方。於是明明可以出世的集子，却深鎖在抽屜里不得與世相見了。

可是現在這集子終於又將付印行世了，其中新稿雖收入不少，但也很有些收入「歲月集」中的舊作，取其不犯「忌諱」者，另外幾篇小有損及邦交者則稍加刪削而補

入之，文章本身既等於「再生」一次，而全集大半之舊作，也可說得了一次「再生」的機會，因而題名為「再生集」。

寫到這裡，又使我想起已收入良友文庫而不能出版的一本小說集的同樣事件來，這集子非比短文可以「刪削」，而按照現在情形出版家決不會印行此種潛伏危險性與自己生意有礙的書籍，同時自己不能自費出版，只有在抽屜中幽囚下去了，但不知何時再有「再生」機會？希望能有這樣的一天。

著者

再生集目次

第一輯

- | | | |
|----|------------|----|
| 1. | 故鄉的山梨…………… | 一 |
| 2. | 榛子與胡桃…………… | 五 |
| 3. | 新年憶舊…………… | 八 |
| 4. | 正月裏…………… | 一二 |
| 5. | 驢皮影…………… | 一四 |

第二輯

- | | | |
|----|----------|----|
| 1. | 龍潭山…………… | 一八 |
| 2. | 小白山…………… | 二七 |

新鐘書局發行

第三輯

- | | | |
|----|-------------|----|
| 1. | 牛馬行…………… | 三一 |
| 2. | 北山與廟會…………… | 三五 |
| 3. | 審坑…………… | 三八 |
| 4. | 江南公園…………… | 四一 |
| 5. | 九龍口…………… | 四五 |
| 6. | 水院子…………… | 四八 |
| 7. | 這裏是上海…………… | 五一 |
| 8. | 家庭裏的風波…………… | 五九 |

| | | | | | | | | | | | |
|-------|-------|-------|-------|-------|-------|-------|-------|-------|---------|-------|----------|
| 14. | 13. | 12. | 11. | 10. | 9. | 8. | 7. | 6. | 5. | 4. | 3. |
| 弄堂中 | 無辜的災難 | 候車 | 老太婆 | 胡老頭子 | 某夜 | 母女 | 四口之家 | 風雨之夜 | 去留之間的距離 | 包飯館裏 | 從店舖裏到街面上 |
| | | | | | | | | | | | |
| 一四八 | 一四四 | 一四〇 | 一三六 | 一二九 | 一二二 | 一一二 | 一〇四 | 九五 | 八八 | 七九 | 六九 |

| | | | | | | | | | | | |
|-------|-------|-------|-------|-------|-------|-------|-------|-------|-------|-------|--------|
| 26. | 25. | 24. | 23. | 22. | 21. | 20. | 19. | 18. | 17. | 16. | 15. |
| 病 | 人世 | 夢 | 探監 | 生活與生命 | 老車夫 | 姊妹 | 舅父 | 殘廢的人 | 如此如此 | 送別 | 夜生活維持者 |
| | | | | | | | | | | | |
| 一一一 | 二〇六 | 二〇三 | 一九八 | 一八九 | 一八四 | 一七九 | 一七五 | 一七〇 | 一六二 | 一五七 | 一五二 |

| | | | | | | | | | | |
|-------|-------|-------|------------|---------|-------|-------|-------|-------|-------|-------|
| 3. | 2. | 1. | | 33. | 32. | 31. | 30. | 29. | 28. | 27. |
| 打尖前後 | 旅途 | 還鄉記 | 第四輯 | 在雅片小賣所裏 | 小辮子 | 賣瓜者 | 早 | 社會層 | 兒子的誕生 | 妻的入院 |
| | | | | | | | | | | |
| 二八二 | 二七三 | 二四七 | | 二四三 | 二三九 | 二三四 | 二二六 | 二二二 | 二一八 | 二一四 |

| | | | |
|-------|-------|-------|-------|
| 7. | 6. | 5. | 4. |
| 雪程 | 生活的踪跡 | 車店之夜 | 過老爺嶺 |
| | | | |
| 三〇六 | 二九八 | 二九四 | 二九〇 |

故鄉的山梨



一個人誰沒有一個故鄉呢。對於故鄉的留戀，或是說一些回憶，恐怕也全是人少不下的。

故鄉使你留戀的地方太多了，一座山，一叢林，一條小溪，甚而是一些荒墳，都會給你留下清切的影子；故鄉使你回憶的事物也太多了，某個鄉紳怎樣抽大烟，邁方步，或是團總討小老婆的故事，還有張家長李家短婦人家往還的言談，以及少婦思奔，大姑娘突起大肚皮，瘋狗咬了善人一些碎事，也全是叫人偶一回憶起來就像些活動影片似地給你輪演一回。說到故鄉的特產，那就更叫你關懷了，愈是久離故鄉的人，愈是關心不忘故鄉的特產，有時管叫你渴想得口水直流，爲了思念特產得不到手的原

故。

但這種特產，却並非都是名貴的東西，即以食品一類來說，肉包子也許就是特產之一，五香豆腐乾也可以算是故鄉的一種特產，此種食品，全在於地方風味的寶貴，而且更可以進而以某種特產物品或食品傳名外方，叫別人一聽到某種物品時，不自覺地就會聯想起那出產物品的地方來。譬如南翔的包子，南京鴨腎，福建肉鬆，萊陽梨等全是。

再
生
集

說到梨，故鄉也出產一種梨，因為不是種在人家園子裏而自己生長在山上的，所以叫作山梨。這些山梨雖然並不出名，外人很少知的，在當地却是家家戶曉的了。由於這種山梨的生長，很可以推想到故鄉偏僻落後的社會情形來，若在繁華的省份，人烟稠密的地方。那是無論如何不會讓這些山梨自由生長的，大概不等結到七成熟時，早被別人打光了。留待成熟後再摘下來吃的事情，怕是不會有的。

說起故鄉的山梨並不像一般梨子那樣甜蜜可口；皮嫩如膏，反之，它到是一身酸

味，皮厚得像一層老布。你們也許很以為怪了，這樣的山梨，有什麼值得不忘的呢。不，我覺得故鄉的山梨特別叫我不忘的地方就是它的酸和粗厚的皮！因為它是和一般梨子迥乎不同的。如果讓植物學家來解釋的話，山梨的酸味和粗厚的外皮，正可以說是為保護自己的身體安全才長着的，因為山叢之中，雜虫甚多，如果它生得又嫩又甜，怕不待成熟早讓虫子們蛆光了。果然，山梨里面很少有生虫子的，

山梨的外皮雖然粗糙異常，但它的內中肉釀却又嫩又甜，比起本地生梨和天津雅梨要細緻多，而且又富有水分，剝了皮，一口就全吃淨吮乾了。

山梨的酸味是特別值人不忘的，正像你吃了它的酸味後一樣，口中久久不散，而留在你的記憶里的酸味尤其是難得的。普通一般人對於甜的感覺得之容易，忘之更快，不比酸的味道，雖不能使人愉快，却足可叫人輕易忘記不掉。在事務方面，我覺得也是這樣，得意的事情容易忘記，酸辛的事情倒是時常留在頭腦之中不能忘去。

我愛故鄉的山梨，特別愛吃它的酸味，因為我每每從它的酸味中，來比擬自身寒

酸的境遇；是的；我的生活永遠是在酸味中過着的，我沒有過一日屬於甜味的生活！也許，我此後的日子還是要在酸味中過着的呢。所以，對於故鄉的山梨就因此更給我不能忘記的深深的印象了。

故鄉的山梨又是上市的時候了，村婦們定又一羣一羣的提着筐，肩着膽子，還有背着口袋的，到人家里去作交易。地們不要錢。只是換些得用的東西。像棉花，布頭，絨線一類的物品。這種交易倒很和上古時代「日中爲市」的「以己之有，易己之無」的情形有些相像，不同的就是沒有固定的交易時間罷了。我愛故鄉的山梨，但我更忘不掉比山梨還要酸上萬倍的故鄉人們訴苦無處的非人生活。

榛子與胡桃

每年一到栗子上市時，就不禁叫我想起故鄉的榛子和胡桃來，雖說栗子和榛子胡桃大不相同，前者的外皮是薄薄脆脆的，後二者全是長着滿身硬殼，比喻的未免稍欠適當；但因為它們的外形多少還有些相像處，故使我不自覺的借題發揮就會聯想到這兩件食物上。

榛子這種食品對於上海人說，怕是很陌生的，而胡桃一宗却並不缺少。我是特別愛好榛子，因為榛子的外形既然很小巧玲瓏的，裏面的肉瓢只有胖胖一顆，吃起來便當非常，瓢味又清香可愛。說到胡桃那就差些了，它的瓢子常常因為外殼擊得太碎的原故，混了進去，不免叫人揀選為難，吃到嘴裏也欠舒適，爲了說明榛子的來歷，形

象，我想在那裏借重一下「辭源」的解釋。「辭源」上說：「榛——落葉喬本，高二三丈，葉甚闊，略圓，端尖。春日開花如長穗。其實作包，一包一實（即肉瓢），味略似胡桃，通稱榛子。」

這解說，還得我代盡一番義務的更正：榛子樹雖落葉，却不是喬本，反之，它倒是長二三尺（非二三丈）的灌木，其餘解釋尚無不可。榛子成熟之後，就是五歲小兒，也可伸手摘取。把灌木誤成喬木，這一誤關係非淺。榛子樹既然是灌木，一攀即折，秋日割倒曬乾之後，最宜冬天作引火燒柴之用。

榛子形體比栗子略小，普通說來和上海的蓮子糖大小相似，再大的固然少有，再小的也就癩得無肉可吃了。說到吃榛子倒很可以由此磨鍊一個人的性質，性急火氣大的人一定吃不好，只有平心靜氣慢慢咬着，咬破硬殼，再吃肉中的肉瓢。否則越急越咬不破，只落得牙齒白痛一陣。吃榛子的人如果牙齒不好的，最好預備一個小錘，用不大不小手勁錘得恰到好處：只使硬殼破，不使肉瓢裂。這樣才行。同樣，用牙齒咬

着的人也不容易，全要下一番工夫。榛瓢清香可口，既不嫌味道太淡，又不失之濃重，吃了一個一準還想第二個第三個的。

胡桃通常也叫核桃，大概因為從前是外國來的東西，和胡琴的命名一樣，在頭上加了一個「胡」字。吃胡桃也要用錘子敲，敲這東西比敲榛子難多了，因為胡桃的肉瓢是分成好幾瓣長着的，除非有巧妙老道的手法，很難保得住瓣瓣肉瓢不被敲破。不過胡桃肉瓢雖香，總嫌過於濃重，比起榛子來不免略遜一着。至於市上發賣的胡桃仁，那味道是比起原味相差多多的了，在上海，胡桃易得，榛子難求，年年一到入秋之後，糖炒栗子偏又隨處皆是，愈因此增加個人對於榛子的繫念和關懷。

我打算那次再回故鄉時多帶回來一些榛子，用以餽贈友好；這東西雖不是寶貴物品，在上海却不能不說是缺貨，同時它也是家鄉的一種土產，送起人來比較有意義。

新年憶舊

過新年，實在是作孩子時代最高興不過的事情，那時候，穿上新鮮的衣裳，鞋襪帽子完全換新，把自己變成一個新人，預備過新年，過新年，便不忘記那時的好處：媽媽給點錢，自己可以隨便到外面化用，於是再望見糖菓擔，花生瓜子梨小床子，就

再 不至像平常日手里一文無有的受窘了。拿出一兩個小錢，就換回一些食物。小孩子還有

生 不喜歡吃零東西的麼。有時候來了客人，放下幾個「歲錢」，哭着喊着向媽媽討，

集 定等討到手才肯走開去。因為媽媽從前所說的「保存起來，留將來用」的話，已經成了不兌現的支票，事實同經歷早經證明媽媽收了錢去全藏了起來，以後再也不拿出來用。

新年大概不少新氣象，但在故鄉那可掃興得很，因為氣候太不幫忙人。現在所說的新年，該說是真正「新」的年，兒時所過的新年，不論在時間上或是現今的名目上來說，那全是「舊」的年了：過去了的新年，當然是「舊」的；從前的新年是舊曆年，也就是現在所說的舊年，當然也該算是「舊」的。故鄉每逢過新年，正是隆冬時分，冰雪載地；天氣嚴寒，十天半月見不到一個晴天，除了觸眼白壁山河外，再見不到碧野綠樹，和土色的大地——這還有什麼新的氣象！完全是死氣沉沉的！吐一口痰到雪地上就凍就冰，伸出手，手指凍得僵僵的，天氣已然把新的氣象掩飾住的。好在同氣候習慣了的人，同寒冷混熟，也就不管那些了，所以常常結成三五成羣的夥伴，到小河的冰面上去滑冰，在冰面上黏牢砲竹燃放，有時滑倒了，弄得滿身白雪，便引起大家的嘻笑。放砲竹，是新年中孩子們的樂事，那一種清脆的響聲是何等鈞人！明知那是有危險的玩意兒，却願意接近它，玩弄它，而且大家還以放砲竹的本領強弱來判定你為人的果敢與懦弱！

故鄉的新年中也不能說完全沒有新氣象，除了人們的衣服更換比平日清新這件事之外，例如貼春聯，貼門神，掛錢，大紅布匹香頭紙一些東西全是新鮮的，就以那些「新年吉慶」，「抬頭見喜」，「五穀豐登」，「連升三級」的對聯來說，又有多麼新鮮！就連貓狗也似乎顯得比平日活躍，新鮮呢。

小時候最盼望過新年，有新鮮玩意兒可看固然是其中之一，像唱秧歌，耍龍燈，踏高蹺這一些，此外，飲食的特別比平日豐富，也實在是叫人喜悅切盼的原因。平常日，家里飲食吃得很壞，來客人時雖然換了好菜好飯，但那又輪不到孩子們的名下，私心裏雖然不滿，却無法加以諫阻，就只有把口食上不滿意處全指望在新年了。家裏新年從元旦一直過到元宵節後才止，這期間真是叫人不忘的「黃金時代」。

實際上，從十二月二十三日起——家鄉所謂的小年，已經就在過年換飯食了，直到月底是「忙年期段」一些作豆腐，蒸饅頭，殺豬，宰羊，裝香斗，貼春聯事情全在這幾天中作，一個新年算一算就要過上二十多天。

兒時所過的新年，現在回想起來，常有些發笑不止的事情，現在却是再也追不回來了。至於故鄉人們這幾年的新年是怎樣過着的，是否也過兩個新年，是否經濟能力還容許他們大吃大嚼的和從前一般快樂，現在全不得而知了。

我猜想，現在的新年大概故鄉方面十分之九的人全該是不快樂的。

「正月」裏

在過年時，人們不但願意遇見一些順隨的事情，便是言談之間，也全願聽些不刺耳使人歡喜的話語。所以，新年一過，人們見面之後，總要說：「見面發財」的話，雖然一個人發財與否原不自一言一語始，但喜吉厭惡已成人們的通病。

故鄉從元旦到十五，這半月全是過年期，每天沉在酒肉歡笑中，無論自家本身，如何不得意，據說在年中也必得另裝出一副笑臉見人，壓下內心不快，好好過新年，在這五天之中，人們彷彿別入一個世界，——無憂無慮，吃喝玩樂的世界。

正月裏農家整整閒着一月，學校裏讀書學生，每年有寒假，他們一年只有這一正月的年假，男人不作事，女人也不作針線活計兒，這一月叫作「忌針期」，一句話，

男人女人全在此期中安閒一下。

然而安閒太過也無意味。於是，打天玖，鬥紙牌，擲骰子，一些可以賭上小小輸贏的賭博，便在人們之間行使着了，這一月，是公開的聚賭月，警察碰見也不往官裏抓，雖然這事並無明文規定，事實上已經成爲公衆認可不能變易的規律了。

正月十五是所謂『元宵節』，家家戶戶全多多少少買點元宵吃，這一節，又要過上三天。節後，便有些娛樂的花樣出現了，踩高蹺的，耍龍燈的，唱秧歌的，一幫一幫夥在街上，在各個人家院落中耍着唱着，鼓樂喧天，熱鬧非常。雖然耍一次唱一次全要化點錢，但人們也願意，一年中只有一個正月，正月中也只有五六個這樣的日子，不再像平日那般斤斤必較的吝嗇了。就是說，人們也願意化上幾個小錢。

新媳婦拜新年也在這一月，小倆口兒坐着爬犁離開家門都是很歡喜的，親戚之間串門也全在正月，同時還要送些禮物。正月一過，新氣象遠颺，人們的生活也從活潑中墜入機械呆滯中了。穿上從前的舊衣服，又去各做各的工作。

驢皮影

故鄉從前每年的舊歷五月十三是廟會日子，廟會是白天，等到夜裏就演驢皮影了。廟會才只一天，驢皮影却要演上三夜：十一，十二，十三三夜。影台子搭在關帝廟前五丈遠的曠場上，台口正對着山門。這三夜，兩扇朱紅的山門大敞着，使關老爺坐在正殿裏一直可以看到影台支出的影窗上。聽說這驢皮影是用以娛樂神爺們的；神爺們成年到頭儘在替衆生盡護衛之責，怎能不報答報答盛意呢。

驢皮影是用驢皮（有的用桐油刷裱幾次的紙）作的，把驢皮（或是油紙）剪出各式各樣的人和物，然後在衣服和物上再刻些不同的花紋，和一般傳奇小說中繡像圖片一模一樣，不同的人們的身子是活動的，譬如頭部單成一部分，上身一部分，下身又

是一部分，胳膊又是一部分，頭同上身接合處是脖子，脖子那地方糊着雙層驢皮或是油紙，中間的中套，正好安進頭上餘出的脖子部分。胳膊，腿和身上接連的地方，是用線繫着的，在兩面結着結子，腳上和手上另外還繫着鐵絲籤子，唱影的人只消擺動籤子的一端，驢皮的影人就跟着移動了。

驢皮影的影台子是用棚杆和蓆子搭的，離開地面有一丈五尺高，三面都圍着蓆子，只有擺影窗一面，留出和影窗大小恰好的一塊空口。影窗是白紙裱的，約有六尺長，三尺寬，窗一支開來，空口就完全遮住了。台子裏點幾盞特號的煤油燈，照得亮亮的如同白晝，惟其如此，才能把驢皮影人的影子，很清楚地從影窗上「影」給台下的觀眾看。唱影的影匠們，坐在木板鋪成的台面上的座位裏（台面高度和人頭一樣齊），開始他們的工作。

我們可以說，驢皮影就是人們耍驢皮人作戲。唱作都有。唱，是影匠代驢皮人唱，作，影匠動着驢皮人的胳膊腿上繫着的鐵籤動着。驢皮影人製造一次，要費些工夫

的，因為演唱的戲不是「羅通掃北」，就是「秦英征西」之類的影本，出動的人物很多。人物自然是上至皇帝，下至小丑都要有，穿插的景物也都少不下的，譬如城牆，武器，戰馬，別莊，法寶，……等。唱的人，是隨着出場的人物的不同，音調分着高低輕重，鑼鼓是助陣嘶殺的，胡琴弦子是清唱時配着的，遇到道白時，那就別不配合其他種音樂。

驢皮人在影窗子上出沒着，台下的人們就如同在看着真的故事了。看着人動，聽着唱，每人的精神都放在影台子上。我是沒有考據癖的，不，可以說我對於這門學問是外行的，不過，我想驢皮影從京戲本身變化出來的，這一點，想來還不至大錯。這些驢皮影的一些人物，刻劃得並不違反原來人物的本性，一個宰相，如果是個忠臣，他的樣子一定是文質彬彬的；反之，像奸臣淫婦，也各有恰合本性的長像。因此，說着驢皮影是看變相的京戲，並不是不可以的。

小時候，約當我十一歲以前，在故鄉裏每年五月要看三天驢皮影的，後來隨着我

的進城讀書，夏天是一年比一年荒亂，因為怕鬧出事情，這報効神爺們的義舉跟着也停止了。老實說，從前唱驢皮影時，看的人真是多極了，不但本屯的人，十個有九個要看，就是外屯相隔五六里地的人，也寧願看完影走着夜路，而不願放棄這項權利。後來聽說另外還有一種停唱驢皮影的原因，那就是人們因為生活上的不如意，因此都不情願從自己衣包中往外掏出幾個錢給神爺娛樂。

古老的中國鄉村，類乎驢皮影性質的供人娛樂的項目，恐怕還有好多種吧？不過，隨着時代的進展，和農村的枯涸，破敗，恐怕這類的享樂玩意兒都在漸漸被淘汰了，或是自自然然地消滅了。

龍潭山

朋友，如果你初到吉林，又打算逛逛風景，一定會有人給你建議的：

「到北山去。」

不然就會說：

「上江南公園。」

至於龍潭山，總不會被列在上兩個地方的前面。但是，如果你遇到的人是我，當你說出你的本意之後，我一定請你先逛龍潭山。

龍潭山在松花江東，距離省城遠一些，大概就是因為這種原故，它不像北山和江南公園的受人推薦吧。若依我的意思說，一個人，果然存心欣賞一些名山勝景，那他

是不該打算途程的遠近的，這話說得還不明白，是這樣的：如果你存心瞻仰某個地方的景物，你不該惋惜自己的腿腳和時間。

我愛龍潭山，龍潭山是壯觀偉大的。山勢雄偉高傲，當你登到極巔南天門，舉目遠眺，儼然宇宙之大都在脚底了。松花江像一條白鏡子，從西南流來，又轉折北向了，鏡面上隱現着的黑點，是些捕魚的船隻。風真凶，從南天雲際一陣陣狂蕩着，使你雖在夏天，（逛龍潭山是要在夏天的）也不免感到有初秋降臨之概。在山西側和江流中間，越江平行着一條長蛇，這就是吉敦路的軌道，山西，特別設了一站，可以說全是爲遊玩景緻的人們設置的。

現在，我跟你說去龍潭山的路徑。普通逛山的人，多半從吉林車站坐火車，在龍潭山站下來，然後登山。不過我勸你坐船去。從三道碼頭僱一隻小船，順江東下，這一面可以使你在江流中賞識北岸城區的鬧市，和南岸平靜的鄉野，還可以放眼眺望附近盤據的矮林和山峯。坐在船上，當你望着澄清的江水，當你看到那種一塵不染的樣

子，真會增長你一番愛好清高的心情。船一到東大灘，可就熱鬧了，這裏是江中木筏起卸地，是糧石柴草集合所，是渡江的口岸，是苦力的集中地，你清高的心情，至此再也鎮靜不得。馬拉着車，車上載着木材，車輪軋着石底響個不停。小槓工人槓着木材，唉喲，唉喲的喊着有節奏的歌聲。還有，火車像一個巨獸，一會凶糾糾奔來，喊着叫着，吞去一堆堆的木料，又疾風般逃走了。如果你抱着「多看爲妙」的主意，那你會發現到東大灘這裏是很能引你注意，使你不忘的去處。船走到舊火藥庫旁邊，情形又不同了，一面是土的圍牆，牆裏豎着高高的烟囱，很像工廠區，不，這是軍械廠。至於舊有火藥庫所在地，房倒屋塌，烟囱只露着下半截身子，還有些半伏在土內半生着青草的鐵盤，這聽說是「八國聯軍」時代俄國軍隊給炸燬的。這地方，很容易給你留出悲憤的感傷。從此以下，順着江勢轉灣，通過江橋（吉敦路江橋）就一直放到口前。從這裏上岸，轉到龍潭山北面上山。上山有兩條道，一條是北道，這條道有盤道，上起來比較容易；另外一條就是西邊的小路，假若你是個缺少氣力沒有勇氣的人

，還是走北道的好。西道山勢陡陡的，並且還有些流石亂沙和矮樹荆棘在在都足以阻礙你的腿腳。

爲什麼我要你坐船遊龍潭山，現在你可以明白了，因爲這一來不僅遊了山，而且可以說遊了東半個吉林城，這輕重，聰明的人是分得出的。

正北盤道上龍潭山，沿路儘是遮天蔽日的高樹，太陽再也無法晒上你的身子。路上蓋滿腐蝕的樹葉和碧綠的青草，野花自然也不缺少的。你的脚步一踏進小徑中，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提防毒蛇，山上的蛇太多了；胆子不大，怕多事，頂好最是走大路。當你走上一半路程時，擺在你眼前的是幾座廟宇，這裏，你將看到袈裟的和尙，還有佛像，花圃，和清泉；繚繞在你的耳鼓中的是誦經聲和撞鐘聲。但這裏不是山巔，却是山坳，四外依然是密叢的林木和山峯，這裏沒有值人留戀的，你應該停腳的地方，該是廟後的龍潭（水牢）和廟西南旱牢。

龍潭山的得名，就因爲有個龍潭。說到潭，自然明白是一片有水的地方。潭上加

個龍字，也很易解，聽說這潭裏從前是有龍的。因而龍潭山這名字就留下來了。

潭水很深；面積很大，四外圍着山崖，水潭就是中間的窪地。有一條小溝往山外淌着水。但潭裏的水總不乾，即在夏季，不論怎樣旱，儘管江河涸乾，潭水是不會少下去的。水比流水還清品，但是沒有人敢嘗嘗，怕水裏有毒。每個人站在潭邊，都會情不自禁拾些石子往潭裏擲，石子落在潭裏，要經過很多時間才能在水面翻出泡沫來，這最足證明出潭水是非常深的。

頂好你把潭水比成一面鏡子，站在水邊，看着水裏你自己的影子，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事情。這地方清靜是清靜，不過留得過久，就不免令你想起與世隔絕有些遠一些了。

傳說龍潭從前在潭邊有一條鎖練的，一端繫在樹幹上，其餘都浸在潭水中，誰也拖不盡練子，其實可以說誰也不敢拖。聽說有一個傻大漢，居然要看個究竟拖起鐵鎖，拖到後來潭裏巨響大作，聲震大地，傻大漢感到頭昏眼花一陣，於是放下手。從那

以後，銷練就斷了，都葬在潭水中了。

這故事的傳說，吉林人多半都知道。大家不自主的就把潭水看成非常神祕的。換句話說，潭水中有一個不知名的神在着；我想這位神爺一定是水神。

山 潭 龍潭既然神祕，一般人就把它看成和囚牢差不多的東西，正好廟西南有個旱牢，就把它又叫作水牢，兩相對照着，想來是怕它寂寞才給它找個伴侶吧。

旱牢是一個大土坑，很深，總有兩三丈開外，坑壁砌着大塊的土磚。現在這些土壁坍塌很多地方，牢坑也跟着鋪淺了。「這樣一個地方，有什麼值得特別提出來的？」也許你會反問一句。是的，單看牢的本身，平庸得很，但我的本意是要你藉着看牢來想想我們先一代人的笨拙設置。據一般人說，旱牢是殺人場，不，是餓死人的場所。說來話長，據說龍潭山在從前是被佔山爲王的綠林朋友據有的（這傳說，我們認爲有八分還靠得住），綠林朋友如果爲非作歹，一經頭目查出，就丟在旱牢裏。因爲他們講義氣的，所以不忍同類相殺（那時用刀作武器的），就取了這樣的辦法。進牢的

人，是沒有再生的希望的，因為牢壁壁立，攀不到東西，憑怎樣掙扎也爬不上的。到夜裏，野獸發現到了，牠就跳進來把活人獵取了去。

這歷史的傳說，到現在讓我們看看，想想，有多麼好笑，多麼有趣。

從旱牢再西南行，穿過密林與草叢，就到了我在前面說過的南天門。如果你高與的話，頂好再往西北走，這條路很好走，延山邊鋪設着，路外邊就是一排殘破的土厓，厓裏蜿蜒着一條淺溝，說是草寇佔據時代建築的防禦工事，打的土壘，你能不相信麼。

從南天門向東北行，沿山邊拉成的道路，完全和西山邊道路一樣，一樣有土厓，有土溝，老實說，這龍潭山守住北嶺口，其餘三面真不容易闖進人來。這裏的地勢真不錯。這裏確是佔山爲王的好地方。

龍潭山的林木是深厚的，山勢是壯觀的，蹲在山外的丘嶺，簡直不能敢跟它比上一比，比起來，小巫見大巫而已。

從前，龍潭山給綠林英雄佔據過，現在，有時還有橫匪出沒，雖然只是一兩個人一夥專以行劫的，就已經使遊山的人裹足不前了。說起來遊龍潭山最好在夏天，但實際上一到夏天，遊人都視爲畏途，少有人來瞻仰風景。

秋天的龍潭山，山上值人注意的東西是紅葉，地上落葉積得也有二三寸厚，一陣風捲起，有如翻飛的蝴蝶。這時，你如果放開眼界，可以從地面直望到天空，再沒有樹葉來遮蔽你的眼簾了。

春天的龍潭山，和秋天差不多，不過春天的山是綠的，不論山坡，樹枝，都綠出新生氣息，不像秋天的龍潭山呈顯着蒼老的氣象。

冬天，山上滿伏着雪，一個遊人都沒有了。

從龍潭山回到吉林城的途徑，自然最妙的是坐火車，然而坐在火車中，你將要想起這值得紀念不忘的鐵路；這條路，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伸展出的新的虎爪。現在這話也說不得了，全個東北不已經都歸到日本掌裏去了麼。

朋友，我寫出來的這一套，也許你不大相信吧，那只有請你自己親身去經歷，觀察，領會了。可是有一宗，現在打算逛龍潭山，不像從前那樣容易了，你稍一不留意，露出可疑的地方，日本人就會跟上你的。他們會認你是一個奸細的。

小白山

跨過溫德河，沿松花江南行路途不復是平鋪的馬路而是鄉村小路了。灰塵在路上飛揚着，五穀站在田陌中向你招手，彷彿在說：

「城裏人，你到鄉下來幹什麼？」

沿路的垂柳，對於遊玩的人早就認熟了，它們明白：

「這些人，又是來逛景的了，到小白山來逛景的。」

路漸漸離開江邊的距離遠，也就是在漸漸貼近山側了。

小白山並不大，惟其因此，大概它才得到在白山上冠以「小」字的渾號吧？是

座孤山，四外沒有山嶺和它聯綴着，雖是這樣，山的本身還是有兩面小山峯的。高也

並不太高，遠遠從吉林城望着，倒很像一堆土丘。

到這樣，是半點城市的意味都沒有了，你會看到展延着碧綠無垠的田禾，一叢叢的林藪，而當你看到那歪斜的農家茅房和樸素忠誠的農人時，你差不多認為這裏是清閑之地，立時地就會引起你對城市以及城市人嘔心厭惡的反感。

山上樹木成林，有高大的橡樹，有矮小的山老紅樹和嫩柳，樹林就像給山上穿了一件絨衣。至於那草場和雜花，就是絨衣上的花紋。

一上山口，有一個鹿圈，來此的人都要止足的。木圈壞敗不堪，年久失修了。人們和鹿玩戲一會，就沿着窄小的盤道上山。

西山峯山有一座廟，荒山古刹，一向在中國的名勝地方都是互相爲用的，誰也少不了誰。好像山的得名，要虧得有廟宇，而廟宇則又非建在名山中不算夠面子。

廟裏有一個廳堂，一塊大大的匾額橫在古色古香的簷頭下。廳屋很寬，東西兩面沒有壁牆，牆大敞着。山牆上掛些前清時代將軍一類人物書寫的匾額，都是些誇大風

景美妙的字眼。如果你太認真照匾額中的字句出神，你一定對眼前的景物失望。老實說，小白山並沒有什麼風景，然而人們都想逛逛，這不知是什麼道理。

可是，當你離開廟宇敞廳而爬上東山峯時，心神不是會覺得很暢快的。向南望，先映在你眼內的是一條白白的帶子，像一條白蛇，然而蜿蜒到山東邊時，又是白碧可愛的松花江了。然後，你會對於遠方的山巒，引起愛慕之感；它們在你的面前呈現出好幾種顏色，而那種飄忽不定的烟霧，你會想到「海市蜃樓」的故事。接着你再望望東北方的吉林城，城四外儘是山，襯出中間一塊窪地，發狂一點說，四圍的山像是一隻小船的船邊，吉林城恰是船中的一堆爛貨。不錯，吉林的房舍全是古老破敗的。但是當你的目光轉到八百壠時，你眼光接受到的情趣又不同了，那裏，嶄新的高樓，紅磚的，青石的，有那麼三四座，挺身在碧綠的田園中，凶糾糾的，這是吉林大學的校舍。左附，吉海路八百壠總站的站房也是值人注目的建築，是立體的，好像有些人說過是德國式。鐵路從站前一股向西南，一股奔向東北兩面展伸開去。這裏本是城邊村

落，現在也熱鬧起來了。

在小白山上聽鳥噪，倒是一件趣事，只要你能靜下心，你可以聽出許多種不同的鳥的話語，你同時也還可看到許多種不同的體態與羽毛。如果你不是一個獵人，不帶着獵槍，牠們還會落在你的面前和你談談閒話，互道短長呢。

牛馬行

吉林的一條街名叫——牛馬行。

請想想這名字罷。有趣呢。

自然，我先會想，行在街上的多是「牛」和「馬」，但是你隨後就會反悔自己是想錯了：怎麼一條街多是「牛」和「馬」行走而少人類呢？一條街，總是爲了便利交通才開闢，決不是爲了行牛馬才造成的。於是，你第二步就又猜想着，想：大概是評論牛馬講買講賣行情的地方吧？換句話說，該是有「牛馬市」附設着的吧？是的，我和我的意見是完全相同的。可是，話又得說回來，儘管我們猜想得一樣，而且是很合理的，實際上，牛馬行的情形是完全兩樣。即使是這條街起初命名時像我們所猜的，

然而，近些年來，完全沒有那回事。

「那麼，牛馬行是怎樣一條街呢？」

免不了你要這樣向我發問的。是的，我該向你解釋一番，省得你對這有趣的名字搖頭。

朋友，你不是逛過上海的城隍廟麼，好，這就省却我許多言語上的麻煩。跟你說，吉林的牛馬行，那情形正同於上海城隍廟附近的一帶地方。牛馬，自然也不缺少，但並不成為「市」，而是奔跑着作拖車拉馱的工作的。那麼，我跟你說，「牛馬」行，恰恰是「人」行着的。把人來比作牛馬，這倒是蠻有趣的。其實，說句老實話，人又何嘗不能「比作」牛馬呢？不，何嘗不「是一牛馬呢？每一個人，每天奔奔勞勞，那情形和牛馬的奔勞原是一樣的。」

牛馬行，是一條很寬的街，城隍廟在西南一端，不過廟裏僅只供人燒香膜拜而已，至於其餘大小商鋪，都不在廟內。出城隍廟順着街向北轉，看罷：鐵匠舖，火苗與

灰塵繚繞着，賣小玩藝的沿街皆是。然後是當舖，鞋鋪，吃食店。再往前走，有工夫市，你將看到一羣一羣的窮人，混在一處等着僱主的光臨。他們不像是人類，倒有如一堆任人選擇的貨品。菜樓，在街中間搭出來，這裏是賣貴菜的地方，冬天，你可以買到胡瓜和茄子，只要你肯多化些錢。後面不遠，另創出一個範圍，像一個四方園子，這樣是叫作「古物商場」的，說古物，倒是有一些，不過我不認貨，不能多說名目，但是在這「古物商場」裏賣估衣的可是有趣。他們雖不若上海提莊叫賣人的一面喊賣，一面踏腳板響，可是他們喊出的叫賣聲却是有律的歌辭。你聽着，我給你寫出一套短歌：

「這一件好皮袍

五千九百三十吊，

穿起來可是好，

五年六年不退毛。」

接着再往北走，到北城牆南面，那裏是大菜市，早上真熱鬧。糧棧，客店很多，任他們全是作着冬天的生意，冬天四屯來城賣糧的車輛人馬都要住在這種棧房裏的。

一條牛馬行街，整天是孜孜不息的，往來的人馬混在一塊奔波着，叫賣聲，飯館叫座敲勺的聲，鐵器擊撞聲，耍玩意的敲鑼聲，女大鼓喊唱聲……混成一片，向各處散放，散放着無代價的雜曲。

在牛馬行，你見不到打扮入時的女人，你也找不到品茗談心的雅士，來往出沒的人物儘是些比牛馬生活強不多的，牛馬行這名字所以依然在沿用着，請想想，這名字不是也沒有甚麼不合宜的地方麼？

北山與廟會

說起北山，總可以說是吉林風景絕佳的地方。山不大，也不太高，躺在城外西北角上。山上有濃蔭蔽日的高樹，有零亂錯雜的矮林，有碧綠如茵的草坪，同時還映襯着紅黃相兼的沙路與列石。還有匠人雕畫的殿台，但又不乏鄉村野老隨意搭成的茅棚草舍。山後坡，有幾座傾斜的塔頂，緊依着洋化工程的自來水池，好似故意表明它們自身是東西兩洋文化的代表者。沙石路，彎彎曲曲，從山下沒入山上，路旁陳設着大小茶棚與書場。羊腸小路，也有好幾條。當夏秋季節，日落垂暮的時候，一般人們爲的想要吐一吐城市中的悶氣，修養一下精神，總是來到北山遊玩的。在山上，一邊聽着廟裏的鐘聲，一面享受傍晚的涼風的吹拂，再遠眺松花江上漸起漸濃的霧氣，和

西半天上反映出的紅霞，是別有一種輕快之感。

山下面，平鋪着一大片平地，平地邊上緊依着一片清澈見底的池水，水裏點染着一叢叢的綠蒲與水草。一座石橋從水上爬過去，這是往來城裏山間的要道。垂楊到處都有，總是喜歡隨着風勢弄皺了池水。吉海鐵路，沿着水邊，靠着山根，曲折地從東北竄到西南去。因此，這風景絕佳的山水，平原，常常撒上一團一團的機關車的煤烟。

每年，北山都有一次廟會的，廟會的盛況，只要是省裏人沒有不知道的。廟會日是舊歷四月二十八日，這是「正日」，再加上二十七，二十九兩個「副日」，一共有三天。

每逢廟會前幾天，鐵路局就要加開車輛，而且票價還要打着折扣，多麼難得的機會！外鄉的農民們，爲的討便宜，爲的要到省城裏逛逛景緻，還有的人爲得要到廟上燒香還願，到這時，甯肯犧牲幾天田裏的工作，都願意藉此玩上幾天的。

說到廟會本身，其實是使人耗財曠時的舉動。除了當時有些臨時市場添設出來，一些大小商店趁此作着生意外，再有的事情，就是燒香。所有遊山趕會的人，多多少少總要化上幾個錢。想一想廟會的舉辦，官府竭力提倡，恐怕有勸化人民的用意吧？

窖坑

住過吉林的人，怕沒有人不知道窖坑的吧？窖坑是什麼呢？是從前燒窖時掘土遺剩下來的大土坑。在吉林，一共有三個窖坑，全是在東關：一個在新開門外大馬路旁，日本領事館的對面，其餘兩個在大東門外朝陽街的兩旁。

窖坑的面積是很大的，這可以想見從前建造吉林城時，用去了多少的磚瓦，到如今，日久年深，坑裏面長出很高大的樹木來。

窖坑低下地平面去，頂少也有一丈開外，最低的地方，距離地面都有一丈八九尺的。這樣的大坑，說起來應該荒在那裏空着了，實際却不然，反倒是住了很多的人家。不過，不全是富裕的住民，大概不是拉洋車爲業的，就是小積工人——一些賣苦力

的人們，他們住在這裏，因為房錢比地面上的房子便宜得多。

入了夏季，一遇到連雨天，坑裏面就積存一片一片的水塘，但總是淹不到坑裏的房屋，因為房舍的基地，比積水地方都高出去二三尺以上。這倒不是什麼討厭的事情，最使一般住在窰坑裏的人們不快的，同時又是無法除掉的，那就是從地面上混着雨水傾瀉那坑裏的髒水，這些髒水，宛如看到了窰坑的風水很好，選為葬身的宿地似的，一有機會，總那麼爭先恐後地奔流過來，這就帶來了濃重的腥臊惡臭的氣息，游划着，發射着，再也不散到別的地方去。

說到氣候，窰坑裏和地平面上也有很大的差別，譬如夏天，坑裏面就比地平面上熱得很厲害，因為涼風先生輕易不肯光顧到這樣低下卑濕的地方。而入冬之後，坑壁的凍地和積水結成的堅冰吸蝕着，氣候又比地平面上加倍冷。

有錢不住窰坑房，

冬不暖，

夏不涼，

這是最能道出窰坑氣候的一首短歌。

事變以後，東北鄉村戰亂頻興，人民無法安居生活，於是稍有資產的人，一般小資產階級——小地主們——都避到城市裏來寄居了，窮人窠一般的窰坑平添了很多鄉間的土紳與地主。至於窰坑裏的房價，聽說現在也比從前增貴了兩三倍。

一九三四年五月

江南公園

江南公園的得名，因為園址依着松花江的南岸的，對江北岸是吉林省城三道碼頭一帶地方。

江南公園不收門票，是它的唯一特徵，讓我想一想，恐怕東北各處的公園，都是不收門票的吧？只有這樣，才是真正的「公」園，才是名符其實的「公」園；不然，用巡捕看起園門，非票莫入的「公」園，其實該是「私」園了。

到江南公園的路徑，是從三道碼頭上船，這種船專用以作江南江北擺渡用的，但不是南方的舢板，而另名之為「小威虎」，長條的，兩端不是方頭而是尖尖的。打一個譬喻，把一條細長的胡瓜從正中間分成兩瓣，剝去瓜中的瓣，就是一條「小威虎」。

的縮影。

園門北向，下了船就可以望得見了，但是園門上的匾額可不是「江南公園」。這裏本是農事試驗場的改裝啊，這塊老牌匾還沒有塗掉。

園門一帶，有些賣零食的擔子，棚子，甜瓜，汽水，茶水是大宗，香烟，糖球自然也少不掉。茶館裏還有「話匣子」，這東西有時張開大口亂喊一陣，有時又傳出千嬌百媚的女腔，很能夠吸引一些遊客的脚步。

進園後，照一般人的慣例，順着柳蔭道往東走，但是依我說還是徑西去的好，朝西轉南，穿過些菓樹，你可以看到些野獸：這邊還有籃球場，有雙槓，運動健將，武術高手都可以施展一下自己的絕技的。兩排古屋中，吐露着濃重的霉濕氣，你或許要引起一番不勝蒼老之感的感慨。

這回再轉到東面，就到了兩層樓大廳的前面，這是農事試驗場長辦公的地方；如果你和場長相識，你打算在園內宴請親朋故友的話，這大廳是可以借用一用的，而

且不需化錢，只是這裏沒有飯館，沒有茶食店，這些吃喝東西一定要和人一同帶過江南來才行。樓房的窗子和柳浪相齊，眺目遠望，南面是平鋪的野田，後面蜿蜒着一重的山巒：東面仙人洞那裏是一帶矮崗，但崗後還是擁出一重重的高山：松花江從西南流過來，折轉東北去，和山崗相映，襯以蔚藍的天空，你的目光會引起一些快感的。

出農事試驗場的東門，門外北面是一個小花塢，如果說你是來逛公園的，倒不如說是來逛花塢的好。一進花塢，有一個水池子，裏面飄着一層荷葉。池外，是一方方的花池。花池後面還有一長排半築在地面下的花房，房頂全鋪着玻璃，是冬天藏花的地方。

在花塢裏，舉目所看，盡是各色各式的花朵，真艷麗極了。香氣在空中飄散着，蜂蝶在花叢中飛舞，人處在這種情形下，還有不感受自然之美的麼。

兩座茅亭，在花叢中屹立着，破敗，傾斜，比一比爭妍的花叢，多麼不相襯和！

長春籐從亭畔各處順着繫上棚頂的繩子爬着，一直爬到亭頂，把亭中洞穿的風，常常給遮走了。

亭後有一片楊林，林外是沙灘，紅綠掩映，再襯以閃射的江水，倒是滿有趣的景色。

出花塢再東行，是林木區，從那些名牌上看，你可以知道什麼叫德國槐，什麼叫美國楊一些樹木，我甯願在林下漫步，不願在花塢中賞花，艷麗噴香的花朵，總不如雄偉孤高的林區好。

走到這裏，整個園子已經讓你走完了，該回城了，再往東走幾步，你可以從小東門對岸的渡口過江回城了。

九龍口

我不大明白，爲什麼這地方的名字會叫作「九龍口」。後來經我幾番細想，想到所以叫得「龍」字的原因，大概是用山頭來比擬的吧？對了，把山頭比作龍頭是說得過去的，而那龍頭之上，自然要有一個龍口的，這就是「九龍口」命名的由來。但是，「九」字却又是何說法？這裏的山頭，不是頂多也不過一隻手指的數目麼？我又想起來了，中國人說到「九」字不是表明多的意思麼？那麼這解釋想來還不至大錯。大概這就是九龍口之所以爲九龍口了。

山頭，全是禿禿的，就連長有一片草的地方都很少有，以之來比擬龍頭，誰說這是相稱的呢。山頭下面展伸着一條大道，大道旁邊爬着一條長蛇似的吉海鐵路，每天

火車經過時，就要震得山響，那烟窗中噴出的煤烟，也常常落在禿禿的山頭上的。我想，如果還有講龍脈風水的話，那這條鐵路毫無問題是一枝利劍，斬斷了龍脈，戳破了風水。好在這地方既不是名人墓地的所在，也不是私有的產業，而是用以殺人的公地，風水好壞，自然也就不必論了。

說起來九龍口倒是個很好聽的名字，沒有瞻仰過真面的人，初聽之後，一定會把它猜成個風景勝地呢，在吉林，提起九龍口沒有人不知道，殺人還有不關心的，因而也就關心到殺人的處所了。從前舊殺人場本在西關，自從鎗斃的處罰代替了鋼刀殺頭之後，殺場就從西關搬到這北關的九龍口來。這地方採用得很不錯，因為後面有山擋着，放出鎗去，子彈不會傷害別人。反之，西關老殺人場是一片平地，鎗放出去，說不定會誤傷到遠處的行人的。從此之後，一說到九龍口，城裏人就會想到一些血糊的屍身，和一些盤據不散的幽魂，而使得夜間過路的人都不免心悸不止停步不前了。

從九龍口山頭再爬上山，上得砲台山（也叫玄天嶺）那倒很可以一寬人的眼界：

你不但可以藉以俯瞰山下吉林全城的景緻，還可以遠眺烟霧籠罩的峯巒林叢，和曠野，——這會可以叫你歡喜一陣的。可惜這座豹豺一般盤在吉林城後的大山，光禿禿的連一棵樹都少有，對於風景的裝點上，似乎太減色了；但也正因此益發顯出它那挺然不拔的雄姿來。不幸的正山頂上不叫人上去，因為那裏修了一座砲台，據說是軍事要地，閑人不得近前。如果能直登山頂，連山背後的遠山村落都望得清清楚楚。那時，但見四外景物，全在脚下，才夠有趣呢。

我只去過九龍口一次，可是那一回印象就不好，因為我看到了兩具新死的屍身。

水院子

一到冬天，松花江上就結了冰，至於說冰層有多厚，可是沒有人知道，不過，從冰面上禁得起載重的車輛耙犁往來，壓不碎，陷不下去，可想而知是很厚的了。但這冰面，並不是光滑如明鏡一般的，倒是讓積雪死死地蒙蓋着，滯着。

在江冰上的雪層中插上木柴，然後在木柴和積雪接合處澆上水，水過些時結成冰，木柴凍在冰雪中，就在江上添出來一圈籬笆，踢不動，推不倒，比鐵鑄的還要堅牢。這樣用木柴在江面上搭出來的一個範圍，就叫作「水院子」。

可是，水院子並不是四面都用木柴圍起來的，實際上多圍着三面，這中間還要開出幾個大門，是車馬行人進出的要路口，其他一面不圍木柴的連在江坎上。在吉林，

水院子最多的地方是三道碼頭，西江沿和東大灘有時也有一兩個。

水院子大門上，都掛着橫匾招牌，不是叫什麼「天興店」，「再不然就是「永盛棧」這類含有「興」「盛」字眼的名字，都是用紅紙貼的，因為頂多只能用一冬，用不到彫刻木匾。

水院子搭成以後，大耙犁，大車載着一些木材，糧食；小耙犁拉些燒柴，木炭，穀草，遠遠地從不同方向趕來，來到水院子裏預備發賣，所以水院子的本身，雖是客店性質，一面還具有交易市場的特點，這大概也就是水院子形成的主因吧？

這以後，在江上天天見到的，就是絡繹不絕趕來的一些耙犁和車輛，上面都載着滿滿的東西，一投進水院子裏，行程就算告了一個段落。趕車趕耙犁的人住的地方，是江坎上水院子東家的棧房，不然，肯多破費一點錢爲求睡眠安適些的人們，就到街上別投客棧去歇息。貨物賣不了，不要緊，放着好了，牲口，貨物全不用自己照料，有院頭給看管的很周到的。

每天，天一亮，水院子裏就有些人講買講賣，院頭作中間說合人，一直到黑天時才收束交易。所以，白天的水院子，真是比大街上熱鬧百倍。

這些賣貨人，全是沿江居住的，也可以說是靠江吃飯的，夏天，秋天，他們在江面上漂着木筏，或是擺船運送糧石，柴草；冬天，春天，就開始這樣的冰上生活。

春末，是水院子壽終正寢的時候，江水在漸漸的溶解，那些埋在冰雪中的木柴，也就折除了。折除的方法，是用板斧砍着結好的冰雪，砍碎了，木柴就倒下來了。此後，江面上車馬行人漸漸減少，減少到開江前，再也在江面上找不到一個活動的動物。

這是上海（上）

這是上海，是××路×××大廈二百〇四號。房間一共兩小間連在一起，月租銀子二百兩，合銀元二百六七十元呢。主人藍眼珠黃頭髮，他自己說是美國人，但有時又自稱是英國人，年紀在三十歲左右。穿一身挺叫響的西裝，不，不只是「一身」叫響的西裝，而應該說每次穿的一身西裝都是很叫響的。你們明白了罷？再說一句，他每套西裝都是很漂亮的。不僅西裝叫響而已，那光亮得連蒼蠅落上去都要跌交的「拔佳」皮鞋，那同樣可以使一個蒼蠅滑交的油光的頭髮，還有那一副修整的面孔，白白的臉皮——都在表明他是一個美男子。他是作什麼的呢？你們一定要問了，那就告訴你們罷，他是一個醫生。說得再確切一點，他是醫花柳病的醫生，還可以說是專替

我們的高等姨太太們醫花柳病的外國醫生。

門外，一個中英文全有的洋盜牌子探出長長的脖子，英文字母是連成很長的一串，字母有高的低的。中文是×××頓。下面注明是德國和比國的醫學博士。跟你們說，你們若是白天來看病，那才算觸霉頭，白碰釘子，因為這位德比醫學博士診病的時間是定在夜里的。覺着奇怪麼？用不到那樣，如果你們相信醫生的醫道既然各有巧妙不同，同樣應診時間定在夜里是沒有什麼不可以的。夜里，不正是姨太太們出來冶遊的時間麼。

講起生意，雖然說不上門庭若市（這裏是大廈，照理說也不容許有市，）但你總可說看病的人是絡繹不絕的。這些主顧們，哼，當她們坐着黑牌白字的福特八缸轎車或是別克新車來到大廈門口時，那看門的紅頭阿三才夠恭敬呢，很小心地趕過去去打開車門，彎身行禮。她們不是太太便是小姐，由於她們那隨身飄蕩着的香氣，你絕對不會想到她們的身上還有某一部分染上了一個待治療的污點。但這又有什麼要緊呢，病

長在她們這流人的身上本不算一回事，要醫治。有一疊一疊的鈔票用！再說，這病說起來不是也很好聽麼。叫什麼——啊，叫什麼「風流症肥？」不還有一個時髦的名字，不是你們也知道麼，叫作「文明病」的？到底是文明人才長得出「文明病」，我們高攀不來。單只說我們的衣著就離開「文明」兩字遠得很呢。

她們走在甬道上時，高跟鞋踏着水門汀地發出清脆的響聲，大衣，旗袍幾重衣服，悉索地響着，她們的精神都是十足的，但是，一等到走進這位大醫學博士的門口時，就另變成一種樣子：以前，她們是目空一切的怪傑，這一時却要向醫生說好話買好了。就是這樣大醫生的臉還少有發笑的時候。說到大醫生的醫費，自然很大，並且還不能馬虎一文錢，一馬虎，就顯出生意不振地位低下了。所以，打一針六〇六，頂賤的價錢還要二十五元，說起來比藥價不知貴到多少倍。哪裏話，這並不算貴，博士和他的主顧都在想：藥錢賤的醫生是看不好的。

現在，都市的高樓大廈把西方還有一丈多高的太陽給遮住了，這×××大廈里已

然開始了夜生活。這位德比醫學博士坐一部最新的「司蒂培克」轎車來到大廈門外了。這部車子是兩月前一個讓他醫好初期花柳病的某公館三姨太太送過來的。這車子的喇叭才有趣呢，掀起來有兩三種聲音——騷刀米騷。當大醫生神神氣氣走進自己的診室坐定之後，眼望着明亮的燈光，內心里不由就想到近幾天遭逢到的一件艷遇。請想想，這樣一位大醫生，夜夜和他的女主顧往還，機會不是很多麼。雪茄在他的手指中夾着，輕輕散着烟，侍者已經把屋子打掃乾淨了。他沒有助手，一個人裏外照顧着。其實他這裏也不需多餘的人，來的主顧既然不掛號，打針手續也不複雜，何況他醫病的手法只是千篇一律打針那一件事。打針，針費大有不同，二十五元一針，五十元一針，還有一百元一針的。

天已然全黑了，屋子里的燈光更顯得亮了些，左近無線電播音機正在播送着女腔歌曲。甬道處傳來一陣皮鞋聲，大醫生的遐想給打斷了。他猜得出這一定是自己的主顧來了。一點沒有錯，皮鞋聲止在他的門口，有人在門上扣門了。

這里是上海 (下)

「請進來。」

醫學博士的中國話說的很不錯呢。

兩個女人，一個細長的蛇身子走在前面，後面一個是短胖胖的。穿戴，不消說很華麗，臉上全擦了一層脂粉，燙髮，耳朵上全垂着長長的墜子，和上海一般姨太太們的打扮全然一樣。

「晚安×××頓先生。」

兩個人一齊笑着說，是說的英國話，短胖的話語稍較沉重。

見面以後的事情，自然不必多敘，照例的，大醫生把主顧之一領進里間屋子裏，

脫去衣服實行他的職務來打針。完了一個，再給第二個人打。博士一邊打針，一邊問顧客的病症近幾天是否見效些；如果女顧客搖頭，他就會飛出一個媚眼，笑上一笑，雖不出聲，却在表明這是一種暗示，他似乎是說：「誰叫你不聽我的話，還和你的好人作那件美事呢。」女顧客們若是否認他這種暗示時，那他就毫不猶豫地開口了：

「那麼，我跟你說，再接連打四針，一定保你醫得好！」

「只要醫得好，不怕花錢！」

也正爲看透這一點，大醫生才故意把原價三四元錢的針價，加到一百元那麼大的數目。針費貴，這不要緊，有錢人能化錢，對於化錢毫不惋惜的神情，還不是和窮苦人把自己的氣力看成很平常的一樣。何況，這位兩國醫學博士也真給醫好一些主顧客的病症，不過，醫好的儘管醫好，染病的還是大有人在。你們想反問一句；「爲什麼會有這多人染『風流病』」麼？「那還不如問『爲什麼中國會有這麼多的姨太太！』」這同是叫人解答不出的問題。現在，博士已經給這兩個顧客打完針了，緊接着又走進

來三四個花花綠綠的貨色。

真是好生意。然而這里既然沒有在大廈門外釘上招牌，又沒有在報紙上登過廣告，可是求治的病人竟然有這麼多！口頭傳說的效力，想來並不減於報紙上化錢的廣告。博士看清這一點，所以常常叮囑着他的女主顧們：

「替我多介紹幾個來，你們認識的人多呀。」

她們認識的人，多半是她們姨太太一類的，而她們同類人中染有同樣病症的又不少。請想想，一個男人領有四五個女人，難免照應不暇，還能怪女人們私自另尋出路麼？還能免得不生「風流病」麼？她們既然同可以在男人處多耍些錢，自然也就都落得來此診治了。這位德比醫學博士他簡直走了紅運。

可是，你們真以為這位德比醫學博士是真牌貨麼？錯了。他不但不是德比兩國的醫學博士，他連作「學士」都沒有資格！他僅在家鄉當地一個中等醫學校里混了半年，後來在當地一家小醫院中作了一年助手，以後閑在家裏五年，第六年便乘一隻總統

號船來到上海。

「上海地方賺錢容易，行醫更有利，中國有錢人迷信外國醫生！」

虧得他有個好舅父，從上海回到家鄉告訴他這生財之路，他因此來上海營求生活。而今他當真發了財。舅父的話不是假的，因為他的女顧客們常常在他面前痛罵那些中國西醫的平庸無能。

這夜，到十二點鐘為止，博士一共診治了十三個女客的「風流病。」

家庭裏的風波

大林嫂早晨起來很早，她是個過門不過兩個月的新娘婦，自然作事要殷勤些的。她才只十九歲，年青青的，像所有一般年青姑娘媳婦一樣，都有她值人喜愛的地方，這就是說，她的人長得還端正也不缺少聰明，尤其是一對含笑的眼睛，叫看過的人沒有不歡喜的。

大林呢，雖是個鄉下人，却知道怎樣愛護一個好妻子，因而小夫妻兩人的感情非常融洽，兩個月來沒有紅過一次臉，吵咀的事情更談不到了。

現在大林嫂在婆婆屋子裏擦拭器具，她這是遵照婆婆的話作的，她進門來第四天的早晨，婆婆這樣吩咐她：

「早晨起來先把我的屋子收拾好，再作別的事情，聽到麼？」
就從那一天起，她早上起來除了梳洗頭腦算是第一件事外，第二件事就是到婆婆屋子裡收拾屋子。

背地里，大林也常常和顏悅色囑託她一些話：

「媽媽老了，有時說話對不對，全要你原諒一點。你不可以違背她的意思作事情，她好歹總是我的媽呀。她脾氣不好我也知道，可憐他守了十年寡，守着我成人，你只記住這一點好處就行了。」

大林嫂聽從着丈夫的話，有時婆婆真同她發起脾氣來，她當真一聲不響，就像沒那麼一回事似的，而且她還是照常作事情，還照常給婆婆送上一袋烟，笑着說：

「媽媽，抽一袋吧。」

兩個月內大林嫂作事情很順手，屋子收拾滿乾淨，燒飯洗衣全稱職，就是婆婆也常常對別人誇獎她的兒子媳婦怎麼能幹，並且還說她從此以後，家里的事情可以放手

了，也不枉她守了多年的寡。今早，大林嫂在擦着婆婆的鏡子，這面鏡子實在太老了，倒有一半地方退了水銀，她每次擦着時，總是特別用些氣力，爲的要想把鏡面擦亮些。她擦着擦着，不知怎的，忽然覺得一陣昏眩，口里面像是要嘔吐，一失神，讓手里鏡子落到地上了。

鏡面碎了，她拾起的是一個空鏡框子，嚇慌了，心里撲登撲登底跳起來，看着碎片發呆。

家庭裏的風波（續一）

婆婆醒來了，其實她老早就醒了，不過沒有起來，在回憶過去的事情呢。這時候，她披上衣服跳下床，看到了真情實況，發火了，這還了得，一個新媳婦竟然不小心打碎了婆婆的梳頭鏡子！而她生氣的地方還不在這里，就因為昨天夜里媳婦同兒子樂的太厲害了。兩間屋子只隔一條板壁，什麼話她聽不到！現在的媳婦真夠野了，晚上纏着男人不睡，這樣纏下去，鐵打的人也要瘦乾了！她只有這一個兒子，她指望兒子養老呢，她不願讓這外來的人敗壞了兒子，她那時氣得什麼似的，恨不得敲碎了板牆，過去把媳婦打一頓，罵他幾聲賤人！後來，兒子同媳婦睡了，她卻怎也合不上眼睛，她由此想起從前和大林爹晚上的事情，一直到天亮，她完全沉入回憶過去的事情中

了。現在，她認爲媳婦打碎了鏡子不是失手，而是向她示威，把她一種顏色看，也許還有這樣一種意思：「看你能把我怎麼樣？」她更氣，大聲地叫罵起來：

「好！你這小老婆，打碎了我的梳頭鏡子，你安心哪！可不得了，你當真欺侮起你的婆婆來了！我知道有人幫你說話，撐門面，這可沒有用！我不怕，全不怕，你這樣欺侮我可不行！欺侮老婆婆天都不答應！你小麼？十歲八歲小孩子打碎了不要緊，你是個年青媳婦啊！一天打一件，每一年沒有三百六十件東西給你敗壞！晚上有精神，半夜半夜不睡覺，白天正事就不願作，我不要你這樣媳婦來侍候我！」

她這一陣吵鬧真夠凶了，跳着腳，恨不就要吃了人。她忘記了平時媳婦的好處，她也忘記了平日自己怎樣稱讚這面前的罪人，現在她的心裏面只認媳婦是個十全十美的壞人！她接着喊起來兒子！

「大林，還不起來，裝睡麼？來，這是你討到好媳婦了，知道打起婆婆的東西，你來評評理！」

大林只穿着小衣服，跑過來問道理，媽媽像瘋子似地叫：

「問什麼道理，鏡子打碎了還不是真憑實據！」

大林看着自己的女人，哭得淚痕滿面，兩眼紅腫了，心裏面難過起來，論說打碎了一面老舊的鏡子，還不是平常事，可是媽媽今早徧就發了這樣大的脾氣。他知道其中的經過，他從鏡子一打碎就醒過來了，他所以半天不出聲，像媽所說的裝睡，實在怕把事態擴大，希望婆婆同媳婦趕快把事情完下去就算了。他聽到媽媽講的話非常刺耳，真是沒有道理，但現在正在火氣頭上，他怎能跟媽媽說相反的話呢。可是，女人究竟也不算犯了大錯呀！這就叫他兩面作難了。

女人仍在哭着，哭得那樣傷心，似乎從未受過這樣的委屈，「媽媽！」停了一刻他終於開口了。「好了，我來替你陪個不是，明天去另外買一面新鏡子。」

他以爲這話是最適宜沒有的了，母親一平下火氣，事情就壓伏下去，想不到，媽媽不但不依他的話，反倒更凶地叫起來！

家庭裏的風波 (續二)

「你來替我陪不是？好，娶了媳婦忘了娘，是媽媽錯，不該替你討老婆，黃毛未乾就知替老婆撐門面！我不缺你陪不是！我不缺你買新鏡子，我沒有那多閒錢！」

大林這時也弄得沒有了主意，可是後來他決定叫女人吃屈了，因為再吵鬧下去別人會笑話他的。他想了好一會，終於很為難的跟妻子說：

「替媽媽陪個不是罷，還說什麼打碎了鏡子是你不小心，你作錯事情了。」

女人聽從了丈夫的話，向婆婆陪了不是說：「媽媽饒我這一回罷。」她不哭了，收拾碎玻璃片子，她肯於吃屈陪不是，也是怕別人笑話，因為她才只是個新媳婦，怕別人說她是個吵家不良的騷貨。她甯可自己吃點屈，不同婆婆去分辯，婆婆罵了她也

算了。她收拾好玻璃片，掃到屋外去。她想事情總可以烟消雲散了，想不到婆婆還不答應，等她走出屋子之後，她又鬧起來：

「陪了不是就行麼？鏡子打碎了就算了？」

大林這回覺得媽媽實在有些太故意爲難人。陪了不是，再去買個新鏡子，這辦法再合理沒有，但是媽媽還不答應，這是講道理麼？他可有些明白了。不，他不耐煩了，因而順口說道：

「媽媽，這也夠好看了，陪了不是，再替你買一面新鏡子，這不是滿好麼，你說不行可什麼意思？」

媽媽聽聽兒子的話，有些刺耳，覺得話語不對，不由就鼻涕一把淚一把地哭了一大陣。隨後，叫出一聲「天老爺呀，」就口不連聲地叫起來了。

「唉，都是自己找苦頭吃呀，這一着，早就算着了，老婆比娘好，娘老了，不中用了真是老昏子，怎麼能說別人的不是！唉！死老頭子，你死的早，跑陰朝地府享福

去，拋下我一個人，誰還看得起我，我該死了啦！我可偏不死，不死，偏不死，偏活着討別人厭，看能把我怎麼樣！啊，是我的錯，不該怪到人家的寶貝身上，寶貝呀，不知好歹的老東西，怎能說人家的寶貝有錯！下賤，沒有出息的東西，幾輩子沒有討過老婆，必得把老婆當寶貝！……」

她還想說下去，但讓兒子截住了，他一連叫了幾聲：

「媽！媽！媽！」

看媽媽不出聲了，知道有了機會，趕緊接下去說：

「媽媽，兒子沒有半個字說你有錯，你少說幾句好不好？媽媽，你就不看金面看佛面饒了這一回，下次再看還不行麼？媽媽，你是老人家，你說的話都好，我們沒有不聽從啊。媽媽，你消消氣罷，好不好？兒子對你沒有三心二意，兒子還是你的兒子呀。」

大林的話全是軟話，他爲了趕速平息事情，不惜委屈求全說好話，他想叫一個老

人消氣的辦法只有自己服軟，老人要面子，常常藉一點小事情發一陣脾氣，這實在是平常事，他如果一定跟媽媽講里表，那就講一天也講不清白，反而媽媽過分的哭號會引起別人的同情的。

媽媽還要再說些什麼話，她覺得這樣就完了事情太便宜了兩個年青人，可是她一時又想不起從何說起。「算了罷，放過去這一回再說罷。」到後退一步地這樣一想，就暗自接受了兒子的勸解一聲不出了。兒子最後一句話她聽來很滿意。

媳婦在隔壁屋子裏嘔吐起來，大林一聽，非常着急，想去看看，媽媽這邊又脫不得身，他真怕女人氣個好歹的。媽媽看出來他不安於位的情形，癩着兩片老嘴譏諷着說：

「去罷，你還是看看她去罷。」

兒子去了，她到碎鏡堆中去尋碎片，她這是想要在那裏面尋出一片能夠使用的小玻璃片來。

從店舖裏到街面上

爹臨死前把我託付舅舅，說是看他死去妹妹的情面，收留這個無倚無靠的外甥，或是，替我找個學生意的地方，那他就死在地下也放了心。

爹死後，我就到了舅舅家裏。

『可憐的孩子。』

『怪可憐的。』

別人一看見我，總是說這樣話。人們都可憐我。

舅舅家裏，也和爹活着一樣，吃了上頓少下頓，一天就跟着分些憂愁，一當他盤算某項東西沒有了，須得添補但又沒有法子弄到錢時，我甚至於想立時逃出他的家門

。舅舅是個好人，因此我越發不忍心再多累他。

『快成人罷，快成人好自立，離開舅舅家裏自己生活。』

那一時，就在睡夢中，我都常夢到這回事。

後來，我總算讓舅舅把我帶到城裏一家雜貨店裏當了學徒。舅舅跟這個老掌櫃的有點偏親，臨走時還特別囑托他高看一面，特別教導我。在舅舅家裏時，替他困苦的家庭難過，恨不一時離開他，等舅舅分手時，我當真又想逃他回家照舊過那困苦的日子了。我抱住舅舅，死也不放。只是哭。

『鬆開手，好孩子，下月舅舅來看你。』

舅舅走了，我的親人走了。

店裏別人把過我的手掌，看我手，他們笑我：

『你是屯裏頭放小豬的。』

『你成天抓土，手上肉皮這樣粗！』

我的臉，像巴掌打過一樣紅。

我找那老掌櫃的，舅舅既然托付他，我想他一定能幫我壯聲勢的。我又想起他對舅舅說我是個『可憐的孩子，』那他一定會替我說句公道話。他在這店裏，就像莊稼地的當家人，人人都懼怕他。可是，我想錯了，我向他述冤，向他求助時，他反倒把他的旱烟袋高舉起來，用那銅烟袋鍋往我的腦袋上重重的打了幾下，他還裝模作樣地說：

『沒有規法的野東西！』

他沒有可憐我，幫助我，別人看這樣，對我開玩笑更兇了。我有冤無處訴，只有背地裏哭。

我這時，常想爹爹慈祥可親的面孔，常想可愛的舅舅，我又知道靠別人可憐是不行的。

舅舅說是送我學生意，可是我每天都作些什麼呢？過了一年多，我還是天天作些

倒茶，裝烟，掃地這些事情。冬天，還要生爐子，給老掌櫃的倒尿盆子，啊，學的這些生意。早上，我比誰起得都早，白天只是死釘釘站着立規矩，到晚上，比誰都疲乏，腰酸骨痛，但是還是最晚睡的一個。有時，心裏高興摸摸算盤，誰看到誰都會瞪我幾眼。好像我只該作些每天該作的事情，別的東西就不能亂動；又好像只有我是外來的人，他們都是一家一夥的。他們都在監示着我。

我埋怨爹爹死的早，我埋怨舅舅把我送錯了地方。

我已經有了一種盤算；我不打算再學這些生意了，我不願受他們的拘束，我要到外面靠自己力量碰碰世面。

可是，我怕挨餓！這麼大的一個省城，沒有一個親人，離開店裏還能行麼。

雖然這樣不敢輕動；我可居然有一天脫離了店舖，因為老掌櫃的又拿烟袋鍋子往我的腦袋上打，我越叫，他越打，別人還在旁邊笑我。我忍受不了他這高看一面特別的教導，我忍受不了這別人的嘻笑，我跑出店門了，憤憤地跟他們說：

「離開你們這窩窩，看我還活不活！」

我罵他們，他們也罵我！

「滾，臭王八獨子！」

「不缺你這奸懶嚙滑的壞蛋。」

這時候，正是夏天，穿衣睡覺倒不要緊，總可以應付過去，只是一口飯可到那裏去尋？我後悔了，我爲什麼這樣不能忍受呢？

「求乞罷。」

我決定這樣辦。我想城裏人多是有錢的，他們准能可憐我這十四歲不到的孩子。可是我想錯了，城裏人有錢是有錢，大公館，大買賣，只是他們的錢不肯往外捨。你站在買賣門口討一吊錢，站多半天也不會有人理你，理你時就是趕你。大公館的門口，差不多都爬着幾條兇橫的肥狗，你一走進前，就攔住路拚命咬。我的很小希望，希望一天能討到二十吊錢的計劃，成了泡影。

從上半天一直跑到下半年，跑到黑天，不知跑了多少家，多少路，向別人說上多少好話，才只跑出兩個燒餅。這怎能填飽我的肚子！愁了，愁明天，愁以後的日子怎麼過！

我是人，我總得活。

晚上，當我踏着黑暗小胡同走到江坎下柴棚旁空地上歇夜時，遇見一個半老頭子躺在那裏，兩個，三個，這裏真是叫化子歇宿的地方。

前面，是黑沉沉的江水，靜靜的沒有一點波浪聲，後面坎子，冒着濕氣和臭氣，蚊蟲一會釘你一口。

我也佔了一個位置，因為和老頭子靠近的原故，我們談起閑話來，我們隨即變成親人。他指引我到工夫市場去作小工，說我這身子還作得。

自然我聽了他的話，第二天早上，我的身子就在鬧嚷嚷的牛馬行工夫市上出現了。

看一看我週身的人，都比我高大，比我壯。我相信，他們要不是飯食不缺，一定更壯些。他們的臉黃瘦的，頭髮長長的亂得像一團蓬蒿。

「你也想作工麼？」

旁邊一個人，看我這樣小，大概覺得奇怪，問。我點點頭。

「你這麼小，你能作大工？白僱給人家都沒人用！你作小工去罷。」

我這才知道作零工還分什麼大工小工。我本來生這人的氣的，氣他太看輕了我，等到聽他這麼說完了，我倒跟他和好了，我明白他說的話對我是有用的。

「那麼，還有小工工夫市麼？」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確是沒有人用，那我就該別想頭緒，我問他，問出地方我好去。虧他指點，我找到地方。

啊，這是一幫小叫化子，衣裳破破的，臉上髒髒的，手上都掛些黑泥。我在他們這羣人裏面，倒成了中等紳士。他們撕打着罵着，像是不懂得什麼叫作憂愁。

看見我也站在他們的旁邊。人人豎起疑慮的眼光，好像我這樣一個人是不該來作小工的。他們先還有些耍戲我，後來也就熟悉了，變成熟友了我跟他們在一起打像片，跳炕子玩。我的手，我的衣裳還有我的臉，不一會工夫都弄黑了。

忽然間，他們都逃走了，剩下我一個人楞着不知什麼事，但是緊跟着我就跟着跑了去。我看他們一幫人包圍一個人，那是僱小工的人。他們一個擠一個，往前擠，甚至有跌倒了，有罵爹罵媽的。

『我去，我去！』

『先生，我去，我能作活！』

『我去罷，先生，我去！』

大家在喊，爭着把自己搶到僱主面前聽憑檢選。

我也擠進去，我是下了決心不顧一切往裏衝的，我這樣，是爲的要使僱主看出我的兇猛好僱我。

我也接着喊：

『先生，你僱我！我頂能作活？』

到底讓我碰上了運氣，天，第一天就找到了工作。被僱的一共有三個人，後來我仔細想想被僱的原因，想出來不是因為能喊能鬧，可以說是因為我們三個歲數都大一些，是因為我們可以多作出一些活計。

僱我們，說是去砌磚牆，要我們提泥兜，這個先生還說作得好，將來可以入他的泥瓦作房。我覺得很神氣，只這一天不能挨餓，我很可以上老掌櫃的面前擺擺架子給他看看。可是我沒有這閑工夫。

『街上是有味道，因在店裏簡直不是生活。』

我想着就樂。

靠自己的力氣，比靠舅舅的人力好。

但當我回頭望到那些沒有被僱的小朋友垂頭喪氣的情形時，我又感到有點失然了。

包飯館裏

鐘聲，幽揚而又沉重地在傍晚的空間響了起來，大學生們下了最後一課。老陳的飯館預備服侍他的主顧們了。

老陳的飯館開設在校外臨街面河的兩間草房裏，因為房子的方向正朝西，所以遇到這盛夏季節，夕照太陽每天都在屋子裏盡情奔竄着，他的飯館就比其他坐北朝南的飯館要熱上好幾倍。因而在這個季節裏，他的主顧們照例就要減少一些的。幸好，校河西岸還長着一排矮矮的柳樹，雖然很矮，也足夠替他的飯館掩護住那最後一線夕陽的光照，反而給他的飯館添出片片的蔭影來。但是，儘管如此，飯館裏熱哄哄的悶氣依然是不能退盡的。

老陳一個矮胖方面，大眼，臉上總是掛着笑的淮北人，中等年紀，兩片嘴，那樣會說，那樣說得總是滔滔不絕的，恰如賣藝人手中打得亂響的撥朗鼓。明明是一個在生着氣的主顧——大學生，在教室裏受到教授幾句搶白，或是女朋友沒有在約定時間內來會他的面，自然他是要氣憤憤的，然而一當老陳和他招呼幾句之後，他胸中的憤氣，就會烟消霧散了。十幾年來，老陳儘在這般大學生之間作着生意，過着生活，眼睛所看到的各種情形，已經在他的內心裏刻劃成牢固的事故。他是對於每個主顧都在性格上有充分的認識的。

現的，老陳從座位上立起來，他本是坐在那裏兩肘支着頸在打瞌睡的。他很快地把幾張飯桌抹了一遍，抹去一層浮灰，同時在他的暗示的眼色下，夥計們在灶上都作去預備動手的樣子。

灶間在外屋，比裏間熱些，燒菜司務光着上半截身子，油光光的，汗水直往外冒。『這熱的天氣，』他不住重念着這一句，一面把勺子往鍋上敲着響聲。

大學生們一羣一羣地湧出校門來，各往自己包飯的飯館裏走着，男的女的混在一塊，有的人一面唱着老陳也知道關於 Love 一類的英文歌；還有人在憤憤不平着某教授的太不識相，上一堂課，眼睛儘只呆呆注視着前排某個女學生；還有些運動員，一面走路一面作着投籃或是奔跑的姿式，講釋着道理；然而，這都是平常的現象，只有一宗，當一對男女手拉手在一道出現在人羣中，人們都會引起驚奇，不，是抬起略含嫉妒的眼睛，以不屑的神情斜睨着，這一時校門外一帶地方真熱鬧極了。

先踏進老陳飯館的是四川人王先生，老陳和所有包飯館的人們一樣，對於這般大學生都稱着『先生。』王先生，上身穿一件麻紗襯衫，領子上掛一層黑漬，穿一條黃短褲，短到膝蓋以上，裸露在外面的兩條腿，和他的臉色同樣是黑黃色的，油光光的，脚穿着廣東木板拖鞋，右手搖着一柄芭蕉扇。

『王先生，還是老菜吧，紅燒魚帶辣子。』

老陳對於主顧們好吃的菜殺，也記得熟熟的。

接着進來的是山東人張先生。一萬米運動員，上海市第一名好手，體重一百八十磅，膀闊腰圓，一頓飯吃十四個饅頭還要外加四碗飯。老陳最不敢得罪他，他能吃，若是故意的爲難，他會一頓吃上二三十個饅頭；這數量足夠十個飯量小的人吃了。老陳對他總是恭而敬之，所以一進門，就笑嘻嘻問道

「張先生，熱吧？吃什麼菜？」

對於這樣一個飯桶，老陳在他身上賺不到一個大，但是生意上門，而且是老主顧，自然也說不出推到外面的道理。而且張先生雖然飯量大一點，介紹來吃的朋友也不少，譬如現在跟着他進來的，就是他一手包辦從別的飯館拉過來的同鄉，趙先生，李先生，周先生，還有劉先生，五個人一共佔了一桌。生意雖然在張先生身上稍有損失，實際從另外他介紹的幾個人身上打打算盤還是上算的。

不一會，飯館裏已然滿座了，滿了座，老陳的主顧差不多上了十分之八。屋子裏熱哄哄的，像一個大蒸籠，這些大學生們一面擦汗，一面搥着扇子。飯是熱的，菜是

熱的，屋子裏是熱的，人也熱的。

靠牆角一桌，兩個男的和兩個女的面對面坐着，男學生穿着整潔的襯衫和西裝褲，皮鞋亮得能照見人們的臉面。女人中較高的，一個穿一身女西裝，膀子，腿腳都露在外面，另外那一個雖穿一身洋紗旗袍，還是裸露着下腿的。他們同是四川人，是同鄉，一面坐着等菜，一面打起刺耳的四川腔談着閒話。

還有幾個安徽學生，他們正在議論他們的一個女同鄉。女同鄉因為開同鄉會總不去，他們在商量着用什麼方法才可以使她出席，或是使用最後辦法警告他。一個人居然憤憤地說：

「倚杖長一個好臉子，就裝腔，真是臭貨！」

「老郭」坐在他身旁的人停下夾菜的手，先溜着眼睛溜了有女學生的飯桌一眼，然後小聲笑着說：「別這樣罵，太傷她的心了，你不是還給她寫過求愛的信麼？」

說得同桌的人都哈哈地笑了起來。連着老陳也陪着笑起來了。

「惟其因為愛，才罵得出，俗語說「打是喜歡罵是愛，」就是這種道理。」說這話的人，梳着一頭光亮的頭髮，面孔潔白，可說是一個讓女人見到不生厭的人。

老郭不答應了，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擡，飯都噴到桌子上：

「那個說！那個說！她麼？她配得了我？我怕她沾污了我的門庭！」

然而，這倒引起別人的狂笑了。甚至別個飯桌的人也因此移轉過視線觀望着。

同時萬米運動員一桌，也在發着議論。

先是，運動員抱怨體育主任無能，那樣子，好像只有讓給他來作才對。他一面說，一面伸着拳頭，拳頭好像他驅逐體育主任的武器。他說體育主任不優待運動員，不向學校爭特別待遇，又說體育主任吞沒體育費。他的胸脯挺着直直的，兩只眼睛氣得直往外冒。他那種兇赳赳的樣子，好像又要開始萬米賽跑了。他臉上的汗珠子，隨着兩片嘴唇的動翻往下落，落到飯碗裏，飯桌子上。

「老張，下半年我們擁護你上台，不是我們打起球來便當的多麼？」

趙先生說這話本是半帶諷刺半帶玩笑的，想不到坐在下首以老實見稱於同鄉中的周先生信以為真了，緊接着說：

「對！要這麼辦！一定這樣辦！」

現在，老陳不笑了，雜在飯桌中，東一盤西一盤送着菜，用一條比抹布還黑的手巾，不停手擦着臉上的汗。

「老陳是榨菜炒蛋啊，你這一盤是什麼，拿去！」

別人這樣一喊，老陳知道把菜盤端錯了，趕忙過去道歉！

「老陳，怎麼還不來菜！」

有的人等得不耐煩，一邊喊，一邊敲飯碗，老陳最怕敲飯碗，這比罵他爹媽還厲害，因為這是證明出他人手不快呀！

「啊，就來！先生，別敲，就來啦！」

答應着笑着，他同時還要很着急地關照着灶上司務：

「先生的菜，快點！」

明明是生他氣上菜太慢的人，到這時也禁不住消了一點氣。

有幾個女學生走到門口來，帶過來一陣香氣，手帕緊按着鼻子，張着懶散的眼睛望了望屋裏，然後喊去了老陳。

「我們的飯送去了沒有？」

「好，就送！」

人去了，飄蕩在男學生們眼簾裏的影子還沒有消失。

山東趙悄聲對萬米運動員說：

「看到麼，是來望你的。」

「是呀，」劉先生隨着說：「你沒有看到她那顧盼的神情麼？」

萬米運動員沒有出聲，他確在緊抓着那飄去的影子。她是皇后啊。他自己呢，是

校內唯一無二的大運動員，不是全上海市萬米的健將，如果用『英雄配美人』的話來說，那他正有這資格。可是，美人是多麼驕傲！

電燈打開了，外面漸漸黑起來了。白日餘留的悶熱也在漸漸消散，晚風應時而起，在各處飄蕩着。大學校裏宿舍中的留聲機開始放出各樣不同的音樂。

老陳的飯館慢慢清些閒了，到最後，只剩下男女一桌和萬米運動員一桌了。前一桌因為來得晚，照理要晚一些時間吃完的，女學生吃起飯雖不說像嚼口香糖那般優渾，無論如何也不能和男學生的狼吞虎嚥相比的。萬米運動員一桌，別人早都吃完了，就只在候着他候他吃完好一同到外邊去散晚步。

外面全讓黑幕遮蓋住了，學校門外變平靜了，蚊蟲們代替了大學生們的位置，校外奔竄着，活動着。

去留之間的距離

如果你們曾經失過業，而且失業期間又是很長久的，當你們在苦苦奔走職業中，後來居然謀到了一個位置，那你們是最明瞭此中真情的人。我是說，你們因此可以猜到，我對於這新掘得的工作該是怎樣勤苦，怎樣忠於職守的了。真的，我爲了長久尋不到工作，幾乎由於絕望而在幻想怎樣自殺才好的方法了。人到了窮途末路什麼怪事都作得出的。

從晚上六點鐘到午夜十二點鐘是我的新職業的工作時間，一間排字房裏，擠着我們五個汚手垢面的工人，身上身下全沾滿了一層鉛灰和油漬。對於這新的工作，雖然那微小的報酬叫人說不出口，我却很知道怎樣遵守時間作事，不偷懶，也不取巧。

照理說作排字夜工的屋子，電燈應該特別光亮一些，實際却不然，我們這一間黑屋子只裝兩隻電燈，燈炮全是十五枝光的怎能照得通亮呢。多虧這一間異乎尋常的小屋，三面沒有窗，有窗子的那一面，又讓別家高牆擋得風雨不透，黑暗中反倒顯得亮一些，但因此，空氣沉悶也實在夠人消受了。幸而這是冬天，若在夏天，我想作工的人一定會變成汗濕鬼的，就說讓暑氣薰死幾條人命看來也是很有可能的。

我們五個人有的排字，有人作印工，鉛字架擺在牆角處，黑糊糊的攤着一片，其中次序排列的先後，是以普通字典的檢部爲定準的，未從檢字之前，先要想好哪一部，既費心力又費眼力，我這新手却感覺不大便當。

同伴趙麻子爲這事曾經給老板供獻過意見說：『老板，這些鉛字我看願好依照「四角號碼」檢字辦法排列，以後檢取起來，一定比現在便當多了。』

什麼叫「四角號碼？」我不大知道，我猜想這東西名字別怪，一定很難學，那麼，趙麻子可不是有意開我這新手的玩笑麼？我不贊成，那個理會這古怪的道路！可是

趕得巧，不待我反對，老板先就不答應，他那時伸手掙掙八字鬚，抽一口水烟，拉下臉來說：『什麼四角五角的，我不明白那些東西，中國怎樣弄糟的？知道麼？淨是你一個花樣他一個樣弄糟的！花樣少還好辦，越多越容易壞，越不容易上正道！』

『方便啊，找起字來真快呢。』趙麻子不顧風勢好壞，又接着說了句，補充他的意見。

老板聽完話，把水煙袋放下了，歪着臉面死釘着趙麻子，好像要把他一口全吞下去似地氣沖沖說：『不成！不成！一千個不成！你說方便我偏說不方便！再說，你管保能在這裏作一輩子生活麼，你若是一朝另有高就離開此地，後來的人不會四角五角那一套東西可怎麼辦，圖方便，反倒多添了麻煩！』

我那時樂得跳了起來，老板的話正說在我的心裏，我禁不住插嘴道：『老板的話一點不錯，趙麻子，收拾起你的新花樣罷，莫再多心多勞多討沒趣了。』

使我永也忘不了的是趙麻子那時怒目瞪我的臉神，全然是敵意的，他大聲喝道：

「你這混人也想多嘴？你就不打算保護你的眼睛？你願意當瞎子麼！」

那晚上出了排字房，我一邊走着一邊覺得不大舒服，趙麻子不該在老板面前罵我混人，他分明在侮辱我！我要找到他理論理論，正好，他這時從後面追上我，呼呼吃吃喘着氣，他宛若看透了我，將要向他責難，理論的心事，攀住我的肩頭笑着說：「老弟，我請求你別生氣，好吧？我還有話跟你說呢。」

我沒有回答，當真生起氣來，我正在怪着他呢。他看我一聲不出的情形，顯然引起他內心的不安，他強拉過我的手緊緊握着，依然是帶着笑臉跟我說：

「我是太莽撞了，可是你也太多心，一個工人說話沒有照書本子說的呀，我錯了，請你原諒這一回。」

「我沒有生氣，你却要我怎樣原諒你。」我本打算鬧他一頓的，這時反覺有些不好意思。我失悔我自己太量小，趙麻子那種放蕩不拘的氣概實在很可羨佩。我回答的話，話語非常不自然，聰明人聽起來或許認為我在說假話依然生氣呢。

趙麻子可夠直爽，他完全聽信了我的回話，臉上托出信實親熱的歡笑，緊接着把談話轉到別處去。

午夜時分街上本來就特別冷靜，這帶地方又是僻靜區域，所以都不見車輛來往了，行人，除了我們兩人之外，活動着的東西只有冬夜的寒風和街燈下映照出來的忽長忽短我們兩個人的身影罷了。

「老弟，你年青啊，」走一會，趙麻子望望我又開口了，「你相信我這話吧？你不再怪罪我吧？我向你，——你知道作一個排字工人最後的好處麼？——那好處將使你賺到兩只紅眼睛！全是因為尋找鉛字在鉛字中打滾損壞的，我說用「四角號碼」原是爲自己打算，易於尋找，少費目力的，你誤會了我的好意。」

「但是那就因爲我不知道什麼叫『四角號碼』的原故呀。我真以爲那樣一來就添了麻煩，所以我反對。說真話，你既沒有教給我使用方法，也不好怪我呀。」

後來有一天當我跟他學好了「四角號碼」檢字法之後，確然感覺到檢字本

便處，便對他說：『麻子，這方法不錯，我從前真是錯怪了你。』我倒悔恨自己學得晚了些，抱歉般說，『怎麼你不早告訴我，不是那一回請求老板採用時也好替你加加油麼。』我當真惋惜那一次失掉的機會，我想兩人一齊建議，老板也許就會接受了我們的意見的。那可多麼好。

『現在說去也不晚，只要有道理隨時都可以去說。』

過兩天，我兩個果然把這意見說給老板了，出頭的是我們兩個，另外的夥伴也在從旁說些贊助的話，因為他們也全學會了這種「四角號碼」檢字新法。

『哼！』老板先哼一聲，望我一眼反問道『小六子，你也說出這一套新花樣的話來了？你不是不贊成的麼？』

『因為現在我知道這方法當真方便得多呀。』

『方便得多？我偏不想方便，看你們怎樣！』他憤憤地說，把水煙袋往桌子上一擡。『別人說新法簿記方便；我到現在還用老式賬簿，也沒有讓不方便累個死！作事

情也好常常更改？祖傳老法多可寶貴，能夠輕易變換？胡說亂道間直着了魔！好，你們維新去罷，另外找有「四角」「五角」的地方去作罷，我這裏留不住你們這樣的高材！算我屈尊了你們！」

生意因此被停歇了，好容易尋求到職業，現在又失業，真夠痛心的。起初我還怨趙麻子這一套四角害人，後來一想問，明白過來當老板的一類人的生意經時，也就沒有什麼不痛快的了，早晚工作上小小的波折都會發作的，還又有什麼關係！

風雨之夜

傍晚時，天還是大晴的，入夜以後便陰起來了，風一陣緊一陣慢刮着，到午夜時分竟然落起暴雨來。真是暴雨，雨水如注，半天半天還不止息。雷聲也不時發作，轟轟的簡直就像把整個黑夜轟毀似的。

小屋里，點着一盞煤油燈，燈光閃動不定。牆上的泥皮不堪風雨的摧毀，在往下剝落着，有的地方竟然透進點點的雨水來了。這是阿福嫂的家。不還是說，這是阿福嫂臨時租的屋子罷。

現在，阿福嫂的眼睛既沒有看到這種情景，她的耳朵也沒有聽見屋外風聲雨聲和雷鳴。她只是緊閉着兩眼，在床上翻個不停，兩手緊按着隆起的大肚子嘴也咬得緊緊

的，好像這一來就可以咬掉了全身的痛楚似的。她要生產了。她將要作媽媽了。

二十歲的年青人，讓生產的鑰鍊緊着，什麼特有的美點都給掩蓋住了，但在一月之前，按下她的突出的肚皮不論，誰不說她是個「好漂亮的娘姨！」真的，阿福嫂有含波欲笑勾入動情的兩眼，有一副白嫩的面孔，適勻的鼻子下面托着一張不大不小的嘴兩頰上飄着兩塊紅，紅中還潛藏有無限的笑意；身子也是滿苗條而柔軟的。誰說她不美呢！誰不說她該生在富有之家呢！而當她穿起旗袍來，不緊不慢走着路時，你還會斷定她是一位漂亮的太太呢。

莫提起漂亮罷，漂亮給予她永世不忘的創痛，也可以說，漂亮毀壞了她生之前途。漂亮害了她。

阿福嫂來到上海一家公館裏作娘姨，若是從她兩個月前解職時推上去算，應該是有一年零五個整月的時光。她很能夠依從主人的吩咐把職分之內的事情好好作起的。說起來那該是她進公館後的第七個月頭里罷，一天夜里，當她作完了事情照例回到自

已小房間裏歇息時，門忽然被推開來，探進來二少爺的頭。她驚恐地問道：

『二少爺，你有事麼？』

二少爺笑了笑，把身子擠進來，把房門關着。

近幾天二少爺對她的情形本來就有些不對，她時時都在戒備着，一看這情形，她的臉就像挨了巴掌打過的紅了一陣。她的心跳起來。二少爺望着她笑，緊接着，拉起她的手把電燈熄了。

阿福嫂待要喊叫時，却聽得二少爺氣喘着說：

『你叫，我說你拉我來的。』

阿福嫂急得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知朝外推。

『你這樣，明天就停你生活！』

這是一句沉重的話。停生意，她可怎麼好，她就爲家里沒有法子活下去，才出來找生活的，却想不到遇到這樣的當頭棒。她明白自己的身分，她也知道二少爺要的是

什麼，可是，她能夠依從麼？她真要哭了，跪下去要求二少爺作好事莫再纏她罷，她永世感恩不盡。二少爺偏是不答應！他反倒把一疊紙東西塞進她的手里了。阿福嫂知道那是些鈔票，她不要那不義之財，但，二少爺却到底辦了不義的事情，歡歡樂樂走了。臨走，他低聲說將來替她離婚，還要娶她當太太。

只怪二少爺作事不照話，總沒有給她辦那件事，反而來她屋中的事情倒是更勤了。就在這種情形下，她的肚子里留下一條孽根。太太看出來她的身子，不問青紅皂白就停了她的生活。她欲待和二少爺去商量，二少爺避不見面到別處去遊玩去了。於是，她就住到這間小茅房里面來。

一個人住在一門屋子里，還是她出嫁後頭一回呢，她真有些過不慣。不過這些她是全不能計較了，她只在靜待那最後的一個日期的到來。她明白自己作錯了事！二少爺是什麼人，她是什麼人，二少爺除了玩玩她之外，天知道他會真心待她！然而，什麼悔恨都無用。晚了，肚子倒是一天比一天膨脹。

她生氣，生氣懷在肚子里的一塊肉，並非出於自願，想起來就有些嘔心。她會氣得伸手去搥擊着。

再說，這孩子生下來她又怎樣安排呢？讓阿福知道還了得！他會揚起大斧頭劈死她的。而且她也無力養育一個孩子，她還要出去作生活呢。

阿福嫂的肚子又激烈地痛了一陣，就如罪人被上了一次刑，過去這一陣才稍覺好一些。在難挨的情況中，她忽然想起來別人說過的那樣話來！

『上海養私孩子不要緊，養定就送到育嬰堂去，誰知道！儘管再養十個八個全不要緊。』

那時她還以為別人說的是風涼話，不想現在她正用得着，是的，他的孩子也要送到那地方去。

外面風雨依然很大，她仔細打量着屋子，冷清極了，完全是死氣沉沉的。

板門推開來，王二嫂進屋後，一返手就把身後的風雨關出去。她喘喘氣，放下雨

傘，讓雨水淌着，喘息着說：

『來晚了，怎麼樣？疼得厲害不？』

她是左近一帶地方很有一點小名氣的收生婆。

『疼是疼過一陣，王二嫂，我怕呢，唉！……』

說着，肚子又疼起來，簡直像有一塊石頭滾着墜，半天半天墜不下，然而又不能靜止一刻，足足繼續了半個多鐘頭，差不多他的身上出滿了熱汗，忽然，一陣巨烈疼痛之後，下部就像瀉肚似地瀉出一團熱刺刺的東西，身上頓時覺得輕鬆不少，她靜躺着，一聲不出。她知道身上的東西下去了。她很累，似乎連一口大氣都呼吸不出。正在這時，嬰孩的啼哭聲開始在她的耳朵內叫起來了。她把視線移轉過去。

『王二嫂說：啊，還是一個男的呢。』

她作了一個男孩子的媽媽了。摸一摸肚子真癢了。比一團棉花還要軟得多多的。血流得各處都是。

『看看罷，挺好看呢。』

王二嫂把孩子連洗都沒有洗，就送給她看。她看到了，這害她不淺的壞東西！她恨他，想要打死他，隨即讓一種性之母愛把她的心腸轉軟了。她漸漸引起來喜愛之感，如果不因為血紅和別的刺鼻氣味，她真要把他抱在懷里好好親一親。她這初生的兒子。

但是，她真能留下他麼？不！心腸不能變軟，那樣作下去。她是更難辦了。她心一狠，跟王二嫂說：

『二嫂，你替我送育嬰堂去好不好？二嫂我多謝你了。我還是不要他，我養不起他，留不得他，他活着白跟着受罪。』

『男的呀，捨得送麼？』

『男的女的還不一樣，當媽的同要受苦。』

現在，她說到「媽」字，幾乎有些害羞，阿福娶她那晚上同牀睡覺拖她時不也有

這種相同之感麼。

『既然養不起，留不得，那我就替你抱去，只求將來別怨我。』

『哪里話。二嫂太客氣。』阿福嫂的氣力不大多了。『可是，嬰堂那哪里，你知道麼？』

『知道，你全不要操心了。』

『快送去罷。』她催促着，人好像上了催眠術，完全變了原樣。『快送去，多一眼我都不想再看他。』

『狠心的媽媽。唉！該說是恨心的爸爸！爸爸呢？』

王二嫂說完，抱起孩子，不管哭不哭，打開傘硬抱着走出去了。門開時，風雨竄進來一大團，阿福嫂打了一個冷戰。她伸手一摸，頭上身上的汗全消了。她在自語：

『狠心的媽媽？媽媽不狠心，是爸爸太狠心哪！什麼爸爸，是勢力害人的呀！誰

能明白她這當娘的苦處呢？當媽的人誰像她這樣不幸呢？……』

外面還是洒着狂風和暴雨。

(完)

四口之家

夜深了，靜靜的像一片死水。該睡的人們早都睡着了，不睡覺而在享受夜生活玩樂的人，他們乘坐的汽車也不會從這裏經過的；這裏雖是都市的一角，但因為地勢偏僻，骯髒異常，也就不爲人所注意了，所以這時候沒有別種聲響來衝破這沉靜的深夜。

張二嫂躺在鋪上，睡也睡不着，累是夠累了，白天忙了一天，夜裏不得安眠，鐵打的人也難以支持。她真需要睡。但是，無法解決的亂事太多了，打擾着她，叫她不能不亂想些個，因此她就不能入睡了。

外面垃圾場臭水溝全在悄悄地發散着臭氣，很濃重地刺得張二嫂的鼻孔發癢；她

一連打了兩個噴嚏，翻了翻身，心裏止不住又像平常日似地自語道：「這裏也是上海，這地方真不是人住的。」但是過了一會，當她的鼻孔習慣了惡臭的氣息之後，也就不感到痛苦所在的地方了。

突然，七歲的孩子從夢中餓醒，大叫起來，打破了這深夜無邊無際的寂靜。他依然是重復晚上喊叫着的那一套：

「媽媽，我肚子又餓了，睡一會響一會，你說睡覺能止餓，不行啊。肚子空，空得像一團薄棉花。」

經他這一叫，倒把當媽的自己也叫得明白了，她記起來自己，不，該是全家罷，都沒有吃到晚飯，她的肚子不由就胡隆胡隆響了一陣。她想說話，似乎連那一點氣力都沒有了，靜躺着最好，再莫動一動。

但她不出聲是不行的，因為孩子第二次又喊起來了，而且還是喊着那一套。她隨即使着勁兒冲着黑屋子說：

『小六子，莫叫，等天亮；天亮，媽一定替你燒飯吃。』

『別吵，還有人睡覺呢。』

這是沉重的男人話語聲，張二嫂雖未答言，却知道說話的人是她的「受傷的丈夫」。一提起「受傷」兩個字，就叫她把眼前的黑暗看得愈加濃重。張二哥本來有一個作棍的身子，每天靠拉黃包車爲業，一家四口倒還勉強過得。大兒子今年九歲，再過兩三年就長大成人，也可以賺錢了。可是，事情常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不幸這意外偏巧又發生在他的家裏！這真是叫人有口難分訴的，有一天，當張二哥拉着車子正在馬路上奔跑着時，想不到後面飛來一輛汽車，把他一下子就衝倒了。人負了傷，被送到醫院。現在雖然出了醫院，却帶回一隻再也不能復生的殘缺的大腿。他拿回幾個錢，聽人家說是撫養費，但那只能撫養他，却不夠一家人日久天長過活用；日子一天天往前過，他的傷勢既然不能痊癒，反而把幾個撫養費都化得精光。近三天以來，一家人只吃到一頓飽飯。

張二嫂支持不住這個門庭，她找不到生活作，沒有進項，嘴裏却少不了東西吃，她發愁，她怨恨天老爺不保佑窮苦人，叫他們遭到這樣的橫禍。怨天麼？汽車不是天老爺掌管着，是人開着的呀。

當她在醫院裏看到丈夫殘廢的身軀時，她立時昏過去了，然而她却在那事後抱怨她那時爲什麼就不昏死，死了，不是什麼都完了麼。到現在，簡直是活着叫她硬受罪。但說句真心話，死，固然心願，她也還有些捨不得兩個日見長大的兒子。

『六子媽，我這一輩子算完了，你去另想頭緒罷。』出院回家後第二天，六子爹這樣開導她。另想頭緒，她明白那意思，就是勸她改嫁。這那裏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她還有兩個兒子在着呢。

『你養你的傷好了，何必說這些閑話。』

她只知那樣回答可以安慰傷者，却忘記了怎樣支持門庭的難題上。……

小六子再沒叫第三遍，但並不是因爲肚子不空，而實在是懼怕爹爹的威嚴。爹爹

從前把他們打怕了，爹爹的大手掌打起來不管腦袋不管屁股，那裏順手就打那裏。爹爹打他，多是因為在外面受了氣，不是被剝了照會，就是挨巡捕耳光子，爹爹藉着手掌來對他們發洩冤氣，雖然明知爹爹沒有道理，却不敢多出一聲辯白辯白。

張二嫂真發愁了，明天可怎樣應付孩子們飢餓的嘴巴呢？就算他東求西貸弄來一口飯，飽得一頓，下頓又怎樣去想法子？她想不出個良善的辦法。可是，在她的近些日百般疼痛的內心裏，早已打算好一條路道了，那就是：不顧一切痛痛快快來那麼一下！不留戀兒子和男人，大家一路去罷。

好容易挨到天亮，張二嫂還是沒有睡，她帶着痠痛的身子起來了。兩個孩子跟着她吵，殘廢的病人也不住嘴說要吃些東西。她眼望着這等情景，止不住哭了。過一會，決然地說：

『好，那就大家吃一頓飽飯罷，別的不管了。』

她把二年來私自積存的一塊銀元拿出來了，她整理整理衣服，胡亂抹抹臉，說聲

『你們等着罷，』帶着籃子一逕走出去了。

兩個孩子歡天喜地似地一人說了一句：

『等媽回來有飽飯吃了。』

『啊，可好了，今天有飽飯吃了。』

爹爹躺在床上眼眶裏冒出一把辛酸之淚；好好的兩個孩子，就因為沒人賺錢養活，眼看就挨餓了，是痛心的事情啊。……

張二嫂到米店買了一些頭號米，平常日他們盡是吃的四號。接着又到國藥店裏買了一包毒老鼠的毒藥。還剩錢，她一狠心都化了，買了一斤多肉。她們一家人足足有三個月沒有嘗到肉味。

當她回到家裏時，孩子們跟上她，蹦蹦跳跳歡喜極了，爹爹看得不過眼，急急問道：

『怎麼化了這許多？吃這一頓就不再吃了？』

她回答道「不管，先吃一頓再說！」說得有聲有色非常鄭重的。

肉香飯香接着在屋中飄蕩起來，把四外的惡臭空氣都給壓下去，反而聞得全屋人的喉頭癢癢的。張二嫂把飯裏和肉菜裏都加下了材料！決心到底，活着受罪，倒不如來個痛快！那爹爹還在自語着呢：「今天的肉裏莫不是加了香料？……」

飯菜擺到桌子上時，兩孩個子狼吞虎嚥般往肚子裏填，肉更香，這一頓飯等於過了一次年。張二嫂眼看着孩子那種生吞大嚼的情形，心裏老實有些不忍心，有好幾次話到舌邊想說出真情實話來，說飯菜裏全下了毒藥，可是她沒有勇氣可以說出口。她自己倒是和當爹的也大口大口吃起來了。

「媽，真香。」

「媽，晚上再吃一頓好麼？香啊。」

張二嫂的眼淚幾乎要流下來了。是誰要丟了他們的性命？他們果然不該在世界活着麼？

『晚上，……晚上怕……怕吃不……到了……』

她說不下去了，她加緊又一連吃了好幾口飯。是很香。可是除了她之外，誰會料到香甜之外還有苦頭呢。

他們一家人把飯菜都吃光了，隨後，都帶着一隻飽飽的肚子躺下去歇息。這回，他們的睡眠也是很安適的，再沒有人在睡夢中喊着肚子餓的了。

第二天，新聞記者光顧到他們的破屋中，帶去了「全家自殺」的新聞歡天喜地走了。

母女

天，是她們的房子，大地是她們的床，世界是她們的家。

女兒只有四歲，却在媽媽的懷中，跟着走了不少地方，跟着嘗了不少辛苦，跟着認識了這個惡濁的世面。

母女兩個，是一對流浪人，從東流到西，從北方流到南方。

天晚了，也許太陽並沒有落到西方地平綫上，但，都市巍高的建築確實掩滅了它的光波，同時，街兩旁閃亮的電燈，在抖動起它們的眼睛。

總之，一天的時光，算是又過去了。流浪的人，原是不須費精神計算時日的，過一天算一天，過十二個月，就添一歲。流浪人的精神，只是用在怎樣不使肚子餓，或

是，怎樣能使肚子的餓多挨過一些時間。

但是，隨着天晚，她的肚子裏確在活動着了，先還可以勉強支持，和肚中的空虛抗拒着，可是過一會工夫就全然不行了，她單只覺得身上鬆得很，手裏沒有氣力，至於兩條腿，挪動起來，頂少也能有千斤重。

這，也還是可以忍受的，她是一個大人，她知道自己是窮困的，自己是個連匹野狗都不如的東西。可是，孩子的食慾，一經湧上來，那是非要有些東西應付一下不可。

其實，孩子已經叫她好一會工夫了，還是那樣噉啣着：

「媽，我要吃，我，我肚子餓呀，肚子熱」。

餓有什麼辦法，媽媽也不是有錢的人。

抱着孩子，在巷口旁僻靜地方坐下了。

這只大床，床身是涼的。流浪的她，不由就想起來！秋天到了。夏天，地面上不

是火一般熱麼。

她只想坐下身子，制住自己肚子的絞動，還想用這動作移轉孩子的要求。多笨的舉動！孩子的餓，不是用一個動作可以遮飾過去的。孩子又在噉啣着：

『媽，我要吃，我，我肚子餓呀，肚子熱呀』。

這回，不開口給以答覆，看來是不行的，她又把平常的老話說了出來：

『小春，媽的好孩子，一會就去討，稍微歇一會好麼』。

話是平和的，然後，按照舊習慣，在孩子骯髒的小臉上，狠狠地吻了幾口。

可是，想到這孩子本身又是多麼不祥的一個生物啊。她在這熱烈的接吻之後，看見孩子肖似她爹的眼睛上就想到她的爹。

孩子的爹是一個好爹，只是他沒有作爹的命運。真是碰巧的事情，當孩子生到人世時候，正是他離開人世的一刻。所以要說他沒有作爹的命運，倒不如說孩子是不吉祥的。

因此，對於眼前的孩子，立時又引起少許憎惡。

這個爹死的真奇怪，在江裏打魚，大晴天，忽然就興起風雲，等雨點降下時，他的漁船跟着翻進水裏去。一生還不完的債，那些債就如他打漁的網，網絲硬把他拖進江水裏。

但他死，還是沒有死完了債務，家裏所有的爛東西，都歸了債主，而她，就緊跟着離開那冷落的家門。於是，娘兒倆就變成流浪人，變成了四海爲家的人。

一個賣大餅油條的半老太太，用籃子提了一籃，從遠處慢慢走來，喊賣的聲音，短促異常，其實可以說是她不願開放他的喉嚨，這正如一個家室溫飽的半老太太不願邁動他的兩條腿一般樣子。

「媽，賣大餅油條的來啦」。

孩子即興喊起，揚着手，眼睛都要飛到天上去了。媽的心裏抓了急，這一來，她可怎樣掩飾她欺騙孩子的事跡呢。一個餓肚子的孩子，她絕對不願輕易放棄了她眼前

的食物。正在她思索時，孩子急得第二次又嚷着：

『媽，賣大餅油條的來啦』。

『媽知道』。

答着，手伸進破衣服的袋子裏，摸得清清楚楚還有六個銅板，六個銅板，比別人六塊錢都寶貴呀；說了多少好話，叫了多少聲大爺，把腦袋往水門汀地上磕了多少頭，這一天才要來的六個銅板，不是銅板，簡直是黃金，不，是血汗！真的要把這六個銅板化了去？不行，化去也填不飽肚子，一個蒼蠅吞進老虎肚子裏，哪能救得飢！

老太太已經聽到孩子第二次喊媽說的話，她就走到前面來，她不因為娘兒兩個的身位而遠去，因為事實上她的主顧多是些衣服襤褸，充其量也都是過不去十個銅板容易的人。

電燈光愈發顯得亮，也就是四處越加黑的時候。現在，是黑了。

『媽，來啦』。

孩子望了望老太太，喊。

老太太的穿戴，實在和這娘兒兩個差不多，不同的就是破爛衣服上多了一層油漬

『買大餅吧？』

她低聲問，接着又是：

『油條買吧？』

媽媽撒開袋裏的手，直切地說：

『買是買不起，盼望你能送一個，一個就行，送給孩子』。

老太太瞪了瞪眼睛：

『這是那裏話』。

『不是』，媽媽誠誠懇懇地說，『你修修好救救這孩子罷，你總比我們好』。

這話，在平常別人說，老太太是要生氣的，會認爲是開他玩笑的，不，她這回可

沒有這樣想，他反倒沉思起來。過一會工夫，慢吞吞地說：

「我比你們好？別看我賣大餅，我自己一樣吃不到啊！我比你們苦你們信麼？少賣一個，家裏人就多餘出來一塊餓肚子」。

說是這麼說，她倒底用顫抖的手，把一只大餅遞到孩子的手中，隨即轉身走向原路去。媽媽喊着「謝謝的聲音，她是沒有聽到的。

天完全黑了，老太太的影子在近處燈光下一轉就不見了。

這裏，母女兩有好一會的互相注視着，一面，孩子把大餅送到嘴唇邊，就像吸鐵石和磁針一樣，嘴唇同大餅連得緊緊的。

「媽，你吃一口」。

孩子雖然得到寶物，還是沒有忘記了媽媽，但是媽媽回絕了她，媽媽情願餓肚子，不刮勒孩子一點點的食物。她要預備倒身地下睡覺了。

左近人家，從關緊的大門中竄出來留聲機聽和男女嘻笑聲。

在她們近傍某個地方，忽然響了一響，那響聲，分明是從別處拋下來的東西的擊碰聲。本來又餓又懶要閉上眼睛的媽媽，不由順着聲音所去的方向，向四處搜尋一下，她希望能夠是一件對她所有的垃圾，——布片，或是鐵罐。想不到，她找到地方，居然是一大塊麵包。

『還有人拋麵包！』

樂得了不得，把別人拋却的東西，兩人吃得香香的。

如果說人是有妄想的，那她此時的妄想，就是想再能有第二次拋來的麵包。她這妄想沒有給她滿足，隨着留聲機聲的停止，男女嬉笑聲也停止了，沒有人拋麵包了。僅僅這一點，也就夠稱得起是意外的獲得。孩子的肚子飽了些，媽媽的肚子也有了一點東西。

『睡罷』。

不想再到街上去求乞，她跟孩子說。

這巨大的硬床，每睡一夜，第二天早上孩子就覺得有些腰疼。她還好，腦袋是枕着媽媽的胳膊，媽媽枕的是硬硬土地呀。

從巷口，一陣一陣吹起些涼風，涼風吹進骨子裏。

天氣專和一種人爲難，熱，叫這一種人遭受，涼，先叫一種人試嘗。熱既然不易抵抗，涼也不是好受的。

緊緊抱着罷。

於是，媽媽抱着孩子的小身子，抱得緊緊的，夏天一過，就到了該取暖的季節了。肚子餓，使她憂愁，天氣冷也使她憂愁，跟了她這幾年，在她的前額上住着，開了一條條的河，闢了一條條的溝，她知道，孩子將來也不能有好下場的。

在夢中，她也是覺得窮困緊緊包圍着她，她透不過氣，忽然，覺得身上着了一腳，她睜開睡眠，原來是巡捕來驅逐她們了，他厲聲地說：

「滾！快給我滾！」

滾到什麼地方去呢，天是她們的房子，地是她們的床，這世界就是她們的家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某
夜

正像黑暗和光明是兩種相反的對比一樣，黑夜和白天也是一樣的全然不同。在黑夜，你，不能像在白天似地看得見晴朗的天空，和飛翔着的各式各樣的白雲；擺在你面前的只是昏黑的天幕和稀疏的星子；在夜里，也不能如白天般叫你看清楚遠方的前路，目力所及的範圍只是很有限的一片片的暗影，路燈更會把黑夜額外托出一副暗淡的影像來。白天的繁鬧情形，到夜里是完全變成冷靜的了，是的，黑夜的馬路上處處都給你伸出清幽的寂靜。

那時候我因為職務上的關係，每天夜里必要在一條長蛇般的馬路上走一趟的。時候總在午夜時分。那時的街上真是清靜極了，一個人都沒有，只有忽閃忽現的影子和

沉重的脚步聲來緊陪着我的寂寞。還有時，由於偶然刮起一陣風，就會從頭上飛下一兩片落葉，悄悄的，就滑到馬路上不響一聲了。說起來秋天的馬路上一向是不缺少落葉的。

一個人在寂靜的馬路上走着，這是很有一種說不出的意味的，那時的聽覺最爲敏捷，遠方有一種極小的聲音，像落葉掃地的聲音，和市招飄動的聲音都能夠聽得很清晰的，若是汽車的喇叭聲和工廠馬達聲響，不消說聽得來更是一清二白的了。

那一天晚上，在同一時間，照例的我又在馬路上走起來，預備回到鴿子窩一般的屋子里去歇夜，當我走不到一半的路程時，我似乎聽到近處有人在喊着，先還聽不出喊出的字句，過後讓我聽清了。

「賣孩子——誰——要買——孩子？」

聲音拉得長長的，很顯然的讓我猜到了一定是呼喊的人沒有加足了氣力，而從那微弱的聲音中，又很可以猜測到這中間似乎是存有某種難堪的隱痛在着。

我想起來一回事情。前幾天，不是每天都讓我從報紙上看見一些驚人的消息麼，那些消息全是用大號字標題登在報紙的第一版的，水，水呀，那是說水災呀，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全個國土之內差不多全佈滿了水患了。而當我每次看到那些連續刊載的水災通信時，更常常要引起一種感傷，悲慟的情調。那時我一方面爲災民悲，一方面也就很自然的想到河務工程的不被重視那件事情上。報紙上還說到上海這里已有好些災民來了，聽說地方當局爲的怕發生意外，多生事端，正在設法遣散遠去，可是遠去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當時想，不是處處都有水麼。

因此，讓我聯想到莫不是災民在叫苦呀！他們沒有家，留他們的身子在馬路上過夜自然是很可能的；他們沒有錢，然而他們却不能不吃飯，只有賣孩子求解脫了，這不但可以叫他們多吃幾頓飯，不是也減輕了負擔麼。可是，孩子究竟是他們的血肉，所以還是有些捨不得，連累得他們的喉嚨喊起來也不大痛快了；他們固然希望能夠給孩子找個售主，但是，他們又何嘗不在希冀孩子能夠賣不出去才好呢！

「賣孩子——誰——要買——孩子？」

第二次喊聲又叫出來了，我在這時恰好走到了他們的面前。在一座洋房的山牆外，一個還能避風的處所，那里躺着三個人。街燈的光亮還能夠映出他們三具灰土土的臉。男人和女人是中年人，大約是夫妻，孩子掛着滿臉鼻涕，約有四五歲，自然該是他們的孩子了。他們身上穿的全是些破爛連襪襪還不如的衣服，夜寒難以抵禦，全在打着冷戰。他們擠在一塊取暖。一點也沒有猜錯，他們正是難民。男的向我撇出一副意外而又帶有乞憐的無光眼色，在我的身上溜了一轉，然後開口了：

「先生，作作好事罷，把孩子買了去好不好？」

我呆站着，沒有出聲，我不知道該回答什麼話語好。他們真是三個人麼？比三具骸骨差不多呢。他們這種前程無路坐以待斃的樣子，又有些像被牽入宰作里的牛和豬。他們的生死是操在別人手裏的。女的趁我不出聲時響着沙啞的嗓子搭上話：

「先生，沒有法子，家里的水，唉，水淹了。屋子，田地，都淹完了。沒有法子

。先生，行行好事罷，把孩子買去罷。」

從男女兩人的話語中，我猜得出這三個人是安徽人，一定是從那方面逃來的。不錯，安徽的水災不小。可是，像女人所說的行行好事，可讓我怎麼行法呢？以我個人來說，雖然近來算是找到個夜工作着，算是有個職業，但這事也是有今天不知明天的。而且，就算我能夠買得起，我這孤身漢又有什麼理由買一個孩子多添麻煩！我將怎樣養活他？孩子跟我不是更受罪麼。一個失去母親的孩子，他是再也不會好生長養的。再說，就算我對他們行了好事，買下孩子，可是那果真可以就救了他們？未必見得。和他們同罹水災的難民，不知有多少，縱然救了他們三人，還不是救不了別人！不行，我沒有辦法。我沒有話說。我却在搖頭表示着我愛莫能助的遺憾。

他們大概起初對我的希望很大，但是我這種表示太使他們失望了，男人的眼光頹傷的低下去，死釘釘地釘着面不動一動；女人失望地望着孩子的臉，隨即把臉貼上孩子的臉上。

我爲什麼不是一個大善士呢？不是我可以救濟救濟他們麼。可是真牌的大善士們的眼睛，恐怕又沒有機會讓他們看到這樣一幅的黎民圖吧？

「先生」，那男人又開口了，伸手摸摸孩子乾瘦的小手。「你真不能行行好事麼？唉！這世界好人太少了。先生，沒有這個孩子走到那里全好辦，大人可以挨冷受餓，孩子就挨不了，吵叫得你心像刀割般痛。沒法子，不願眼看着孩子跟着受罪，就想賣了他罷，賣給人家也許還有碗飯吃着。」停一停，他似又想起了別的事情，望望女人的身上。「還有個藥根呢，先生，不看她肚子又大了麼？人越窮，孩子越來的快，真不知這里面有什麼道理。」

我的脚步怎也挪不動了，就像生了兩支釘，牢牢地釘在地里面。我忘記自己的行程了。我想起當地的救災事業來，這不是給他們找到了出路了麼？我問道：

「你們沒有到救濟會去麼？那里該有個辦法罷。」

這也是我在報紙上看到的，我怕他們不知道本地還有這麼一個慈善團體，告訴他

們去請求救濟。男人說他昨天剛剛離開那里，里面也沒有好法，只是把難民一船船遣送回籍，停在那里是不允許的。原籍遭水一無所有，回去還不是一樣挨餓，要回去，當初又何必逃出來！我問他有沒有發錢，他說錢沒有，只登船票，船上有飯，不上船，不回家，就得離開那里，那里不收容白住白吃的人。

這時洋房里忽然傳出無綫電的聲響，「好哥哥」「好妹妹」的唱着，還有年青女人在學唱。寂靜的夜攪破了。男人和女人直着眼睛聽着，好像那里面有什麼東西足以使他們忘記了飢餓！他們完全忘記了身前還有一個我！他們聽什麼呢？果然是在欣賞音樂麼？他們的眼眶里爲什麼又流出眼淚來，一滴一滴的？……

胡老頭子

胡老頭子今年正交五十二歲，誠然很老了，但他的身子却還夠健壯。不，話不能這樣說，他的駝背不是已然聳起很高了麼，還有他那遲鈍的脚步，呆滯的目光和無端的咳嗽，不都在表明他的衰老麼。若在有錢有勢人家，正該是享受兒孫福分的時候，豐衣足食，快快樂樂過着老年日子。而他却不然，每天天一亮，就肩着一付担子出去作生意，直到日落垂暮時分，才能回到家裏休息，一天過去了，享有的福分只是落得全身疲憊，腰酸和骨痛。

胡老頭子倒有個倔強的性情，人活在世上雖然不得意，却從未對生活的掙扎服過軟，他倒很知道運用自己的心力和體力，爲自己的前程奔忙着；只怪掙扎奔忙了二三

年，除了遺給他一身貧困之外，再未給他在事業方面稍微滿意或可以上進的機會，他這付担子，因此久久壓在他的肩上再也除不下去，彷彿他活在世上只是爲着這一付担子的。

「我不相信人不能翻身，我不相信錢老存在有錢人手里不往外流的。」他從前時常對別人說這樣話，因爲那時他還沒有料到他的老境會是這樣的，反之，每次說完那 dissatisfaction 目前生活的話語時，他總似乎看見他的前面有一盞明燈正在光照着他的去路，在那條去路的盡頭，讓他看見過隱約朦朧的高樑和大厦。在胡老頭子那時想來，這情形並非不合理，因爲他非常相信「勤勞起家」的古訓的，一個人只要有決心，鐵塊都可以磨成細針！「愚公移山」也是很好的證鑑。

現在的胡老頭子完全明白過來，靠一個人的小本生意朝前撞，打算起家，那實在此比登天還難。雖然從前肩担子的人可以致富，現在却絕對少有，他知道，他明白，現在的時代和從前的時代是不同的了，把他那倔強不屈的意志，上溯到一百年前的朝代

，那他的辛苦勤勞一定能夠有所獲得的。

他究竟叫甚麼名字，似乎還沒有人知道，年青時人們一問到他，他就說：「叫我安徽罷，我是安徽人，沒有別的名字。」這幾年他却改口讓別人叫他胡老頭子了，人老了，名字也要隨着年紀更換的。

使胡老頭子覺得勞役之餘心有所慰的，那就是兒子漸漸長大了，現在九歲，知道看担子答理主顧，五六年後好繼續父業肩担子獨自創世了。可是，愈在希望兒子趕快長大成人，同時就愈發感到自身和老伴的日漸衰老，尤其是他的老伴，雖然年紀和他一般大小，體力却差他太遠了。胡老頭子也明白，這全是年青時的工作太過冗重的原故，累及了身子再也恢復不了昔日的健壯。而且那時爲了奔忙着生活，每人都忘記了怎樣去當心自己的身體，風雨冷熱全未留意，到老來生出許多說不出名的病症。老伴常常生病，可是常使他焦急的事情。人不怕窮，窮還可以掙扎；只怕病，病倒了診治不起只有等死！請醫看病，似乎還不是他們這種人應有的權利。

胡老頭子的担子賣的全是吃的東西，譬如小餅干，糖果，花生，柿餅，花生米，蛋糕點心，豆腐干，香蕉等，賣一天，賣不到一塊錢。從前，却有過賣三塊錢一天的事情，那大約在五年以前罷，如今却再也比不上了。人們化錢很顯然的比從前愈加仔細，十文二十文彷彿都看得很重的，叫他這作生意的到那里去多作呢。

如果遇到下雨日子，那他簡直就不能出門，這一天，只有望天嘆氣了，他不需要雨，他討厭雨，那果決的心情，正像久旱之下的農人們盼雨的心情一樣，只不過兩者的憎厭與盼望是不同的罷了。後來，他想出一個辦法，在他居住的茅屋椽頭外，搭了一個蓆棚，遇落雨天，他可以在棚下出灘子，屋子正靠大道口，縱然買主不多，也還比擱在屋裏賣不出一文的好。這樣，就是大晴天他肩着担子出去作生意時，家裏也留下一些貨品擺個灘子看着。這並不是擴充營業，只是爲了生意上的便利換了個辦法。

「阿根，來，爹看你認多字了。」有時晚上吃過飯，沒有事情作，他就喊過他的兒子，問書上的字。兒子在平民學校裏念書，一天去一個鐘頭，不化錢，連紙筆書本

都是官家發下的，這便宜事情，胡老頭子不肯放過，兒子已經念了兩個多月了。他希望兒子念個一年半載的能寫賬簿，淺近書信就行了。阿根念書念的很上心，字念過從不忘記，爹爹考問不住他。那爹爹的心裏非常歡喜。媽媽也在旁邊插嘴說，若是生在有錢人家，念下去，不愁考不上秀才。爹爹却罵老伴太昏，自從立了民國之後，考秀才的事不是早就取消了麼。他是非常痛恨有錢人家的，他會憤憤地說，那些有錢人家的子女，倒是很少有教養成人的。

胡老頭子很愛護他的兒子，但他却不是爲的要等過幾年後享點兒子的福分，或是靠兒子來養活他，完全不是那種心思，他的本意，僅只是盼望他的兒子趕快長成，好撐持起他自己的生活來。從這一點上說，他希望自己再多活幾年，只要能眼看着兒子的長大成人，那他一生的勞苦似乎也就有所慰着了，

「阿根，你長大作什麼生意呀？」胡老頭子有時在晚上問他兒子這樣話。晚上無事作，雖然身子疲憊不堪，然而却不易入睡，人們說人一老睡眠就減少，這話是不錯

的。睡不着覺，却使他忘記不了阿根。

阿根也是很晚很晚的睡，幫媽媽紡棉花，幫爹爹數銅板。或是包花生，爹和媽不張羅睡，他少有先自去睡的時候，實在無事可作，眼看爹媽對燈默坐，他就拿出「平民千字課」來念。正因他年紀雖小，自己却知道怎樣趁空作些事情，爹同媽才愈發喜愛他。

「阿根麼，」那時他就回答道，阿根長大也肩担子，慢慢的就自己開鋪子，開起鋪子，可省得天天到外面跑腿麼。阿根那時要替爹媽作衣服穿，燒好飯菜吃，叫爹媽享享福」

「阿根，話是說的不錯，可是你看誰肩担子起家來的，」胡老頭子說到這裏似乎後悔不該挫孩子的志氣，轉過話頭，事在人爲，也許你能起家，爹只怨自己命運太不搭救人。養老不養老，那倒不要緊，只求你能自立安身就行了。」

話雖這麼說；胡老頭子實在不相信命運，他當真痛罵過那般相信命運的人是些

賴蛋！」這因為他有倔強個性的原故

不幸，入冬時候，胡老頭子竟然一病不起來；兩天急病，人就沒有了性命。他到底沒有眼靠自己阿根的長大成人。

老太婆

村子裏來了一個老太婆，在人們的眼中，她完全是陌生的。她約有七十多歲，永遠像在鞠着躬的駝背，多虧有一枝手杖支着，要不然全個身子一定會倒下去的。上了年歲的人，對於氣力的保留，似乎比年青人保持他的職業還要難上加難，所以是每當刮起一陣大風時她就慌慌張張避到個能夠擋風的處所，死把住一枝樹或是籬笆不肯放手，那種驚惶失措的樣子，和雀鳥們聽過獵鎗響後的情形又是一樣的。臉上，刻滿了一條條的皺紋，有橫的有斜的交雜在一起，那飽經風霜的面皮，給留出無數的斑疤和痕迹。眼睛老花了，似乎只能看丈來遠，耳朵也聽不清遠處的聲響，真像人們所說的，她是一個老太婆。

一個有錢有勢的老太婆，日子也還好過，從兒孫方面享受一些福分。而她，偏是個一無親人沿街乞食的討飯婆，她每天度過的困難日子是可想而知的了。

她穿着一身襤褸般的衣服，看她有時戰抖不定的情形，分明又在說明她的衰老的軀幹是受不了寒冷的捶擊的。白天，還好過些，她可以找尋一些避風向陽的處所，晒晒太陽；到晚上，宿在破廟裏，沒有一絲被蓋，那寒冷的情形是可以推想的了。然而現在只是秋天，秋天還不十分冷，若是到了冬天，那她可怎樣和嚴寒冰雪掙扎奮鬥苟延她的生命呢。

孩子們一看見她從遠蹣跚地走來了，就會湊上去，他們彷彿把她看成爲一個稀奇玩偶，然後，就七咀八舌地嘲笑着說：

「老太婆，直起你的腰。」

「老太婆，誰叫你老得這樣子。你還是死了乾淨！」

「老太婆，你就沒有兒子養你麼？兒子讓婊子拐去了，拋了你，是不是？」

老太婆誠然痛恨這些可嚙無禮的孩子們，但她除了敬受他們的嘲罵之外，老實沒有個反攻的辦法，到後來就不自主地哭起來了。老境堪憐，本來易於引人痛心的，而她一由此想到從前的日子，更給她增加無限的悲傷，使得她不由不大哭一場。

六年之前，老太婆還是不缺吃喝膝前子孫成羣的，然而，家遭不幸，就此完結了，到現在，她不知那些後人都流落到什麼地方去，而她自己却落到這樣不幸的境地，老太婆自己也明白，她該死了，活在世上實在沒有用處，像孩子們嘲笑她所說的，死了倒也痛快，但是，她偏又不生病，叫她怎麼死法！自殺麼？她沒有那種勇氣，不然也不會遭受六年多的活罪，早就把生命了結了。

村人們比較上了中年以上的，對她這一副衰老的可憐像，就不復有嘲笑她的，而自自然然對她生出一番憐惜的心情，他們遇到消閑時，就問長問短的和談個不休。一當她把不幸的遭遇述說出來時，有些人當真陪着流出些同情的熱淚。於是，大夥兒全因此增加一份共同的對於某種凶橫的舉動引起的憤憤的憎惡。

婦人們就自己可能範圍內，多多少少施給她一些剩飯殘羹，因為都是女人家，更容易引起同情。何況這老太婆所以淪到現在這種境遇，並不是由於自身的墮落使然，而是那「戰禍」把她害到這樣，就不比平常的討乞者一般要施以卑視的眼色的了。

漸漸的她變成村中熟識的人了，但這又有什麼用，她不還是要天天過着乞討的日子麼。

她常常自語着：「我明白，是什麼害了我。可惜我老了……」

候 車

坐上黃包車時，天還是大晴的，但走不上五分鐘，天便變成陰霾的了；冬天的日子，一遇到陰天，那冷風就似乎格外刮得厲害，我們坐在黃包車上既不能動轉，又沒個遮風的壁障，不由就漸漸冷了起來。

我還不要緊，一當我咬緊了牙齒握幾握拳頭之後，就會嚇退了寒風和冷氣的襲擊的；妻坐在車上可有些受不住，單是她一個人，也倒好辦，因為還有個孩子抱着，要時時照顧着，孩子又不像一個包裹，即便放在什麼地方，不會動一動，反之他倒時時想掙脫出他的小身子望望外面的景物，這就多添了麻煩，結果是母子兩人全冷得傷風了。

一個住在南翔的朋友，來了幾次信催請我們去玩，是那樣的熱誠盼待我們前去，我們不好辜負人家的好意，雖然明知大冬天帶着孩子出門不大方便，也只有不顧這些毅然前去了，這就是爲什麼我們會在今天坐上黃包車的原因。我們正向一個小火車站進發，在那里坐上小火車好到南翔去。南翔有三種名貴的物品，這是朋友在來信上特別寫出來的，那便是蟹粉饅頭，鬱金香酒和羅漢菜，大約到了南翔之後，這三種東西我們總有機會領略的。

好容易黃包車拉到了地方我們算是找到個閉風的地方，總比坐車時好些了，但一看那張貼在玻璃窗上的火車表，哼，時間長得很，還要一個多鐘頭才有車呢。我們拉着孩子站在那里，實在有些吃苦，便希望能找到一個座位坐一坐才好。不湊巧，屋門口只有一個小竹凳，那大概是鐵路人員私有的東西，此刻已經讓一個男人坐上了，我們再尋不到座位。

這里成爲小火車站，還是最近行馳小火車以來的事情，一小間磚屋，原來是鐵路

上管理馬路口開閉鐵門事務的，所以，在車站的名子上特別加了「臨時」兩個字，許過些時會廢去不用呢。

兩個穿着鐵路人員破舊制服的旗手，手里携着紅綠旗，倚着板廈的柱子談閒話，他們的眼睛不時向鐵路遠方溜着。大約那方面會有列車來的。

我們倚窗站着，等候着火車，這時站上已經有四五個等車的乘客了，其中有人提着一束樹膠鞋，還有人腋下夾着衣料包裹和衛生衣之類的東西，一望而知定然是往南翔去的，尤其是他們的鄉下衣着，更是準確的明證。他們來上海總不外有些私事，順便買回去一點廉價的日用物品，這可說是一舉兩得。

盼火車來的急迫心情，我們大概是一樣的，不是他們那種探頭翹望的情形正顯示出他們的焦急麼。望車不來，便縮頭縮腦的靠着磚牆呆立着望那別一面高大的廣告牌出神了。那里，有「三星牙膏」「白玉牙膏」「康甯牙膏」和「泰康公司糖菓餅干」等等，若是他們認字的話，一定會知道這些貨品的優點的，——廣告上的言詞大概全

是好話連篇的。

最有趣的是屋中的兩扇小板門，門板紅漆脫落了，在那上面却題着一副對聯，是白粉筆寫的，因為風雨的侵蝕，稍有些模糊，但仍掩不住那惡劣的手筆。上聯是：「室雅何須大，」下聯是「花香不在多。」屋子確是不大，但也不雅；然而一個終日忙碌的鐵路人員能夠題出這一副對子，不管是自題或是借別人的成句，總是少見難得的了。中國人喜愛花香和雅致，不是已成爲一種嗜好了麼，而且以此標榜，以顯示自己與衆不羣的獨特性格，至少已往的名士多是這樣的。妻看了看笑着說：「屋主人材小用了」。

太陽又冒出雲堆來，天氣立時暖了一些，後來候車凍得變身縮抖的人這時也挺直身腰敢於出口長氣了。

火車在行車表上標明的時間到站了，我們上了車，那兩個旗手閉上鐵門扯起綠旗

無辜的災難

「孩子有好幾天沒有洗澡了，身上一定癢得很，爸爸，替他洗個澡好不好？」妻向我徵詢意見，似乎怕我不答應還找出今天必洗的理由來「你看，今天天氣這樣好，不冷不熱，明天就沒有這樣的好天氣了。不能錯過這個機會呀，真的。」

其實我答應不答應倒沒有多大關係，不答應，她也儘可替孩子洗澡，不過她一個人洗起來不大夠用，每次都要我幫忙才能洗得很滿意；孩子一見水就亂拍亂跳，她一個人實在有點弄不大好。

我沒有出聲，因為我正想到一篇短篇小說的題材上，打算過一會就動手寫，聽她這提議我是非常不高興的，但當我看看窗外溫暖的天日，和孩子的身上時，我到底答

應了她的要求。平常日孩子就已佔去了我很多的工作時間，現在洗一會澡的工夫我爲什麼吝嗇着不肯犧牲！一方面我又料到，倘若我不答應的話妻那些穿成一串似的絮叨話也實在夠你消受，與其被她絮叨得不能提筆，何不就依從了她！我壓下去肚子裏轉旋着的腹稿，故作關切的說：「是的，孩子應該洗澡了，這兩天我就已想到了這件事情。」

妻帶着笑，出去把木盆拿進來，煤球爐上的水壺開得正好朝外冒着熱騰騰的水蒸汽。從前住在上海，房間帶澡盆孩子洗澡很便當，只消把水管龍頭扭開，水一會就滿盆了，現在却用起木盆來。上海的生活用度太大，我們實在過不下去，爲了節省就搬到鄉下來住；鄉下的物質享用這一項，自然是比不過上海的。一看到木盆，就讓我想起生活的困難來。其實我們住上海還是亭子間房子，也並不是怎樣奢華，但照樣過下去不搬場可就無法可想了。

孩子看見盆里的水，知道又該他玩一陣子的了，樂得直頓腿，等脫了衣服之後他

已經爬到木盆旁邊去。妻把他放到木盆裏，眼望着孩子光光的小身子，妻不住地誇獎他的白胖可愛彷彿世上所有的孩子都沒有她這個孩子再可愛的。每一個母親愛護她的子女的心情，怕都是這樣的吧。孩子又在水裏鬧起來了，水向四邊飛濺着，我按着他的手，妻給他洗着，洗了幾把，她忽然說盆水不太熱，還要再添一點開水才好，聽她話，我提起開水壺倒着水，却不想這一來，給孩子添出無辜的災難來。一方面，因為我把壺提得高一些，一方面妻把孩子沒有完全抱好，孩子出了水盆，不情願，兩條小腿像搗蒜般踢起來，那開了的水就倒到他的左腳上，只聽哇的一聲，我們眼見惹了禍，孩子也就殺豬般狂叫起來了。

我們的孩子平常日少有哭的時候，這回却大哭特哭，眼淚汪汪一滴滴往外流，他登着腳，並要伸手去按，媽媽緊抱着不放，我放了水壺，因為看見孩子腳上還有水存在那裏，連忙伸手去擦水，一下子連皮帶水全擦下來了，孩子更厲害地哭起來，妻怨我，我怨她，怨過一會，停下吵咀，還得正事正辦，我尋出萬金油不知合用不合用儘

塗上去，不行，孩子哭得簡直不成聲了。可憐的孩子，他遭了這次無辜的災難，完全因為沒有遇到作事小心有經驗的媽媽和爸爸的原故。

妻眼看着孩子這般鑽心疼痛的樣子，還有那紅腫的腳，心先就酸了，眼淚一簌簌淌下來。她掏出奶來給孩子吃，不行，孩子不吃，只是拚命哭，好像只有哭，才可以解去他的脚痛似的。孩子身上痛得開始抖動着了。

「上醫院去！」妻看看手錶說。「快，坐車去還來得及！」我替她找掛號證，收拾東西，這時抱怨起自己爲什麼不住在上海，不是去醫院很近麼！其實，我只顧着急，却沒有想到住在上海的話，在洋瓷澡盆裏洗澡，孩子也不會受了這樣的橫禍了。

坐上黃包車，孩子還在哭，媽媽抱着孩子也在哭，倒把我難住了。開水燙脚，真夠痛心的，大人都難忍，何況孩子的肉皮更比大人的嫩得多，慚愧我這樣害孩子的爸爸。不知這隻脚什麼時候才能醫好。……

弄堂中

弄堂中響起尖細的胡琴聲，孩子們玩耍，打鬧，呼叫聲立時停止住了，他們全在小心翼翼地發現這個奇迹，各處尋覓，果然讓他們尋到了，是一個老頭子，拉着胡琴從里門口走進來，看樣子，該有五十歲左右，瘦長身子，肩向前微微探着。頭戴一頂便帽，和他的衣服鞋襪一樣，全是骯髒破碎的。

肩擔子的賣大餅油條的，還有修鞋匠，拾垃圾的婦人全圍上了他，爲的要領教他的高藝。果然不負所望，他正正胡琴，換了調子，唱起「捉放曹」來。孩子們愈聚愈多，儼然成了一個場面。

如果說他的「捉放曹」是從人嘴里唱出來的，倒不如比作狗號恰當些，實在他的

嗓音不能再唱了，可說是硬壓榨出來的完全不能和胡琴聲融合在一處，反而是聽胡琴聲倒比他的硬唱有意味些。

孩子們是判不出好壞的，他們只知道怎樣把精神注射出去便行了。可是他那嘶啞的聲音和探頭彎腰的動作，愈來愈不對，到後來無法再繼續下去，就自動的歇下喉嚨和手脚，累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喘息着，從他那蓬蓬的頭髮中和污垢的臉面上，冒出來黃豆大一滴一滴的汗珠子來，人顯然是吃了身弱的虧。

可是，把這難挨的一刻過去之後，他還沒有忘記自己該作的事情，於是，伸出手去，在人們面前討求他代價。兜了一圈，只收到兩個銅板，他再伸出手，作第二次的嘗試，但是無用的。

「再來一段！再來一段！」孩子們亂喊起來，他本待要衝出人羣到別處去，這時心里偶一打轉，當真計上心來，把他要求搬出來了。他的要求很小，只要再收到五個銅板，那他一定再唱一段，他口不連聲地說，請人們幫幫他的忙，一面又伸出兩次只

要來兩個銅板的手，在人面前閃動着。

人羣漸漸稀散下去，把擁擠着大路給打通了，說他們爲了演唱的人技藝不好，倒不如說怕討銅板。但也有些人在絮叨着，「唱這樣壞，還要銅板。」彷彿唱的人只是白唱，專以唱給他白聽那樣才好。

費了好些時候，叫了不知多少聲「先生」「少爺」和「小姐」，賣藝人才算央求到五個銅板，他不能不唱了，於是又拉起胡琴來。那些散去的觀衆，漸漸地又集攏近前來捧場了，他門知道他不會再伸手麻煩人的，所以走回來一點也不心虛，正預備聽第二段好戲。

「唱！唱！快些唱！」孩子們等得不耐煩，接二連三喊起來，「收去銅板，更要快些唱！騙人可不成！」

他知道，唱一遍，自己就要吃多少苦，他真恨透自己的身體不該壞到這種程度，他管了不得這許多，累也罷出汗也罷，號叫也罷，他總要再應付一段才行，於是，隨

着胡琴又唱起「五家坡」。頭一句就給他一個大的打擊，因為這一句費時既長，調門又要高，他唱不上去高音，倒把一些觀衆都引得發笑了。就是一些孩子們，似乎也聽出這一聲不大順耳，趕忙吵着不好，要求他另換一個好聽的調子，他們却沒有想到調子全不難聽，只因他唱得不夠勁兒，給原來調子留上一層污點。好在當他接唱到第二句時，倒還像樣，孩子們樂得接下去聽。也不要再改換了。

忽然，人羣哄然散開，這賣藝的人不待唱完，也跟着溜得無影無形了，他一看這情形，不待思索，從已經的經驗中，早就知道那是什麼原故。果然，後遠處踱過來一個巡捕。

人散開去，弄堂大路空出來，孩子們又來開始他們的遊戲，有的撕打着，有的圍着小食擔子買零食吃，適才的一幕，已經被他們忘到腦後去了。

夜生活維持者

她從床上掙扎着好一會，才坐起身來，腰痠痠的，身上的骨架宛若癱軟了似的，覺似乎也沒有睡足，但她却不能再躺着了。

小亭子間裏閃出暗淡的燈光，冬夜的寒風吹着小玻璃窗直響，她一邊穿着衣服，一邊打起冷戰來。外面，可想而知又是一個寒冷的夜。其實，冬天本身就是個冷的時候，夜裏還有不冷的麼！

門外過道那裏，氣爐子忽忽地響着，她知道媽媽又在替她燒飯了，有時還加雜一些鍋勺擊撞聲。油煙味在悄悄往屋裏鑽着。

她趕緊穿好衣服，看一看小鐘，已經五點半了。冬天天真短，這時候完全黑了。

她更知道自己家該遲延了，咬着牙齒抗拒着身上的戰抖，把熱水瓶的水倒到面盆裏去洗臉。當她的手一經放進熱水中，身上似乎跟着暖了一些，等她洗過臉之後，身上完全暖過來了。暖是暖了，骨痛腰痠的苦楚，却緊纏着她不去。

才只是個十七歲的年青姑娘，那多病的身子却比上了年紀的老人還柔弱，說起來她身子弄得這樣壞，還不過是一年多的事情。但她後悔麼？不，爲了自己生活，爲了養活老年的媽媽。

去年她十六歲時學習着在夜裏到遊戲場到客棧裏，到馬路上去作那人所不齒的事情，先還有些羞慚，過後，明白了她的命運之後，她也就滿不在意了，儘管別人怎樣瞪起卑視的眼睛望着她，她全不理會，她明白她作這營生和別人到廠裏寫字間裏作生活是一樣的。

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去了，她的身子也就被糟蹋得不像樣了，一想到這裏，她就覺得非常痛心，她就認爲自己在人世這一輩子算是白作了一回人，而當她眼望着別個

同年紀的有幸福的女人時，更容易對景傷情增加起自己的喟嘆。

父親，死去了，哥哥在一個難忘的日子裏像仙人似地一去就不返了，於是，她同媽媽就墜入新的困境中，受着生活的磨難。

現在她已經洗好臉，正在擦粉，擦完粉，吃完飯就要到街頭上去，當她在暗淡的燈光中對鏡望着自己黃瘦的臉面時，吃驚得自己宛若變成了三十上下的人了，青春，如果說青春是值得人惋惜，愛慕的話，那她這一輩子再也追尋不出她那有意味的青春來。

媽媽常常爲她擔心，自己的女兒是自己的一塊肉，眼看她的健康日漸毀壞，還有不心痛的麼！她老了，作什麼事情全無人用，於是全家生活的擔子就負在女兒的身上，使她受盡了殘酷的摧毀。她爲自己的生活悲哀着。無可奈何地她只能從旁幫助女兒多作點閒事，譬如買小菜，燒飯，打地板，泡開水一點零事，全由她自己來作。餘出這些時間來好使她多多休息休息。這一點，女兒完全知道，但因此更給她添出過分的不安來，因爲她看見母親蒼老的樣子，一陣劇風就可以刮倒她的身子，真不忍心叫她多

作一些沉重的工作，她愛護媽媽的情意，正像媽媽愛護她的一樣。事實上因為她每次回到家裏來時全無一點精神，不能再多作一些事情，也只有讓媽媽多費一些氣力了。若果是她的進項能夠好起來，那她倒想僱一個人，侍候着媽媽，叫媽媽歇歇身子，只怪她這營生並不能如設想的那般美滿，不能多得些收入，心裏想到的事情也就作不到了。這冬天，老人家作事是更不便當的。

前幾天，一連三個夜裏，她沒有接到她的顧客，眼睜睜的看着電燈熄滅，天亮了，白站在街頭，遭受那冷風的襲擊。回到家裏時，身上凍得都發青了，兩只腳，直待兩個鐘頭之後才還過暖來。

並不是她一個人遭遇到這樣撲空的生意，別的和她的姊妹們，有好多也全白站到天亮，比起來她還算好一些，因為她究竟還年青，至於那些年紀大一些的，憑她們怎樣擦粉打扮，還是沒有人理會，在她們這項生意中，可以說年紀規定着生意的興衰。

媽媽把飯菜作好，一碗一碗端進來，全是熱氣騰騰的。她已然把自己打扮好了，坐下去和媽媽一道吃夜飯。玻璃窗上掛了一層水氣，把窗外的黑暗給擋住了。媽媽選好吃的菜往女兒飯碗裏夾着，女兒却又生怕媽媽吃得少，一壁推讓，媽媽却說到街上去的人不比在屋子裏，一定要多吃些才能抗寒。吃着飯，兩個人全覺得身上暖起來了，屋子裏也跟着熱起來，添了生氣。

當媽媽把女兒送出門口時，心裏面一邊擔憂她的身體莫受涼，一邊又期望她能夠不白站一夜，她也就夠寬心的了。

送別

鑼聲響了，這是昭示送客人們快下船，船要開了。

我同妻，她抱着我們一歲的孩子，慌忙走下船。船上送客的人一個跟着一個從跳板上下到碼頭上。原立在碼頭上的人也全瞪起緊張的眼色朝船上注視着。我們走到碼頭回轉身子再看看要送的客人，啊，他的眼睛已然紅起來了。外號風流才子實際上才貌全無的振帆君，他却有的是熱情。

這是第二次了，在同一碼頭，送他回同一的地方去。說他是我的朋友，還不如說是同鄉好，我們兩家的距離還不到三十里。可惜的是家鄉地方已然不是中國的版圖了，就因為這種關係，他由於耐不得故鄉的不如意，才老遠的跑到這裏來。

記得二年前我送他回鄉，那是因為他在這里失了業，生活無法維持，所以才不得已的上了歸途；而這回，却是因為這里事先已定好了職業，才大老遠的從故鄉跑出來，不料到這里時，職業又發生變故了，他在我家住了兩個月，什麼事情全活動不到，他迫不得已又得回家了。願人世的幻變莫測，這話現在讓我證實了。其實，振帆君何曾意回鄉，否則他也不至懷着滿腔希望第二次再跑到這里來。

太陽突過層層的雲彩，終於托出它那輪紅紅的光炎來，江面上照出來片片金光，宛若一面破碎的鏡子。江水，船隻和太陽，似乎全沒有留心人們離別的悵情似的，儘在那里自在逍遙，但在振帆我們的心里却全在翻着重重圍困的難言的惆悵。

本來，回鄉也是一件好事情，一來可以會見鄉里人士，互道離腸，觀察鄉間別後社會生活的動向；二來也可以藉此瞻顧一下別後的鄉間景緻，而我覺得最難得的就是吃吃鄉間的特產。然而，我們的故鄉，你回去了除了往死路里鑽之外，再別想作些你自己預料好的事情。

「你們回去罷。沒有關係，一二年之內我還會回來的。」

振帆君突的開口了，他的話說得那樣不自然，人家真會以為那是從喉嚨里擠出來的。他歪過頭，望着遠處發呆，我猜到這一刻他的眼淚定然流了一大陣，果然不錯，他掏出手帕來一連擦了好幾擦。

我原是來送他行的，站在碼頭上半天沒有開口，却儘在呆想些往事，把時間生生耽誤了。突然，船上放了三聲汽，接着船身就動了起來。

現在，我回答他什麼話好呢？我既不能夠在事前替他找到個安身的職業，現在又不能拖他下船留下他，反而叫他為這次離別種下深深的創傷，我可用什麼樣的話語才可以慰藉他的難堪呢？

「是的，沒有關係，人多走幾趟，換換環境，在生活史上是很可記憶的；而且又很可以藉此增加一些生活上的閱歷。我等候你一二年之內再回來，我們再來聚首罷。讓我們彼此多多努力。我相信你會回來的。」

急了半天，眼看着船離岸已經二尺多了，我才回了他的話，我說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自己當真不知道，說到慰藉別人，那簡直好笑。

「老虎，舉手，再會。」妻伸出孩子的手，和振帆作別，孩子把那只小手搖了好幾搖，倒把振帆君搖笑了，這應該是破泣爲笑吧？

「老虎，再見，再見。」

他也伸出手，搖了兩搖。孩子望着笑。

紅綠的紙條結成一面網，在船邊和磚頭中間展伸着，一片送別聲，在網中流蕩，淚珠似乎也從網的兩端流通着了。手帕到處飛揚，像一些小幡。

「你們回去罷。」

過一會，振帆君又開口了，他這回說的話很有氣力，簡直像鋼鐵上碰出來的，而他那挺直身腰精神振作的樣子，正在表明他回鄉之後不屈不撓的生活路向是已然有了決定！

現在我來送振帆。不知將來我離開這里時有人送否？我們的生活全是在不安定中過着的啊。

孩子的手又舉起來了，似乎也在說：

「再會，再會。」

如此如此

孩子病了。他全身發熱頭燒得太厲害了，貼上去一塊生麵餅，一定會烘熟的，喉嚨呼隆呼隆直響，也有毛病，尤其是不吃什麼東西更是病重的明證，而到後來連媽媽的奶頭都不願含着了。幾天來孩子的精神就不振作，今天簡直是一聲不響不蹣不跳了，只是靜悄悄地睡着覺。不，他睡覺也睡得不熟，一會伸伸腿腳，一會咧咧嘴，那樣子分明是告訴人他身子很難受的。

孩子的病該不自近幾天起，恐怕要追溯到一月以前，可是近幾天來孩子的瘦像却最顯著，從前胖得下墜的兩頰，現在癯得多了。胳膊，腿也全不像從前那樣肥胖。兩月以前，誰見過孩子誰喜歡，而且還說要是參加嬰孩比賽，一定能得第一，現在見到

的人都改口說「孩子瘦了，」瘦就是孩子致病的根源。

「去看看罷，這回病的真夠重了。」

妻提議道。其實她不說我也要請她帶孩子去看了。我答道：

「我正想請你去啦。」

妻扭過臉，兩眼呆呆望着孩子的面孔，沉思一會，又開口了：

「你跟我們一道去不好麼？你就不能分點時間麼？」

妻着急，我自然也着急。爲了孩子我犧牲一點時間也是該當的，因此取消了讓妻自己帶孩子去醫院的計劃，決定同着一道去。說老實話，平常日對於孩子的健康方面，我們都很馬虎，但是這若怪我們粗心，倒不如怪我們自己也年青。我們是愛喜孩子的，只是我們對於保養方面太欠缺經驗和學理。孩子的病實在是我們作父母的人不小心的原故。

像每次孩子生病到醫院去看的情形一樣，我又在臨行前跟妻說：

「這回孩子的病好了之後，可要多方留意他的身體。」

妻聽這話大概聽厭了，不耐煩地說：

「別說這一套了，你想想你說了多少遍？」

稍停，她倒發起我的脾氣來：

「你想想你對起孩子對不起，孩子瘦像已經露出這些天了，我差不多天天說到醫院裏檢查檢查，你總說沒有工夫，不是寫文就是作稿，文章寫到哪裏去了？現在可好，把個又胖又活潑的虎兒病成又瘦又不歡樂的癩狼了。」

我沒有再搭話，無話可說，這是我的不是呀。現在不應該費化時間跟妻分裏表，而是應該把孩子的病趕快診好。

到醫院，時間正好九點，我們掛了第一號，接着上來許多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掛號處門口擠着，人人的精神都很壞，人人又都很着急。

每次到醫院看病，每次都叫人生氣，差不多每次都發生一種共同的感觉：爲什麼

自己不是個醫生呢？真急人，掛號掛晚了，要挨着次緒等待着，掛第一號，又要等醫生，院裏雖然明文規定九點應診，九點半醫生能來就是好的。還有，這些醫生，多半是神氣十足的，擺出一副令人不敢近前的架子，他們彷彿覺查出病人來看病，不是求他們的手術，而是討他們的生命。有誰能閉上眼睛想想替自己診過病的醫生沒有？醫生的面孔少有是仁慈的呀。因此，時常引起一般人對於醫生的能力的不信任事件是常有的。我曾經有幾個朋友就抱定有病不求醫的宗旨，他們說寧願受病魔的糾纏，不願看醫生的臉。

然而我還是相信醫生，孩子有病因此要看醫生。

真巧，等了半個鐘頭，給我們虎兒看病的却不夠是個醫生，他只是個尚未畢業的醫學院的學生。一看他那樣子已經就減少了一半信任力，而當他漫不在意看了一下孩子就開藥單，也不理會我和妻的報告病情時，更覺得這是個騙人靠不住的傢伙，唉！上了一次當！妻真急了，問道：

「怎麼你不聽我們報告病情呢？你也沒有好生看哪。」

「孩子沒有什麼病，就是喉嚨不舒服，吃點藥就好了。」

「喉嚨不舒服，你也不檢查檢查就算了麼？」

「檢查？」這位還沒有戴上方帽子的醫學士有些老羞成怒了。「你囉嗦什麼，相信就是了。檢查，檢查要特別掛號！」用鼻子哼了一聲，好像這句話就可以止住別人的嘴。

「你說沒有毛病，孩子瘦下好多天了，沒有毛病就瘦麼？」妻不服氣，接着說。

「你用特別掛號來嚇人哪，特別掛號也不是掛不起的，可是犯不上請你這樣的高手！」

醫學士有些急了，因為別的看病的人都在緊釘釘注視着他，他的臉上急出汗珠子來。他拍了一下桌子：

「去，快去，別在這裏發神經病，到神經病醫院去療治罷。」

我可老大不高興，妻的話雖然說的過火，但是並沒有錯！而且，一羣看病人裏面恐怕只有她一個人敢於說出口，別人，雖然內心裏憤憤不平，當面還要管他叫幾聲「先生」，爲的要求他一點歡心，好加細一點看毛病。醫生看病本該鄭重其事的才對，這樣草草率率的看，還不講道理，實在失去救人的本旨。我也替妻抱不平。接下去說：

「先生，且莫生氣吧，沒有戴過方帽子，火氣太盛了。你別看不起這些病人，沒有這些病人來看病，請問你將來可指望什麼生活？這些人是你的主顧啊，你賣的是貨色，不是擺架子發脾氣。」

他更氣，跳起來，甩動着白衫袖，要捉我，意思要把我拖出去，可是當他真捉到我的肩膀時，倒讓我把他摔了一下，險些摔個根斗。看護嚇慌神，但她還是替院裏人說話：

「作什麼？你要打人？告報院長！」

她按着鈴子，鈴子噹噹的響。

我一點也不在意，他們這是在耍把戲，我明白，只可惜我不怕。

「報告院長？」我心平氣和地說。「這些看病人就是我的證人！到底誰先動手？動手，你們能動得過我？在學校裏我作過運動員，我練過拳，你們再添十個八個也不是對手！你們能治病，可治不去別人的氣力！院長麼？我倒認得，他來更好，省得我再去找他報告你們的劣跡！我等在這裏，你們辦罷。」我這種近於流氓無賴的行徑，想不到倒嚇住了兩個逞兇的人，最後，還是那未來的醫學士上來陪了禮。

我們並不是要他陪禮就算了，實在痛恨他們的蠻橫！我們總覺得他們對待病人太不客氣，病人本是到院裏去治病，反而會因此招到一身火氣。

「預備下午特別掛號麼？」

出了醫院，妻問詢着我。

「生氣是生氣，看病是看病，只有等下午了。」我回答着，難過得很。「我們能

掛起特別號的固然很好，別的掛不起特別號的人又怎樣呢？不是還要受他們的凌侮麼？

「希望人人少生病。」

「那你還不如希望醫生們多裝出一點和氣的面孔。」

晚上，妻眼看孩子的病症還不見好，抓住我的手笑着說：

「我去學醫好不好？」

殘廢的人

這一天，村子裏來了一個陌生人，那是說，不但他的面像是陌生的，就連他那副身子也是與衆不同的，看這個小村子裏，除了他這陌生人之外，還沒有一個缺少左邊胳膊的人呢。這就是說他是個殘廢的人。

缺少一隻胳膊，在一般人們看來，也許比缺少一隻腿要好些的，其實不然，缺少一條胳膊，走起路來也真是不便當呢。那就如失了桅杆的船一般，失去了它的平衡的依據，再不易穩定住它的本體了。這位殘廢的人，因此走路時是非常吃力的。

人才只三十上下樣子，殘迹害了他全身的健康，使得他，不但消瘦異常，顏色也是枯黃灰黯的；但仔細一看他那寬大的骨骼，可想而知在他從前肢體完好時，人定然

是很健壯的。另外，也許還有使他瘦弱的原因，想來該是因為生活的不如意殃及了他的健康！像他這樣一個食宿無定的人，當然不會把身體保養得很合調的了。是的，他的身子弱得似乎都經不住風，如果沒有那一枝拐杖的話，大風刮來，毫不客氣一定會把他捲走了去，最低限度，也一定叫他立不穩脚步把他刮翻繞個仰面朝天的筋斗。

他的臉是髒污的，有如許久許久也未經洗過似的，他的衣服非常襤褸，腳上穿兩只不成雙的鞋，配上他那向前微彎的身腰，和死呆呆黯黯無光的兩眼，你就會爲他勾起一番憐惜的同情心來，一面似乎叫你替他的生命悲哀了，因爲他這種樣子，正在顯示出他的生命的脆弱來，經不起什麼風浪。「死，」彷彿正在暗地裏跟隨着他，一有機會就像警察抓捕小偷一般捉去了他的生命。他雖是個中年人，但那保衛生命拒抗外力的氣魄一絲不存了。

「你姓啥？啥地方來的？」當他討乞到每家人們門口時，就會遇到相同的詰問，這情形，和同村人們每天見面所說的「今天可好，」「今天天氣好，」「早飯吃過了

「的話語，性質是相同的，問的人既然沒有在事先經過一番思考，聽過人家的回話也滿不在意，却累得被問的人不得不因此多費上一些口舌。

依他所回答的，村人們知道他姓王，名字叫忠良，是從遠處流落來的。他是湖南人，三十五歲，過後，人們從他的往事敘述中，也知道他失掉胳膊的原本真情。他說時，就如把現時的自身又返回往昔的情境中去，說得有聲有色的，但等他說完之後，人從往昔的情境中轉回現時一刻時，他就堆滿了過分的悲痛。依他說，他從前是當兵的，十八歲起就當起來了，當兵的目的，爲的要升官發財，這完全是被動地被逼迫着去當兵的，因爲他一家人那時正困在飢餓之中，沒有人憐惜和救助。他的媽媽改嫁了，他的妹妹讓地保強佔去了，他的祖母懸樑結束了老命，只剩下父親和兄弟，父親喝酒，搥他打他，兄弟哭媽喊餓，他被迫無奈，毅然決然地到鎮上打紅旗的招兵人那裏交出去自己的身子。這一切只爲的他們不該欠租，但因爲年成不收，才弄得那樣下場！只怪東家和債主不該逼迫太甚，把他全家逼得破滅了。他想當兵之後，一朝得志，

重回鄉里，看誰敢再欺負他！那時，他不但名望財利雙收，還要向那些欺負他們的仇人報仇！所以，入伍以後，他天天希望打仗，那時上前綫簡直成了發財的去處，每個當兵的人都希望上前綫，一仗打下來，打勝了便可發個小財，而且還許升個小官。五年之中，他上過十七次前綫，可是既未升官也未發財。那些大大小小的官，彷彿早經定好了人在那裏等着呢，一有缺就補上去，永遠沒有輪到他的名下。發財麼，那些捨死忘生上前綫的弟兄們全是因為囊空如洗才來的，窮漢碰窮漢，拚死了也拚不出銅鏽來。在最末那一回的前綫上，他掛了采；在後方醫院住了半個多月，出院時，把個完好的胳膊就失掉了。不要說發財升官的美夢再無法去追求，便是想尋求個營生之路，都不可得，因為他變了一個廢人，廢人還能作什麼事情！

說完了他的故事，夾着滿腹的悲傷，他便仰起臉去望着天空，呆呆地久久地望着，就有如天空搶去了他的胳膊。聽過的人同聲嘆息，有的人不免就抱怨起戰禍來。殘廢人低下頭來時，就帶來滿眼的熱淚，他死釘着他那殘迹，眼睛不肯離開，但那殘迹

終於是殘迹了，再也不會給他長出一隻完好的肩臂來，他看什麼呢？……

舅父

「我的舅父好，你們的舅父呢？」

小時候，和一幫小朋友在一起玩耍時，時常就想起舅父來，到那時就不自主地要這樣問別人了。回答的話，自然是不相同的，有人說自己舅父好的，有人說自己的舅父不好，還有人說自己的舅父不好也不壞的，不好或是不好也不壞的舅父那自然不在話下，對於那稱說自己舅父好的人，我總給他作出不信任的神情來，我還會頗不爲然地說：

「你說謬話，你的舅父一定不會像你說的那樣好，你的舅父一定沒有我的舅父好

。」

對方的人自然也不肯服軟，就算都是小孩子，也全知道爲自己說過話爭取體面，那結果可想而知是要有着爭吵的。然而這事情是吵不出青紅皂白的，正像你猜不透究竟是鷄先生蛋還是蛋先生鷄的一樣，到後來，只有弄得不歡而散。

舅父實在是個好舅父，這就是使我到現在還深深記憶着他不能忘去的主因。彷彿現在眼睛一閉，舅父已經來在我的眼前了。

那時候，我們家里還過着大家庭的生活呢，一家裏的孩子們很多，別個作母親手頭都富裕，只有母親手裏沒有存項，她出嫁的一些錢款，都讓父親抽大烟硬搶去還欠賬了。看見別人孩子買零嘴吃，自己就饞得恨不淌口水來。但怨父親不好，累得我們享不到一點口福。幸得舅父每次來一回，必定背着父親送給母親一點零錢，他指明這是給我們留作買零嘴吃的，於是我同哥哥和妹妹的嘴裏就常有零東西吃了，不至於讓別個孩子吃零食饞得往外流口水了。

然而最使我不忘記舅父的地方，那就是他提倡我進學校這一回事。那時候，我們

的全鎮才立學堂，大人們還不信任呢，依舊把孩子送到私塾里去。這是舅父的見識比一般人不同的地方，現在想起來很着人佩服。

「送學堂裏去罷，沒有錢，到我這里來拿，官學堂念畢業能有個好事情作，念私塾有什麼用，也不是考翰林狀元的時代！切不要死跑一條路跑到黑。」

我還記得他那時督促母親的話。舅父本意，大概希望學堂里多念幾年，畢出業可以升官發財光宗耀祖吧，若是現在他還知道我這官學堂里畢了好幾次業的學生，一點時情也作不到，該不知怎樣失悔憤慨呢。也許他還要痛惜自己當年的失計。

母親聽信了舅父的話，却因此和父親起了衝突，父親一方面懷疑官學堂，一方面說家里，孩子全讀私塾，我們不能開這先例，但讓母親撞回去了，她憤憤地又是認真地說：

「不用你管這件事，你自己還沒有管你自己呢。什麼先例不先例的，沒有化你們家里的錢，就不聽人家管！我一定要送！」

舅父如果是個有錢的人，那他對於我們的關切和施惠倒不足爲奇了，實在他家中也只是僅能維持生活罷了，記得有一年鬧旱災，他家糧米不收，那年的冬天常有上頓沒有下頓的。舅父的情況並不好，但他却這樣關心我們，資助我們，怎能不叫我說他是個好舅父呢。怎能叫我輕易忘記了他呢。

他也非常愛喜我們，每逢來一次，總要化費一點時間領着我們玩，親着嘴，問長問短說些笑話，有時還講有趣的故事，引得我們發笑不止。那時我由於對父親的不滿，當真在暗想：「爲什麼舅父就不是父親呢。有舅父這樣的父親真夠好了。」

不幸我這位好舅父的老境太壞，不但家境清寒，連自己僅有的幾間茅屋也因負債被累賣掉了，幾年未回家，可不知他的日子都是怎樣過的。

姊姊

一想到姊姊，就給我多添出莫大的不安來，姊姊現在正陷在困境中，我却不能幫她的忙，使她早日脫除她的困境。然而小時候她却幫我們小兄妹作過好多事情。

說起姊姊，她簡直是我的第二母親。那時候，我們家里正過着大家庭的生活，女人們要分班燒飯的，家里種地，僱用月工和年工，飯菜全燒得很多。母親一上班，姊姊就替了我們的母親。她看護我們無微不至，妹妹連哭帶鬧有時把我都鬧急了，她却安心靜氣看顧她，那時如果沒有姊姊，我們幾個人真不知要怎樣呢，還有哥哥，也小姊姊四歲，和姊姊吵嘴。姊姊也不過十五歲，她却很能作個小母親。

到晚上，母親打發我們睡，時常對我們說：

「沒有姊姊，你們別想活這樣大，長大了可別忘了姊姊的恩情。才不辜負姊姊看待你們的盛情。」

是的，這話我一直到現在還記得牢牢的，抱歉的我僅只記牢姊姊的恩情，却沒有一絲報答她的當年看護的盛情。我太對不住姊姊了。

姊姊十六歲時，就學會給我們作鞋子，我同哥哥一天到晚在外面跑，穿鞋穿得特別費，姊姊隔不上六七天就要給我們作鞋，她因此打趣我們說：

「你兩個要作兩雙鐵鞋穿才行。」

穿的衣服，她也幫着母親作一多半，母親如果沒有她這樣一個賢良能幹的助手，一定照應不過來。

姊姊是個能幹的姊姊，是個好姐姐，所以每當有人來提媒時，我總和媒人作對，輕了時罵幾句，重了時就拿掃把打。有一次胡二爺來保媒，讓我澆了一頭水。我還跳着脚叫道：

「壞蛋東西，快滾蛋，姐姐不用你保媒。」

我央求母親，不讓姐姐出嫁，把她留家裏一直到老：她待我們好，我們不忍叫她離開。但是母親不答應，可是也說不出道理，只說姑娘大了全要嫁出去的。我們覺得母親這話說的太對不住姊姊了，姊姊幫她作了那麼多的事，她忍心嫁出去她。

我們問過姊姊，問她願意不願意出嫁，姊姊總是紅着臉，不出聲，問急了，才說：

「姊姊不走，姊姊捨不得你們。」

我們把這消息告訴母親之後，就嘲譏她了：

「媽媽，怎麼樣，姊姊自己都說不出嫁，你再別跟那媒人問長道短說姊姊出嫁的事情了。」

却好，因為來幾次媒人所提的人家都不大相宜，姊姊的婚事總未妥，這一來，一直就誤到二十七歲。到這時，我們明白過來從前留她不嫁錯誤，一面還担心着她的喜

事，希望能夠快些辦成了才好。

姊姊却是一天比一天發老，似乎臉上也少有發笑的時候，但她愛護我們的心情還是和從前一樣的。這期間，因為我在外面讀書，每年不常在家，一等見了面更顯得特別親切。想起從前舊事，常常自己不自覺地笑了，調侃着姊姊說：

「現在可不留你了，我還希望多上媒人呢。」

二十七歲這年冬天，依然是胡二爺作的媒，把姊姊的婚事保妥了，年紀大，連初婚的權利都未享受到，給人家娶作續絃去。過去之後，二年多相安無事，姊姊還生了一個女孩，雖然不幸夭折，却並未減退她對生活的淡漠，她很能安於位分作她的事情。

去年夏天接她寄來的一封信，說是男人行將另娶了，原故沒有，大概是喜新厭舊吧？她叫我替她想辦法子，而且還說出痛心的話，說她悔不該出嫁，叫她在人世上多受一回折磨。

我有什麼辦法，除非回去當面商議，然而我又不願回到烏烟瘴氣的故鄉去，她的困境因而延遲至今日不得解決。我真對不起姊姊。

老車夫

「新橋去吧？新橋去吧？啥人到新橋去吧？」

許多車夫們守在馬路兩旁，向過路人兜着生意，昨天剛剛下了一場雪，到這時還沒有化淨，天氣冷得真凶，伸出手一會工夫就凍僵了，因此，這冷意似乎也就很限制了他們的喉嚨，所以他們的語音多半是沙啞微弱的。他們全是穿着半截衣服，棉絮透出衣面翻成一團一團的，說他們的衣服爲了工作方便的原故才穿着半截的，倒不如說的因爲長袍穿不起還爽快一些。從那些破洞和翻着棉絮的衣服上，便竄進身里透骨的寒風，生生逼得他們不得不彎下腰去，把兩手抱緊，這樣似乎可以取得一點暖，抗一抗寒風和冷氣。嘴里面依然要喊！

「新橋去吧？新橋去吧？到新橋有人去吧？」

誰都在希望能夠招到主顧，一輛小車子，坐上六七個客人，不但可以收到手一部分進款，而且推起車子來，身上出汗，也不至再受寒風冷氣的逼迫了。

在路旁一個轉變處，停着一大排小車，死釘釘攔在那里，悄悄地抗拒着嚴寒的氣息，似乎它們也冷得很，全個車身大都不自主地凍透出一層白霜來。

照理說，在這新年之內，人們全要到各處親友處賀年的，往年這幾日小車子生意利市三倍，然而今年偏偏不巧，大雪寒冷凍住了人們的腳步，於是就聽憑這熱鬧日子悄悄地過去了，好像就沒有幾個人肯冒着風雪到街上來。兜生意就愈感困難。

「先生，到新橋去吧？」車夫中間有一個老頭子朝着一個過路的年青漢子兜起生意。爲了怕讓別人搶去了，先就跑過去接那漢子手里提着的包裹了。可是不對，那一個把胳膊往後一閃，說道：

「看你這樣老，誰高興坐你的車子，你推不快！」

「推得快，推得快！」連聲分辯着，「先生，我還有好處給你呢，」低着聲音說：「人家新年加價，加一個兩個銅板，我不但不加，還替你減去一個。」

那客人一聽有這樣好處，心裏先就樂了，雖說一年只有一個新年，出門化錢可以稍稍放任一點，但省錢總比多化好，因而就忘了老人家的衰老，而把包裹交出手去。他也就跟着老車夫走向車前。

「那麼，到新橋，你這車子該收七個銅板了，是不是？」坐上小車右邊坐位之後，客人這麼問。

老車夫很不自在地點點頭，再沒有說第二句話，把包裹放在客人身上，又去兜生意去了。

這老車夫總算有他的花頭，也知道運用減價方法以招攬主顧，似乎他對於生意經很不外行。就這樣的在一刻鐘內，呼呼喘喘地當真招來了六個客人。他本擬再兜一兩個坐客，那頭一個坐在車上的不答應了，他生了點氣，一面腳踢腳地踢了一陣，便大

不高興地向他抗議道：

「不行，快推起來吧，再等一刻腳都凍落了。」

那另外一個客人也從旁加入一句：

「一邊走一邊兜罷，沿路上還有人坐呢。」

老車夫只得依從了，便把脖子跨在那涼冰冰的皮帶下，伸出兩手握牢兩枝車柄，便推了起來。車輪子茲茲卡卡叫着，那樞軸上塗的滑油大概也上了凍。

這輛小車子推得果然不慢，老車夫確然加足了他的氣力，累得他呼呼地喘個不停，鼻孔下的鬍鬚上染了一層白霜，汗珠子也一滴接一滴冒出來。

這冰雪交結的馬路，推車子格外費力，偶一不慎，只消推車的人腳下一滑，全車就會翻個仰面朝天，老頭子很小心，因為真遇到那不幸事件時，那客人就要再少把一二個銅板了。

車子推到地方，眼看着客人一一走去之後，老車夫算一算少進了六七個銅板私下

裏不自主地嘆了一口氣。緊接着他又朝過路的人兜起生意來了；

「曹家渡去吧？曹家渡去吧？」

生活與生命

阿榮他們娘兒兩個種完了大麥，覺得身上鬆快了许多，像是從肩膀上放下了沉重的擔子。另外，每人的心裏都感着歡樂。作媽的，爲了過幾天可以接來一個兒媳婦，自己可以多少享一點老福，她歡樂。兒子呢，兒子有兒子的想法：他將有一個渴望已久的妻，從妻的身上他可以得到說不出口的一些好處。……

「榮兒，就剩十幾天了。」做母親的常常算着日子，而阿榮聽了媽的話，更是打心裏往外樂。

他們接這個新娘子，只要接來拜拜天地就完了，以後就成了夫妻，並不要買東西請客吃酒，這全是爲着省錢的緣故。

阿榮的家，五十多歲的老媽之外，就只是他自己一個，從任何方面說來，他早就有把妻接進來的必要！她可以治理家事，她還可以抽空到田裏做一點活，但是，爲什麼會遲延到這時候呢？這原故也狠簡單：他沒有錢。

不管怎樣，總算那一天快到了，那是比什麼都好的一天。他，同他媽，娘兒兩個都盼望那個日子快快到來。

阿榮把妻接到家裏，已經十多天了，這短短的十幾天中，不但阿榮自己，連阿榮的媽都算在內，還可以把妻也算在內，每人都似乎過着一種新的生活。這裏面，有親熱，有溫存，有安慰，有生氣，絕對不是從前那種冷落，沉寂的樣子。

兒子滿意自己的妻，作媽的滿意自己的兒媳，兒媳也看得起這一個不富有的家！這就任什麼都好了。

「媽，吃飯啦。」

第一回聽到兒媳喊吃飯的時候，作媽的正在田邊看麥芽，那時候，簡直樂的不知

道怎樣才好，因為家裏的事情，兒媳担上自己的身上了。她一邊走着，一邊就笑着說：

「媽來啦。」

媽知道正在做活的阿榮，要她來喊一下了，兒媳才來不幾天，喊男人是喊不出口的，媽見日頭比兒子同媳婦見的多，事情知道的廣，所以她喊：

「阿榮，吃飯啦。」

看阿榮把鋤頭背上肩頭，喜洋洋的走回來，做媽的心中快樂極了，望着從自己身上生下來的兒子，呆了。

西斜的太陽，接着把娘兒兩個送進屋，然後轉動着自己的光輝到另一個世界去。

隨着麥芽的露出土面，阿榮的媽竟拋下了小兩口子，到土地下睡覺去了。一個嶄新的土墳，在他們的家門的西南角堆出來了。兒子同兒媳哭出的熱淚，差不多把墳旁的雜草都燙壞了，可是，死的人仍然哭不活。

他們悲哀極了。

但不久，好了一些。

「不要再想啦，想也不想活。」

妻看着阿榮不歡樂，勸慰他。同樣，阿榮也勸解她：

「你也不要再愁了，反正她跟不了我們一輩子。」

這樣的互相解勸，把他兩人的悲哀勸開了。

不過，兩個人有着同樣的疑問，那就是

「媽爲什麼死得那樣快呢，才三天哪？」

到後來，兩個人全有着相同的解答：

「爲什麼？——就爲的沒有多餘的錢！」

好在一個月後又有了新的奇跡了，這意外的事情，增加他兩無限的歡喜，而這歡喜後來克服了一切的悲哀。

小生物，在阿榮妻的肚子中，已經佔有了一個相當的部位。

這是多麼值得歡樂的事呀！

過了年，青青的麥，已經長到一寸多高。是個晴和的日子，太陽高高的照着，阿榮光着腳，在淺水浜裏挖爛泥。把爛泥擔到麥田上，然後分散開，就算上了肥料。家家都趁這個好日子來挖泥。

腳上，腿上，身上，甚至於臉上都多少有些稀泥，但阿榮是不理會這些的，他仍然一下一下的挖，挖完了擔到麥田上。河浜裏漸漸挖出個大坑，麥田上堆了一個大團。天氣還有相當的冷，可是他的全身都在發癢，後來冒着滴滴的大汗。氣，呼呼的喘。過一會，他倚在河浜崖邊躺下了，眼睛望天。

天上有浮雲，有鳥雀，有太陽，他全都看見了。然後他低下頭往四處田間望，望着田間做活的人，望着過路的人，望到媽的墳，呆了。……

當他站起身又要下浜挖泥時，忽然看到妻在麥田上散起稀泥來了，並且已經散了好大一片，綠苗上蓋了一層黑東西。看一下，一想，不對，他急急忙忙走到妻做活的地方。問：

「怎麼，你做好一會了，快回去罷。」

妻沒有答，望着他，他身上有許多泥，她倒笑了一下。

「不要累倒了，不知道麼？」他再說。

兩人的眼光，不由的全集視在一塊地方，那包藏着一個小生命的地方。

「回去罷，到晚上我一定會弄完的。」他變成了催促。

「好，我就回去，你讓我再散一點點好不好？」

妻那樣溫柔，那笑臉，那話語，使阿榮沒辦法了，再看了看快五個月的大肚子，走回河浜去，一面叮囑的說：

「不等我再挑泥回來，你可一定要先回去呀。」說着，走着，不住回着頭。

吃過晚飯，天已經黑了，阿榮聽了妻說肚子有點痛，楞了一下，忽然他眼前伏上一片黑，但，他一眨眼就過去，對着妻說：

「你上床躺躺罷，我去洗碗。」

於是妻上床，阿榮把妻應該做的事一一做過了。心慌。然後，點上燈，跑到妻的床邊。

妻的肚子，越來越痛，起先還能同他說些話，回答他問的話，後來竟在床上滾了起來，只是「痛啲」「痛啲」的叫着。

阿榮真是沒有辦法了。想說「我要你早點回來，你不聽話，看哪……看弄到這個樣子……」但他不能說，說，妻更難過了。並且也怨不得她，要怨她不如怨自己窮，有錢僱人，不是什麼事都沒有了麼！

他怕那不幸事情發生，他祈求着。請醫生，不但沒有錢，而且鄉間遠請不到！他祈求着，只有這麼辦了。

妻到後痛的翻，滾，哭，叫，怎樣做都不好過。他簡直要哭！妻一句怨他的話也不說，更使他難受，他想至少妻也該說：「你這個窮鬼！」

過了好久時候，妻似乎好了些，阿榮也稍爲安心了。他想那不幸事件大概不會發生罷。他祈求，祈求上天保佑。

但上天是不管這些事的。過了一會，妻的肚子更厲害的痛起來。

一切事情不是上天或是上帝可以保佑到的，而是順應自然的條件的。就如：阿榮沒有錢，妻所以帶着大肚子到田裏做活，累着了，肚子裏的生物起了變化，那，到後來，經過幾番的劇痛，終於流產了。血水染滿了一床。看着那辨不清楚的肉團子，還沒有送了生命的阿榮的妻，對着在細心服侍自己的丈夫，終於傷心的說出了好幾句情話：

「我們就不能有個孩子麼？……」

阿榮只是靜聽着，緊緊的抓着妻的手，眼眶裏吊着兩行熱淚。

妻點着微弱的頭，到後用乏力的手，緊緊的把阿榮抱住了。她想說一句什麼話，可是就像有什麼東西塞住了嗓子，她半天也說不出一個字。

一九三三年三月

探
監

「找人麼」？

「是的。」

「找那一個，知道號頭麼？」

「找吳××，五十×號。」

「你叫什麼，那塊人？」

「叫×××，是江蘇人。」

「親戚麼？」

「朋友。」

「好，等一下。」

照着門崗的指示，我走進××監獄的門房，還不等我先開口問話，那門房到是一句跟一句的先問起我來。我呢，只好照他的問話，按條回答。他看起來是個三十歲左右的人，同旁人一樣的頭上有鼻子，眼睛，嘴；身上有手脚。就是有一樣事，我覺得他總有些和別人不同，那就是他的神氣，真的，一直到他問完我這一套話，他那比起官吏還另有不同的神氣，依然存在着。不由的，我忽然感覺到，這地方好像並不是屬於世界上的一部分。

「有東西麼，要看一看。」他看着我手裏提有一個紙包，問。

「一些書。」

「書要先放在這塊檢查一下，不能就送進去的。」

自然，我聽從了他的話。接着，在簿子上留了名，我就跟他往院裏走。這個還未脫離地球的院子，向我吐着森嚴的大嘴，像在等待着要把我吞嚙了似的，尤其是那些

持槍的獄卒，實在使我害怕；要不是已經走上了台塔，我真會向那位門房要求着說：「對不起，人不舒服，今天我不看了。」但我終於走進了第一科。

然後，到第二科，這屋裏的人，每人的面孔，都是絕頂的嚴肅凶狠，又全然不是門房同門崗所比得上的，這使我忽然想到小時候在廟上看到的花臉擦牙的泥像，他們之間，僅僅是身子高低和衣服的不同而已。

一個四方的板格屋，它的大小頂多祇能容下兩個人並立，我被獄卒帶到裏頭。站在那裏，面對着一個通內屋的圓板口，一個只容一個人的臉孔的地方，我這時明白我所處的地位了，知道了這就是我探看××兩下說話的地方。

「就是這地方，不許動。」獄卒命令着我，然後轉身看着對面牆上寫給監犯看的藍底白字的標語。

我爲什麼要動呢，這裏不是伸出手就會撞到板牆麼？

從板縫中，我看出隱約有兩個人，站在圓口的裏邊，這，我也明白是幹什麼的

花喇花喇的響聲，漸近漸大的傳過來，自然是腳鐐聲呀。圓口地方，在響聲停止後，露出了××的臉。

「××！」他驚訝的叫了一聲，好像想不到我在這一時會來看他似的。他的眼睛紅了。咬一下牙，像受飽了所有的痛苦，他口吃的說，「你……好……麼？」

「我一切都好，你好麼？你要什麼東西麼？你別急，冤枉的事情總有一天會明白的，我們一直到現在爲你想法子，你有家信來麼？」一口氣說到這裏，再以後應該說些什麼話，我可不知道了，不，全然說不出來了！到這兒之前，本預備有一些話，但這時忘得淨淨的，怎樣也想不起來，倒是聽他說了好一大套話。他要我們不要爲他太着急，現在冤枉入獄的人，並不止他一個，這是沒法伸述的。他又說在獄裏還好，一定不要朋友們惦念他，他又說別的話，說到後來，兩滴眼淚，清清楚楚的從他那對大眼中擠了出來。

「你到比從前胖了呢。」沒有話說，爲的避去他的悲痛，過一會，我這麼說。」

書，這回帶來幾本，檢查完了，過幾天你就會看到的。」我想起了那幾本書。

「呵，好極了……」

「好啦！」不等他說完，獄卒凶狠的說着把他拖走了。我再沒有看清他的臉，只聽到腳鐐聲同他說的「再見罷」的最後一句話。

這時，我不知道怎樣是好，不管××是否聽到，我隔着格板，急急的答着說：「好，我們再會。」

他去了，什麼聲響都沒有了，這時，那看標語的獄卒回轉身來，雖然沒有下什麼命令，可是我從他的眼光中，看出來他在催我走。於是在獄卒的監視之下，我慢慢的走出了獄門。

一九三三年三月

夢

把車子停在街邊，坐在車蹬子上休息着，他又想起那件事情了。

那件事情緊纏着他有半個多月了，即或在晚上睡夢中，也常常驚醒過來，「五十萬頭獎，」真是一筆大財！他要發財！因而他睡不熟，惦記着，盤算着。

幾天來，他當真想冒一次險，化兩塊錢買那麼兩小條航空券。兩塊錢，是他幾年來在拉車中偷偷藏起來的，藏在腰帶子裏，就連他自己的老婆都不知道。現在，他想用這絕無僅有的歷年積儲去發一筆大財了。

「五十萬，真是一筆大財。」

他重念着，可是，他總是缺乏勇氣，所以這幾天到底還沒有買。他自己想的很明

白：那麼多的號數，那能就讓自己碰上呢？自己的運命是不行的，不然也不會受這些年的痛苦了。而他是有些信賴命運的，兩塊錢因此就得以保存在腰帶中沒有動一動。

然而他是矛盾的，他又想：那，不是也難免就碰上麼？頭獎就算不敢希求，二獎，三獎許多小獎，那一獎不是都比兩塊錢多，只要能中上，那就都行了。小六子也是拉黃包車的，他上月就得了二十塊，不能說拉黃包車的就不能得獎，就沒有好運氣。

正在這時，他停車旁邊的一個烟紙店裏的小夥計們大聲地喊了起來：

「想發財快來買罷，就剩三天了，航空公路獎券，頭獎五十萬，一塊錢買一條！

櫃台前，擠着滿滿的人，發狂似地掏着自己的袋子，不猶豫不吝嗇地把雪白的洋錢交上去，然後收到了紙券，像買到寶貝似地快活地走開了，人們那樣地忙着講買，有如過一會那財氣就要離開似的，只有這一刻，買了券就會發財。他有點心慌了，他要幹幹。

「憑命由老天！」

下着最後的決心，他從車蹬上立起身，終於擠進人羣中，過一會，再擠出來時，兩條票券代替了他那兩張鈔票。

「〇〇一七八五」

「四六七二〇三」

他牢牢地記住那兩條票券上的號數，這號數，還要跟着他的睡眠記入睡夢中的。既然把歷年僅有的積蓄化過了，爲的要發大財，只有把希望都放在期待上了，他期待着兩天後的二十九號，那一天，會有一種轉變臨到他的頭上，不是「悲哀」，就是「快樂」。

但在現刻，他却是帶着快活的心情，拉着車子走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人 世

天太冷了，刮着透骨的寒風，使得他全身戰慄不止，口唇也在抖動着，他自量敵不住寒冷的襲擊，不能再多逗留在街頭一會，就以極快的速度，跑回自己的家裏。

回到家裏，那用草棚搭的矮屋中，依然有着相當的寒冷，而那從泥縫中刮進來的風，像針刺一般倒比在街上橫掃着臉面時還要疼痛。

這樣的天氣，這樣的傍晚，大概該要落雪了吧？不過，落雪的念頭，倒沒有在他的心中佔有什麼地位，使他不忘的却是生活的艱苦。

拉了後半天班頭的黃包車，交上車後，清清楚楚地還是剩着三百四十文，如果要說他的記憶力不壞的話，那麼昨天所得的用血汗換來的代價，是和今天一樣的！他

記得確確實實，兩天的三十四個銅子，都在交車後數了好幾遍，數好幾遍還是那個數目。

他把疲勞的身子，隨即坐在一只小破櫈上，恰值這時，他那躺在床上病着的女人，醒了過來，就又用着老調問着：

「今天一定多拉幾百吧？」

她是問丈夫是不是多賺了幾百文錢，她並不是對她的丈夫有什麼奢望，不過她總想，比三百四十文多些的錢，是可以賺到的。她等着丈夫的回答，好像期待那可慰人的消息似的。

「多幾百文？哼，可是錯想了，我們命定就是三百四十文罷！不多不少，又是那麼個數！大冷天，平常坐車的人，都藏在家裏不出門了，錢真是不容易賺。」

隨着他答話的哀傷，帶來了摸不清的黑暗，彷彿他們一家人的生活，將要在三百四十文之內，永遠墜在黑暗中似的。

他有些生氣，生氣他的運氣不好，不能多賺點錢，不，還不如說他切確地感到了作黃包車夫的日子之難過。

屋子是全讓都市的夜幕蓋住了，但他沒有心情像平日似地點起來油燈，他只是在黑暗中繼續着問詢床上的病人：

「怎樣？你好了點沒有？」

說是問詢，倒不如說是着急，真的，他着急自己的窮女人長着不快好的病，就算沒有化他半個錢吃過湯藥，已經夠使他不快了，燒飯，洗菜，這些工作憑空的放上他的肩頭，使他從街上帶回來的疲倦的身子，還不能即刻就去休息一下，或是睡上一睡。

草棚外遠處的繁華街面，電車聲，汽車聲，嘈雜聲，還有那隱現的亮光，全在表示出它的熱鬧，而他們這一帶的草棚區中，正相反的是黑暗與冷靜。這也正是他們生活上的一個對照。

待了一會沒有開口的病人，完全把病着的心墜入三十四個銅板的事情上了，盤算一會子，還是得不到她預想的那個樣子，她的心頭宛若她明白自己的病症不可救藥似的伏上一重哀怨，這，就驅使着她憤然地重念着一句得不到結論的話：

「爲什麼我們不能把日子過得好一點呢？」

這問題，就是讓他們尋求不到解答的地方，但他們總承認自己也是個人，所以，由於不能過到「人的生活」，就自自然然地激發出憤慨的火燄。

小板門「呀」地推門了，跟進來一股涼風，床上的病人毫不謙讓地就咳了一陣，門隨即關上了，跳動在屋中的小小的黑影子，是他們的七歲的兒子。他知道這一幕黑劇中，父親母親又是爲了盤算什麼事情，他知道父親的脾氣是暴躁的，而他今天挨了多半天的凍還是帶着空的筐回來，沒有尋到垃圾，碎物，他就一聲不響地一個人悄悄地躲到屋角上去了，像一個小鼠似地潛伏在黑暗裏。

父親並沒有像他想像到地發了脾氣，然而，他却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隨後慢慢地

說：

「小三子，你一定又沒有找到東西，來，不要怕，咱爺們兒是苦命人哪。」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

病

妻病了。

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那樣子就像睡神攝去了她的靈魂，儘她睡上一整年，她都不會說睡的日子太多了。只有吃飯時，算是她僅有的離開床頭的時間。

這麼一來，一間小屋子就顯得冷清不少，死氣沉沉地，悶的你想盡興地呼吸一口長氣都辦不到。零亂放着的一些東西，有的蓋滿了一層灰塵，有的簡直就像是因爲沒有得到女主人經心的安放在生着悶氣。這全是因爲妻的生病，使它們失去了料理的人。一個男人，除了眼對着散亂的東西嘆氣之外，總難得那麼習慣仔細地伸出兩手去整理整理。

妻的病，肉體上確是受了很大的折磨，但她少有呻吟，哀叫的時候，大概是怕我着急。就是這樣，我的精神上還是起了相當的變化，以至於無論作什麼事情，總是那麼飄飄忽忽的像天空流蕩的浮雲，放不下心去。對着當前每一件事務的處置，應該取那種步驟，怎樣作，到怎樣程度才算作完，全不能在我的頭腦裏留下思索一陣的地步。有時候，在事後發覺到某一事件着手的可笑地方，愚傻地方，當真爲自己的反常狀態担着憂。

妻病了，我也差不多病了。

可是，我還是比她強一點，至少我不像她那樣的睡！而且，我還可以代她燒飯，替她打開窗子，放外面的空氣到屋子裏，讓陽光射在她的床上；我還可以盡可能地爲她說些安慰話。

我沒有病，我是一個好人。

「爲什麼就病到我的身上呢？」

有時，在推過飯碗還沒有躺上床的一刻，妻就這麼自言自語的說一句，她是着急的。

聽她的話，我那時不知怎樣回答才好。但是，我要使妻寬心才對，這，就只有裝着笑臉陪她說：

「不要急，幾天就會好的。」

這話一說出來，自己又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了，一個作丈夫的既然掏不出錢爲妻子看病，索興就別要妻子好了，省得多累了別人。

這想頭是否正確，那我就不能斷定了，因爲另外還有些人在主張着作妻的不一定要倚賴着丈夫維持生活。

我可不因此就承認窮苦的人，不該有妻子，反之，一個男人，就該有一個妻，同樣，一個女人也該有一個丈夫，窮，富，染病，那是另外一件事。

妻病了，不知道要病到什麼時候，妻說過「爲什麼就病到我的身上呢？」

妻的入院

這一天，妻剛剛下課，依她的意思，還要改幾本練習簿，可是肚子裏的小動物在開始活動了，足足痛了好一陣子工夫，甚至把她痛哭了。

據醫生檢查的結果，說產期就是這幾天，我就急了，跟妻說到醫院去看看，該住院就住院。

妻帶着滿身苦痛坐上黃包車，走了，給我留下無限的恐怖：兩個過去的事實，很快的在我的頭腦中飛馳過去：

××的愛人，不是爲了生孩子才死的麼？最近去世的廬隱，不也是死於生產麼？呵，這事情，……………

我不敢再想了，就算這樣，我還是像親眼看見妻在醫院中的疼痛呻吟的情形。

「爲什麼不跟她去呢！」

我後悔了，但過一會就明白過來這種悔恨是多餘的，妻所以自己去醫院，不要求我同去，原是她顧慮到金錢上啊。

本來，像我們這樣生活都難以維持的人，就沒有理由再生孩子，天，爲什麼我們就不能有個孩子呢，我不承認這事情！

我正在接着想，自己是個飯桶漢子，不會抓錢（其實也是這社會不給機會給我抓錢），這時候，妻回來了。還是帶回來疼痛的肚子。

「怎麼，沒有看麼？」

看她這樣，我急急問。

「過時間了。」

「我不是跟你說，過時間就要求住院麼？」

「要兩塊特別掛號費。」

「怎麼，住院也要掛號，要特別掛號？」

我真懷疑這所謂半慈善性質的醫院，一面生着不可解的憤氣。如果，我們要是有的錢的話，兩塊錢算得什麼，說句老實話，要是有的錢，也不預備住這家慈善為懷的醫院呢。如今，慈善兩字，實在有深加清算一下的必要。

妻的肚子愈發痛得厲害了，不能說話，只是彎着腰捧着肚子哭叫。我扶着她，問道：

「那麼，到××醫院去好不好？那裏不是住院不要特別掛號麼？」

妻答不出話，但她點頭了，這回，我不能不陪着去了，多化一個人的車錢我也要，因為我不放心她！我真想餓幾天肚子不吃飯，空出點錢給她僱一輛汽車坐坐，可是我這意見讓妻否決了。

到了××醫院，我非常心虛，生怕再要特別掛號費，沒錢的人，一舉一動都在打

算着金錢，對於金錢簡直變成了可憐的奴隸。天保佑，這家醫院還沒有收特別掛號費，我的內心裏着實寬鬆不少。

緊跟着，新的恐怖又來了：

「她將是平安無事的過了這個難關，還是會變成了不幸的犧牲者？」

我們走進××號房中，妻在叫着，喊痛；我的心在跳着，怕，怕，怕什麼呢？

一九三四年八月

兒子的誕生

踏進醫院的大門，內心裏反上一陣激烈的跳動，原因很簡單，只是爲着那一件事

情：

「不知道她可怎麼樣？」

走到電梯門口，急急按了一下電鈴，我是急於要上樓看個究竟的。
門開了，白衣侍者望着這我邊幅不修的來客，挺直着胸脯問：

「幾層樓？」

「三層。」

「三層不能乘。」

沒有問他理由，也沒有和他爭執，因為這只有耽誤時間，橫豎這不是醫院訂好的規章，就是因的我的衣帽不能壓人。

用自己患難相共時刻不離的兩腿，上了三層樓。

心更跳得厲害了。

照着昨天女看護告訴的號頭，找着房間。

忽然掀起一陣嬰兒啼哭聲，忽然又止息了。從身旁敞開的門，看到屋中安置有七八座小巧精緻的小床，哭聲就是從這間屋中飄散出來的。

「自己的孩子也在這間屋裏麼？」

想着，脚步走近了要找的房間，恰好昨天見過的女看護，從屋裏走出來，看見我，向我笑着。

我猜到她告訴我的消息，將是平安的面而不是不幸的，跳動的心房立即靜止住了。

「x先生，恭喜你生了一個弟弟。」

孩子是生下了，但是孩子的媽媽可怎麼樣呢？她爲什麼不先說到當媽的身上？急得我等不得了，就問她說：

「大人可好麼？」

「大人也好。孩子才少有呢，足足有九磅重，頭才大呢。」

她說得歡天喜地的，好像這孩子就是她自己生下來的。至於我這作父親的倒沒有她那種高興，可是我的脚步，不知不覺跟她走進孩子停身的屋子裏。

由她的指示，我看到門旁第二個小床上的孩子，孩子的右手上，繫着一個圓紙片，上面寫着精巧的鋼筆字：

「Red 6x 弟弟。」

這就是我的兒子了。兒子——誕生了。

在同一時間內，勾起我的往事，要我在孩子面前默默的告訴他：

「孩子，我可知道你的出生是何等不易麼，你的爸爸和媽媽，就爲的無力養育你

，曾經要打掉你的，感謝那醫生宰價太貴，留得了你的一條生命，你能在人世上佔有一條生命，實是不容易啊。」

兒子生下來了，作了爸爸了，生活的負擔加重了，責任——也多起來了。在以發豪揚「大日爾曼」民族精神自信的希特勒領導下德國國民中，生下一個孩子，原是可以自的，歡喜的，然而我這個作父親的，却認爲，生了一個孩子，就是多了一層牽累。跟女看護走進孩子媽媽停留的屋子，看見這位新的母親帶出來古舊的疲乏情狀。她笑了，彷彿心有所慰似的說：

「還好，總算度過了死門關。」

我向她點着頭，握起她的手。作了媽媽，她當真關心起自己的孩子了，她問我：

「你看見孩子沒有？可好麼？」

鬆開手，我低聲說：

「看見了，孩子很好，在睡覺呢，只是我們都不再是孩子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

社會層

每天一到早晨，姊姊就從睡夢中把他喚醒過來：

「小五子，該起來了。」

然後，穿衣服，洗臉，不一會就踏着初升的朝陽離開家門。

一天一天地作着工作，他漸漸地有些厭惡了，不像一起初那時，他覺得怪有趣的。火熱的太陽晒着他，晒熱的石塊烤着他，地面上又在向上蒸發着燥熱，他就覺得全身熱的難挨，就像整個的人被放在一座大熱鍋裏。

看見一些在學校裏念書的孩子們，有比他大的，有比他小的，太陽晒不到，雨澆不着，風吹不上身，有多麼好！小五子羨慕那些孩子們，他因此愈發厭惡自己的工作

，他覺得自己這些時該念一點書纔對。他，對着媽媽就把這回事情說了：

「媽，我也上學去，去念幾天書好不好？」

說這話，是在一天的下午，屋子裏冷清清的，小五子很小心地等待媽媽的回話。

媽媽好半天沒有說話，小五子可就有點兒慌了，摸不清媽媽是怎的了。可是，過一會，到底媽媽又說話了，她怎麼說那樣的話呢？她說：

「傻孩子，媽的小五子，咱們沒有錢哪，怎麼能念書呢！那年你爹要不讓汽車撞死，一天多賺上幾個，也許你還能到學校去幾天，現在，現在你能隔着梯子一脚飛上天麼？咱們這樣人，到底是吃飯要緊，還是念書要緊？」

小五子想說些什麼話來的，但是，太難過了，嘴封住就不能翻動！姐姐在屋外河浜中洗衣聲，花喇叭喇地響進來，突破了他同媽媽以及小黑屋中暫時的沉靜。

小五子八歲了，已經能一天作到兩角小洋的工。他的工作，是同十歲的姊姊，一道去給修洋写的營造廠敲着石塊。大塊的各式各樣的石頭，有紅的有白的，還有青的

，每天在他的小鋼錘下，不知打出了多少碎片。然後，裝上汽車轟隆轟隆地拉走了。

「小五子是好孩子，小五子真能幹。」

每天回到家裏，媽媽就這樣誇獎他，他聽完，總是樂不迭地帶着一顆快活的心，悄悄的躺上媽媽的破牀上歇着去了。

他記得很清楚，當他第一次看到兩角小洋工錢讓姐姐給收去了，心裏樂的不知怎樣是好，差不多把一身的疲勞都忘了，——他有這樣一天，用自己的兩只小手，賺到了金錢！

有好麼幾次，他曾經向媽媽要求着：

「媽，給我兩個銅板好不好？媽，我要買兩塊糖。」

他是想，既然自己能賺錢了，媽媽一定會允許他這點小小的要求的，而且他想這要求並不算過分！不過，不對，全讓媽媽拒絕了。然而，媽媽却不是嚇止他，而是婉言勸阻他，媽那時輕聲地說：

「媽的好孩子，再等兩天罷，媽要給你買的，就是，就是咱家太窮了……」
說是等兩天，二十天過後，媽媽也沒有給她的小五子買過半塊的糖！太窮了，是的，正爲如此，媽媽纔是連兩個銅板都拿不出來。

小五子從此之後，再也不向媽媽提起要銅板買糖的事情，雖然有不免饑的流些口涎，一經他想到自身的窮困，他就把小小的願望制伏了，而在她小小的內心裏，完全明白了一個銅板對於他們比大塊的金子還要貴重。

旱

天晚了。

一連刮了幾陣涼風，吹冷了日間酷熱的空氣。

地面上的熱氣尙未退盡，無精打彩地王阿興在田間小路上走着，預備回家去吃晚飯。已經是半百以上的老人，爲了生活，還是不能在家裏靜養，休息着，而他是每天天不亮就肩着耙子或是鋤頭下田的；土地就是他的寶貝。他有着中等身材，但因爲連年過度的勞動，上身有些彎向前去，後背上自自然然地露出個小駝背來。皺紋掛滿他的臉上，嘴巴下的鬍子，大概是無暇整理的原故，亂茸茸地散成了一團。身上的短褲褂；汗水染出一片一片的痕跡，有如布料上原來製成的不規則的花紋。

兒子緊跟在他的身後，是一個膀大身寬非常健壯的年青漢子，赤着的上半身和捲起褲襠露在外面的下腿，皮膚的顏色和面色一樣，是紅中透紫的，另外還伏有一層光光的油漬。

路上的小草，萎伏着身腰，天氣熱得他們連抬頭呼吸一口大氣的餘裕都沒有。

一天的時光又過去了，還是沒有落下一滴雨水，即或連一片浮雲都很難在天空上尋求得到。但人們是何等的需要雨水呀！已經有半個多月沒有下雨了，照這樣再旱下去那還了得！

王阿興父子兩個此時有着滿腹的愁惱，也是爲了雨，幾聲長嘆正表白出他們難言的苦衷。

一邊走着，王阿興一邊注視着西天的紅霞，爲什麼不是雨雲呢？明天，看這情形怕又不是落雨天。河浜裏的水，漸漸減少，人們用水反倒加多，說不定再過幾天只剩下乾涸的河身。

「真怪，這樣早！」

低語着，但是已經讓兒子聽見了，隨便附上一句：

「誰道這是怎回事！」

說完話，呆呆地把身旁田地看了一遍；所有的田禾，都披上黃尖黃葉，眼看要枯死了。他剛想藉着田苗本身說句什麼話，不料爹爹先他開了口：

「要快點走呀，吃完飯還要車水呢。」

是的，車水的工作，目前是頂重要的一宗，現在的田地裏，不需要耙鋤，只需要「水」！

「啊，」兒子一面回答，一面另外提議着，「明天白天也別下田了，來車水罷。」

說完，他就加快了脚步。爹爹沒有回他話，他在忖思着兒子的意見。

到家了。

三口人的家，吃起飯本來很簡單的，這些日以來，尤其簡單！不，該說是緊縮罷，縮得每餐除了糠粃加雜的米飯外，只有一碗鹹菜湯。這，王阿興的心裏還不以爲足，他倒想一家人不吃一粒米纔好。他料到久旱之後，一定是個歉收的年成，將來米價一定暴漲的，爲顧慮到日後，眼前就應該節省。然而，無論怎樣節省，減縮，人活着總是不能不吃的，他在飯桌上眼看兒子狼吞虎嚥的情形，心裏就覺得陣陣發痛。

兒子又何嘗捨得多吃，實在是一天的勞力消耗後需要酬報呀。

「阿大，我看你倒比從前能吃了。」

王阿興話到唇邊停了好幾次，到後終於痛心地说出來這句話。他是不痛愛兒子麼？不。但他又恐懼年終的歉收，他怕那不幸的結局，因而他忍不住說出這樣苛薄的話語。

兒子死釘着爹爹的臉，沒有回話，僅只叫了一聲「爹」，這雖只是一個字，却含有一番說不出口的隱痛在着。媽媽替兒子鳴着不平，狠狠地說：

「你還不讓他吃飽麼，不吃飽那來的力氣！沒有力氣能作出麼？能車水麼？」吃過飯太陽已經沉入西方的樹梢後，王阿興也不歇息，竟然忘記了每天飯後照例要抽的一遍旱烟，催着兒子一道走出家門。

他們往水車所在的地走去。

太陽光透不到的地方，蚊蟲一團一團地飛舞着，有幾次險些飛進王阿興的老眼內。涼風依然拂蕩着，十分可人。有些水車，奏出它工作時的響聲——人們在車水了。半個多月以來，每天晚上，總是讓水車聲攪擾着全村的安靜，狗叫聲也只不過像蚊蟲叫喚嗡嗡的一般渺小。

「風怎麼不吹來幾陣雨呢。」

「三官屯求了三天雨，爲什麼還求不來半塊雨雲！」

「米又漲了二百錢，過幾天要打開一塊頭的關口。」

「天老爺修修好罷，下一場雨罷。」

「河浜裏的水，只剩二尺深了，泥底子看得清清楚楚的。」

「菜也漲價了。」

爹兒兩個一邊走着，一邊聽到田裏別人的話語，其實這些話句句都是他們要說的，句句話對於他們都是需要的。

天涼了。地上熱氣消失了。兩個人離開家門時原是帶着滿身飯後的熱汗的，到這時，停止了發散，但油漬的成分還沒有減退。

他們的鄰人阿黃，坐在水車棚底下看着老牛車水，趁這爹兒兩個從身前經過，搭上一句話：

「你們兩個是車水去麼——你們的田還算好的呢。」

「謝你的吉言。」

王阿興說完話，不願在這上面多耽誤工夫，就走過去了。他知道自己的田比別人好在什麼地方，不是每天夜裏往田裏車水也比別人多車幾個鐘頭麼。兩個人，每夜都

要在半夜後纔能回家，累的那種疲乏樣子，甚至連走回家的多餘力氣都沒有了，身子也不是自己的身子了，而是變成了負在脚上千斤以上的重擔。

看見別人的牛車水，王阿興想起自己的牛，去年他們是一條牛來的，去年牛幫着作了好多事；來年收成也很好，偏怨穀價太低，好收成倒落得賠上了一條牛，償還從地東家借穀的債。現在沒有牛了，天天用人來車水，天天把人的身子累得像牛皮糖一般的軟。

他們的脚，踏上水車的登板，開始了車水工作。

田裏面，黑的地方漸漸的擴大了範圍。

車着，車着，天漸漸黑下去了。他們的身上，出了大量的汗水，衣服緊緊地黏在身上，如果不是防備蚊蟲，他們不會再穿這些衣服的了。

隨着工作的前進，兩個人都感到些腿脚的酸痛，正在這時，水車花刺花刺的聲音變成伊吾伊吾的了。

「爹，腳底下沒有水上來呢。」

兒子說完，就跳下水車去察看，在同一時間內，掀起一片驚人的叫喊聲，先是雜亂的，隨即變成悽慘的：

「河浜裏沒有水了！」

「水乾了！」

「水乾了！水乾了，這可怎麼好！」

天完全黑了。

一九三四年八月

賣瓜者

五十多歲的一個老頭兒，看着一個小瓜攤。

這裏是一條小巷，瓜攤擺在小巷中一間草房的房檐下，這間房也就是他的住屋。草房是連脊的，一共有十多間。面對着這條草房的是連脊的瓦房，每間房頂上都安有一扇方玻璃，大概是天窗吧。

兩面房檐下小巷的路，是用碎石鋪成的，因為年久失修，石子有的傾斜了，有的脫落了，有的讓孩子們拾去塞房屋中的老鼠洞去了，路上簡直找不出一段完整坦平的，常常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跌倒了。

一些隣人，都叫他「怪老人」因為他是一個「孤身」的。別人都認為他的日子過

得很無聊的，但他每天總還是照樣活着，按時起居，作他的小生意。

他的主顧是些小孩子，他很和氣，孩子們願意在他的攤子上化費掉從媽媽手中哭喊着要來的幾個銅板。還有，他是非常愛惜孩子們的，常常用手摸撫着他們的骯髒臉龐，或是玩着他們污黑的小手，孩子們因此更願接近他這個老頭兒。

他買回來的瓜是黃色瓜，有大的也有小的，隨後到巷端的井口去刷洗；洗瓜皮上的泥土；他洗的才是經心呢，那種仔細，小心，愛護的神情，很像一個父親對待他的兒子似的。

每天，在他的瓜攤旁邊，總是圍着一些孩子們，給巷中平添出一種熱鬧，孩子打鬧起來，爲了息爭，安慰孩子們哭叫，有時他會奉送一個瓜的。

他上市是隔四五天一次，臨上市的前一天，就是他的瓜要賣完的時候，同時，也可說只剩個壞瓜的時候，不過他還是能如數賣掉的，他減低售價，孩子貪圖便宜，就完成了交易。

一條小巷本沒有多大，住在巷裏的人天天相見，日久天長，大家都變成熟人了，可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內情的，他的嘴，像漆封的一般，從未向外人說過他自己的身世。

有些人就以爲他是一個老跑腿漢，一個沒有討過女人的男人。

其實，他不但不是個老跑腿，反而是個兒女成行的老人，他原是在揚子江邊某個鄉村種田的，某一年的大水災，衝散了他的家園，後來剩他一個流落到上海來。都市的房屋是昂貴的，沒有事作很難生活，他因而想出這個營業；幾年以來，他即在奉行着夏天賣瓜冬天賣葫蘆的生意。

賣瓜時，他坐在一個小竹凳上，右手搨着一把芭蕉扇，扇子因爲燒飯升炭火時還搨，染上了許多炭灰，染出一片一片的黑漬。

這樣的老頭兒，每天按部就班作着生意，時間過久，別人也就不以爲意了，可是有一天，誰也不知是什麼原故，他坐在凳子上看着瓜攤，好模好樣地忽然哭起來了。

哭以前，他呆望着頭上窄小的天空，孩子們買瓜他不知道，直到把銅板放在他的手中，他才眨一眼。

哭一會，他收束了瓜攤，關上草房的門，把身子躺在破板床上。一些隣人，由於好奇，男的，女的，老的，小的爭着往窗口擠，打算看個究竟。

他在哭，更厲害地哭着，鼻涕，淚水都淌到床舖上。

可是第二天早上，他又按時擺上了瓜攤。

「你昨天怎的了？」

「你哭什麼呀？」

「你有痛心事麼？告訴我們好不好？」

別人到瓜攤前問他，他不答，只是不住地搖着頭，人們逼得太緊了，他就故意差

開話頭反問着說：

「你們要買瓜麼？今天瓜好哇。」

他自己笑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

小辮子

他的名字叫楊大可，但同學們都叫他「小辮子」。

在他的左後腦上，梳着一條長髮辮，這就是同學們給他起這個綽號的原因吧？

是的，像他這樣一個十二歲的男孩子，實在沒有理由留着一條辮子，問到他，他說是媽媽的主意。

「你不好自己剃了麼？」

如果是別人問他這句話，他會認為又是要戲他的，可是問這話的是我，是他的先生，他就不得不鄭重其事地回答我，他說：

「媽媽不讓剃，媽說這是還什麼愿，我也不願留呀。」

不錯，從別人一叫到他的綽號，他就紅臉，似乎有點怪難爲情的，我就知道他也是討厭這條辮子的，可是我因爲猜不出是什麼道理，所以這樣問。那麼，他是受到媽媽的限制了，不，是受着舊社會制度下迷信心理的影響了。

孩子倒不缺乏聰明，樣樣功課都答得出，作得出，而且還寫一手好字，說句老實話，他的字，我這作先生的真都有些比不上。遊戲，踢皮球，他也樣樣能，只不過一當別人抓住他的辮子時，他就像作了錯事的孩子，讓大人發現到了似的，一聲不響着就往人少的地方躲去了。

他時常遲到，其實可以說天天遲到，遲到的鐘點，總是半點鐘，他來時，悄悄開開教室的門，向我行一個禮，就走到他的座位。別的學生們，這時就把視線從書本上移到他的身上。

爲這事，我非常不痛快，曾經嚴厲的責罰過他，罰他站立，罰他背書，罰他擦玻璃，還罰他掃地，我是作先生的，總不能不立個規矩給別個學生看看的，也就是以

做百的意思。他才怪呢，無論我怎樣責罰，都默默接受着，不哭，不喊，也不反抗，可是，如果問他是什麼原因，他却至死也不說，好像有什麼爲難的地方在着。有一次，我重重地打了他一頓手板子，兩隻手都紅腫起來了，因爲他既說不出遲到原由，又偏是天天遲到！他的右手和左手一樣腫了起來，所以下一課寫字堂拿筆管就不容易了。

「你是一個殘暴的先生啊！」

我看他那情形，非常後悔，如果不是在一羣學生面前，真要跑到他的身前，拉過他的兩手，重重地吻上幾口，以贖贖我的罪惡。

他不但常遲到，手上，衣服上還常「染着一層鐵鏽，我覺得這是與他遲到有關係的，就想法探究一下，然而，還是白想，問他家裏是作什麼生活的，都有什麼人，他也同樣不回答我，我的探究得不到結果。

有一個禮拜天，我用的一只洋鐵壺不知怎的漏了一個洞，若是不修補簡直就變成

了廢物，我決計去找洋鐵壺舖鑲補鑲補。

我們這學校是沒有聽差的，就以我這作教員的來說，如果想喝開水，都要自己去泡，自然鑲壺也只有自己出馬了，哼，想不到，我找到的洋鐵舖正是小辮子媽媽開設的。他正在嘮嘮嘮地用木棒打着鉄片，看着我，紅了紅臉，然後把壺接過去了，並告訴他的媽媽我是什麼人。

他的媽媽除了要請我在她的孩子身上多多分心教導外，並請我原諒他每天喚到半點鐘，因為那半點鐘是他的工作時間，我這才知道小辮子每天遲到的原因。他家的苦況，我也從他母親口中聽到了好些。這愈使我覺得過去責罰他的罪過。

「小辮子，你是個好孩子，你是個苦孩子，是我錯責了你。」回校時，我這麼重覆着。一面呆呆地注視着修好的洋鉄壺。

一九三四年七月

在鴉片小賣所裏

一個朋友領我走進了一家鴉片小賣所，它的名字是「醉仙居」。

時候是在夜晚，一進屋，就彷彿置身在別一個世界裏。在這個世界裏，沒有光明的太陽，沒有清新的空氣，它有的是刺激性強烈的異香，和烟霧迷濛中時隱時現的一些晦冥的燈光。大概這就是仙人們醉臥的福地了。慶賀我自己，也作了一次仙人。

一間大屋子，相對地搭着板炕，兩面炕上全躺滿了人，小的烟燈，香的烟味，「吃啦」「吃啦」的烟嘯聲，驅使着所有的人們走向仙境。

「來麼，你老。」

就像飯館裏的堂倌似的，一個手裏端着烟盤子的侍者，向我們打着招呼，然後就

往那大炕上僅有的一塊空餘地方上讓着。

虧得他這麼一喊，把我又重叫回人世，而我面前的一切現象，就隨着脫出了仙境。

我的朋友，一個在哈爾濱世面混了好些年的人，對於社會上的事情，是有着相當經驗的，他站在屋地上一動不動，僅只溜着斜視的眼睛。他這麼着是有作用的，不錯，那個侍者改換了話頭！

「啊；你們先生要到雅座麼？」

問這麼一句，還不等我們點一點頭，他就又接着喊：

「雅座，兩客！」

跨出大屋子，跟着我的朋友走到後院，那裏就是雅座，一小間一小間的單間，猛然一看，和飯館的設置沒有什麼兩樣。在我，是沒有想到小賣所中還分着座次，局面竟有這麼大。

可是，我爲一種女人的怪笑聲弄楞了，就向我的朋友悄悄地問着：

「怎麼，這裏還有女人來麼？」

「不是，一會你就知道的。」

等他說完話，我就陪他躺上雅座的板炕上，一鋪小板炕，讓我們兩人躺下身子，中間只能容下那一只烟燈。侍者走過來，拿出兩個烟泡，一面笑着說：

「二位先生，叫一個玩玩吧？」

我的朋友望着我笑，我明白他笑的意思了，他是回答我剛才問他的問題的，我才知道這裏的女人是屬於賣淫一類的。

「怎麼樣？」

他徵求我的意見。我搖搖頭。

這一來，可讓他見笑了！

「老朋友，南邊北邊走這些年，還沒有學一點乖玩意兒。叫一個，一定要叫一個

L。

他打發侍者去了，我也不敢多說什麼話，反正我是來觀光的，多看一點，自然是比看不到要強些的。不過，說句老實話，在這類場面上，我實在是個低能兒，甚至於一提到就要紅臉的。

我看我的朋友燒烟。因為事前和他定好，我是絕對不吸一口的，所以他燒好就自己吸起來，再沒有向我謙讓。我看他吸着，烟一口一口地噴着，忽然間，我感到這事情很有詩意。從燒烟，到吸在肚裏，再把餘剩的烟噴出來，這還要有相當的藝術修養才行呢。可是，我一想到這一枝槍，可以毀壞了一個人的一生，以及現在的「滿洲國」，在××帝國主義者的指使下行使着雅片公賣來消滅滿洲人民反抗的雄心與勇力，就把感到的詩意全驅散了，而那飄散着的烟霧，對於我恰是一層突不破的愁雲。

當那個女人把黃瘦的臉孔露在門口時，我立起身和我的朋友告辭了，我跟他說：

「朋友，不行，我有點不舒服，頭痛呢，讓我先回去罷。」

還鄉記

「上海——別了」

一九三三年五月的一個早晨，我擺脫幾個朋友好意的勸阻，毅然，坐上黃包車，一直坐到黃浦碼頭：我要乘船回到幾年來沒有歸去一次的故鄉，我要看「新國」度裏的故鄉，它和從前改變了多少模樣。

送我的是平與瑞，坐了兩輛黃包車跟在我的車後。

當我坐在黃包車上時，由於返鄉心切，就不時地低聲重念着：

「吉林，我的故鄉，幾天過後我又和你會面了。」

但是我同時又想起後面兩車上送行人給我的警告：

「你不要把回家當成一件樂事，大連的難關，也許這一下就把你葬送到另一個世界去呢。」

聽人家說，幾個水陸入口，檢查上岸的旅客非常嚴厲，還聽說有好些青年在檢查下喪失了生命。

不過我不管，我也不再去想它，越想越添煩惱，要不是猶豫這種問題，四月中我就走了。

碼頭上來往的人很多，爲的避免麻煩起見，我把兩個送行人打發走了。

看到上船的人，穿梭似的有好些個，我的心胸就隨之寬了不少，我就那麼想：

「他們都可以往東北去，爲什麼我就不能呢？」

在售票處買了一張船票，提着個小皮包，我就從人堆中擠上船了。

「大連丸」就是船的名字，記得初來時也是坐着這隻船的。這倒是想不到的一件事。

艙裏的乘客，滿滿的，有的鋪好鋪蓋躺在上面閑談，有的人彎着身子解行李，我

馳簡直連插足的地方都得不到，虧得茶房修好，替我在鋪蓋中打出來一條小位置，使我得以把皮包放下了。

「不要急，開船就有地方了。」

他這樣老練地告訴我，然後又到別處去忙了。

開船的鑼聲，不一會就打起來，送客的人，紛紛地往艙面上走，他們道別時那種親熱忙碌的情形，倒使我感到意外的孤獨，冷落。

我走到艙面上。

船漸漸地離開碼頭了，送行的人，船上的人，有的搖手，有的拉着紅綠紙條兒，我也揚起一只手搖擺着，可是我不是和岸上的人們辭行，我是和上海，不和中國作別了；我是要離開中國的上海，回到連次殖民地都不如的故鄉去了。

搖着手，內心裏跟着暗暗地說句作別的話：

「上海——別了。」

「大連丸上」

船把熱鬧的上海拋在身後了。

五月的江風，又涼爽又暖和，站在船面上接受這種偉大的自然撥給的賜與，有着說不出口的愉快。黃浦江水，依然和五年前初來時一樣的渾黃，兩岸的田陌，也和五年前沒有什麼兩樣的地方，只是走在吳淞近傍時，那却有着顯著的分別了，五年前的吳淞一望盡是歪斜欲傾的瓦屋，人，鎮裏鎮裏外地出入，是一個繁華的地方現在，迥乎不同了，擺出來的是一片殘跡廣——大的瓦礫場。

船走出江口，一到海上，就像脫離了陸地另到一個世界上，風更比在江航中大多了。

這是東海，這也是太平洋，這些年流在東海裏中國人民的血水，不知能有多少，未來太平洋上，也許還有血染洋面的一天呢。但在當時，我既然尋求不到水中的血跡，更無處去追尋未來血染的蹤跡了。

我愛海，海是偉大的，尤其是它那雄湧澎湃的浪濤，更顯示它偉大的力量！船面上的人少些了，我也走下艙裏，是的，像茶房說的話，船開後，艙裏就不擁擠；我的鋪位，比原先擴大了地方。

同是三等艙，但在船裏是有着不同的設置的，日本人的鋪位，單靠一面，相對的是中國乘客的鋪位，在正中間的鋪位，介於中國人和日本人中間的那就是無國籍的羅宋人住的地方，一向，這船上的鋪位，就這樣的。

我不再多想用不着的事情，從網籃裏拿出一本「西廂記」，展在我的眼前的是些香艷的辭句，爲什麼要看這本書呢，——我想它對於我是有點用處的。

在青島

船走了一天又一夜的海程，第二天上午七點多鐘停靠青島了。

青島這地方，彷彿從前叫膠州灣來的，但是自從高鼻梁藍眼睛黃頭髮的德國人佔過以後，力加經營，隨着街市，要塞的建造，名字也就喚了一個新的：青島。

一個人走路，就是這點不方便，眼看着船停岸後客人一幫一夥地走上岸去遊玩，我却只有死守在船裏，兩件不值錢的行李，足夠留下我的脚步。

卸運機「花喇花喇」地響，聲音一陣緊一陣慢的貨物跟着就運到岸上或是搬到船裏，鬧極了。

我伸頭到小圓口窗子近旁，看港裏的水，碧綠澄清，異常的可愛，那樣子，就連一粒塵土落進去也染不了它的清白。

市裏的山峯，一當你把目光抬高的時候就會看到的，樹林，樓台，紅的綠的顏色映襯着，人們說青島市是一個大公園，看起來是不錯的。

馬路沿着高阜鋪設着，有的蜿蜒屈折，由低而高，正有如公園中的小路。

但這些全要感激德意志帝國才對，沒有他們一幫洋人來通商，現在的青島，也許和海州地方差不大遠，自然更奪不去烟台的商業了。

別人說，一到夏天，青島就成了避暑的勝地，是不錯的。青島的海水浴場更其是

名的，住在上海的人，常常有一點癮看「圖畫時報」或是別種畫報的，一定在頭腦中留有深刻的印像，就是，常會有一些穿着游泳衣的女人們，光着大腿，怪誘人的把她們的尊容印在畫報上。照片說是在青島海水浴場照的。

青島是閩人遊玩，歇暑的好地方，青島是中國的一個良好海港。但緊跟着，我就記起青島的近旁，也曾經讓鮮血染過的，只要人們的記憶力並不像外國人所說的五分鐘，誰都會想起歐洲，不，世界大戰日本奪取青島那一回戰績的，現在，那殘廢了的砲台，鏽了的砲口，都還清清楚楚地留給我們愛和平民族一些可恥的遺跡。

這時候，有些旅客上船來，他們爭先恐後地佔着舖位，爲的要保住自己本有的陣地，我就離開圓窗口躺到舖位上。

我忽然想到看一看從文去，那年吳淞別後，已經二年多斷絕了信息。他在青島大學教書，我想二年多沒有見面，人一定多少有些變樣的地方，見面後一定有些閑話談的。可是時間已經晚了，距開船只有半點多鐘，去既然不能分身，就算可以去成，時

間也不允許；給他打電話去，又怕白勞他一趟，等他來時，船開走了，撲一個空未免有些不上算；另外我還怕他上着課，下不得講台，又不能來碼頭，更麻煩了，真心話，我是想看看他，看他現在和從前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一直到船開後，我的想頭算是作了終結。

到大連

到大連是又一天下午三點鐘。

這是一個難關，過得去就能順利地回到家裏，不然，也許就葬送了性命，這一關，無異是迷信傳說上的鬼門關。

朋友們爲我擔心的就是這一關，我自己覺得辣手的也是這一關，所有從中國來東北的人，要想從大連上陸，那就必要經過這一關的。

可是到這緊要關頭臨在目前的時候，我倒滿不在意了，船上的人們說起大連的檢查並不像一般人傳說的厲害，使我放了一點寬心。

船停岸後，就有一個穿日本式的西裝青年，跳進艙裏來，他用眼睛把艙裏人打量一遍，就拋下了別人逡奔我身前走來，我知道對我有什麼詰問了，就靜靜地等他開口。

他問我了：

「上哪去的？」

我從容地答他說：

「吉林。」

「甚麼名字？」

「李××。」

「幹什麼的？」

「學生。」

聽我自認是學生，在他像是吻合了他的預料，翻一翻眼睛，接着問：

「那個學校？」

「××大學？」

「爲什麼要回來？」

「念不起了，家裏沒有錢供給。」

他又問我些別的話，像上海的學校有多少學生，校長是哪一個，東北學生有多少，我回來打算作些什麼事情，一類的話。早就預備好了，所以我回答他的話，他聽後認爲很滿意的，就離開我問別人去了。

這就是檢查，這是難關！現在難關已經過去了，我知道是可以平安地回到家裏；再沒有別的留難的盤詰和其他的關卡了。

我看看別的客人，特別是一些商人，簡直就沒有受到盤問，他們真是受到了特別的優待。

在人叢中。我擠下船，一別五年，差不多和日本本土沒有多大分別的大連，又把這樣一個小人物吞進它的大口中，我跳上一輛馬車，投人從前宿過的一家客棧

當我坐在車上時，看到街面上有些新樣的標語，雖然是破舊不全的，我仍然可以看出一些什麼「……親善……」，什麼「……萬……歲。」

夜車中

在客棧耽擱一會子，吃了一頓飯，天已經黑下去了，該是我上火車的時候。這一班夜車，是從大連直開敦化的大通車，也就是南滿，吉長，吉敦三路的接軌，對我說，這是再便當沒有的，我可以免去換車的麻煩，不出車門一步就坐到吉林。

北方客棧裏侍役們待人的和藹儘管免不了潛藏一些虛偽，仍然是值人不忘的，再用上海的野鷄旅館的敲詐來對比，那簡直是天堂與地獄的兩面。雖然，天堂是沒有看見過，地獄我也沒有到過，但我覺得只有用這兩個名詞來比較才適宜，兩個侍役把我送到車站上替我買了票子，還在別的沒有帶行李的客人票子上，爲我的行李票減去了過重加價的擔負，然後把我送上車，在坐客擁擠中，爲我找了一個座位。

我並不是因為他們好的幫助，忘記了自己本有的動力，可是，至低限度，我承認在上站，上火車辦理這些事，與其讓自己去弄，倒不如歸他們代辦方便些。

車上的坐客多極了，據一般乘南滿火車有過老練經驗的人們說，南滿車從來是不擁擠的，但這次却不同了。在擁擠的車房中不一會讓我發現到，所有的座客，除去我，僅僅是一個我，穿着囉唆長袍外，其餘的人，全是些衣服破碎的山東人，男的，女的，老的，小的，鬧的很厲害，還不住地把吃在肚子裏的大葱氣味，從嘴裏往外吞吐着。我就想：他們都是從那裏來的呢，像一羣難民似的？他們又都到什麼地方去呢？

好奇心一經揭起，纔希望能得到解答的，我想靠鼻子下的一張嘴問問身旁坐着一個男人，可是，話到唇邊，忽然又止住了，我明白像我自己這樣的一個人坐在車上，總得要裝一個啞叭才對，不然，隨時隨地，身子都有失去自由的危險，聽人家說，這裏的偵探像晚上天空的星子那樣多。

車開了，突過重重燈火的包圍，漸漸地脫離開大連省了，我閉上眼睛，像好多乘

客似地，打算到睡鄉去逛上一逛。

睡不着，大蔥味更濃地佈滿了全個車廂，我的嗅覺，怪癢的，又怪難受的。這又偏是沒有辦法的事：全個車廂，只有我守着的窗子開着，其餘的都關得緊緊的，五月的夜風，還是儘可能地往窮苦人的單薄衣裳裏鑽着呢。一直到最後，我也讓冷風吹的打了好幾個噴嚏，傷風了。

傷風也好，我還是不認可關上窗子。

幸好後來的談話，使我忘去了傷風，忘去了大蔥的氣息，那就是，不知怎地，我竟然忘記了不良的環境，同身旁那個睡不着覺的山東人攀談起來。我知道他們是從青島，烟台來的，因為在山東簡直活不下去，變賣了所有的東西，到關東來想生活。他們要到長春或是哈爾濱，敦化的，這幾個地方，不是用些人修造宮殿，就是要僱人修鐵道，他們打算靠着自己的兩只手，賣着勞力。

從清早到傍晚

一夜，坐在車中，似睡未睡的，全身上除了增加酸痛外，並未得到休息，好不容易到了東方發白的時候，我算脫除了窘狀，彷彿隨着天光的進展，振作起我的精神；我一連伸了幾次懶腰，打幾個呵欠，然後就把昏沉沉的腦袋，伸出半開的車窗外。

風很冷，但對於我的頭腦，還是一付很好的興奮劑，我歡迎它。我飽吸着這黎明前關東大陸的空氣，五年的別離，現在又回到這一塊陸地上來了。然而，這一次的重聚，是與前一時的別離不同的。現在，有一隻大瓜，已經深深地抓進這大陸上每一顆的土粒中，生活在大陸上的人民，除了加多了負擔之外，更增添了無有止息的勞動！車裏面的乘客，正是從大遠的地方，起來作奴隸的服役的，但今後肥沃平靜，豐富的關東樂土，多半會漸漸地變成一片脊瘦，荒亂，貧困的不堪言說的地方了。

到遼陽，天大亮了，一個光明清朗的白天揭露着，這可以說一聲是個很好的日子。車站上，周圍層層地圍着鐵絲網，還堆積一些沙袋。看到新添的防守物，五年前所沒有的，就想到是去年大動亂年頭應運而建的新產物，是預防某種意外的襲擊的。

路旁的農田，有些農民在撒種了，忙忙碌碌的，我相信在他們之中，固然有些人是極端服從的順民，但是，有的人，也許還是一心不二的作着戰士，時機一到，他們就會有所作爲。

到瀋陽車站，車停的時間比較多一些，旅客上下格外的熱鬧。瀋陽……。

火車離開瀋陽再往前進行，過一站就是告訴我距離故鄉更近一些。每一個車站，都是用鐵絲網包圍着，都堆着一些障碍物，白天，日子是好過的，到夜裏，想來這些車站就要變成危險的地域的。

傍晚的時候，車到了長春。

虛驚

火車往吉林開着，天黑時，我就可以到吉林。

這一段路，我是很熟的，哪一個車站靠近哪一個車站，哪一個車站上有着某種的陳設，我都能在記憶中回想出來。

車裏的人，比較在南滿車上少多了，人們的言語以及他們的裝束與臉相，都使我感到一種親切，我是回到家鄉了，見着他們，就跟見到我的家人一樣。

未離開上海以前，我以為坐在火車上，一定沒有多少人談話的，至少沒有人談論國事的，實際不然，車裏面的人，連押車警察都算在裏面，儘在談些與國政有關的事情。因此，我在旁邊諦聽着，就知道最近有一次。某要人的專車，差一點兒沒有被炸；還有省政的不良，軍隊不剿匪，和匪勾通……：……有好多的消息，都是我認為說不得的。

他們談的正在興頭上，忽然車停住了，人們往車窗外看，並沒有到站，全有些驚恐的樣子。那個押車警察更比別人緊張，端着槍，把頂門子推到槍膛裏，就一直地奔到車門口去。

「該不會是遇到劫車吧？」

我這樣想，我知道別人也是爲這樣原故才驚慌。

「怎麼回事？」

「沒有到站哪。」

「來了？」

「車壞了？」

人們這麼互相注視着說，也得不到什麼解答，等過一會，沒有發生什麼意外的事，人們就放心了一點，又過一會，知道是車頭出了毛病。

「這年頭出門真難」。

「沒有法子，可夠嚇人了。」

寬了心，人們就即興發着論斷。

車開了，警察又從後面車上走過來，喘息地說：

「嚇了一大跳，心思是那勾當呢。毛子車常常遇到這樣事情。」

太陽剩一丈多高就要落下去了，西半天映出來一片紅霞，那是一幅着色的圖畫。

「吉林到了」

太陽落了，地面上漸漸地黑起來，火車在這時停住了。

「吉林——到了。」

有人這麼喊着。

我提着手提皮包跟着別人身後下了火車。

過一座天橋，倒把我弄的有些莫明其妙，離開吉林的時候，這車站沒有修橋呀。我真疑心是我錯下了車站，但是，我的眼睛一會就指示我沒有錯，站上的「吉林」字樣，隨處都不缺少。

「吉林——到了。」

我跟着別人也這麼說了一句。

走下橋，我辨明了方向，我認出來是吉林車站。

正在這時，一幫上車往敦化去的客人，被站員嚇住了脚步：

「敦化車不開了，有一座橋坍了，剛來的電報。」

那些人就擁到他的身旁問着別的話。我知道，那座橋的坍塌，一定是有原故的，多難的吉敦路，一定又讓刮車了。

坐上一輛洋車，我往城裏去。

靠近車站附近，開了好多旅館，這可是五年前沒有的，飯館也添了幾家，看起來，是熱鬧了一些，路也不一樣了，從前是沙土的，現在是柏油的。

「吉林——到了。」

我再重念着，我覺得說出來很痛快似的。

車子在直連城裏的大馬路上跑着，有時從後面開過去幾輛汽車，也有迎頭開來的，這都表示着吉林城隨着時代在躍進着。

吉林，對我說，相等於我的親人，現在，我又重行回到了親人的懷抱裏。我歡喜，我快樂，竟至於忘去自己的亡國奴的地位呢。

進新開門，雖我的目的地很近了，我要去一個親戚的家裏，這樣，可以免去住旅館盤查的麻煩的。我又怕他們搬了家，因為他們在事變時是搬到鄉下去過的，那我就困難了。坐在車上，我看一些大廣告板上，儘是貼着日本藥舖的廣告，看來日本人的買賣很不錯呢。又過一會車夫停下車，對我說：

「先生，三號門牌到了。」

驛路一日間

在吉林耽擱十多天，有一天，坐上回家的大車，一天過後，當真可以回到家裏，回到母親的身旁了。這些天，差不多每天都盼望快快有車，然而這些車是不像火車輪船一樣按時開行的，有時，碰運氣不好，屯裏沒有車來，等十天半月那是平常的事情。

車出城了，那時正是清早，太陽高高地照着，真是可愛極了，綠樹叢叢，山巒映現，再加上溫風徐徐地播送，處處都使我感到歡快！不幸的，在這些地方，全罩上一層新的魔網，可不知哪一時才能突破！

這是一條驛路，鐵路沒有出現在中國以前，驛路是交通上的一種要道，運河可以行船，驛路可以行車，兩者有着相同的功用。不同的是運河是人工修築的，而且是當時罕有的工程，驛路只經過一點草率的開關工夫，既然談不到是什麼了不得的工程，也不夠成爲有名的古蹟。同時依我想，每一省裏大概都不缺乏這種驛路的。

一路的途程，從什麼地方走過，又經過一些什麼地方，我都記得熟熟的，從前，差不多每年要走兩次，一次暑假和一次寒假。五年一別，驛路還是從前的驛路，路旁的景物也沒有什麼改變的地方，只是我在這個過路客的身上，是不能跟它相提並論了。說現在的我還是和從前的我一樣，那我是死也不能承認的。

不過，路旁的房屋，是顯然的比起從前破落了，只是任它破落着，主人像是沒有修理一番的力量。到岔路沙鎮了，高大的房屋，磚牆，西半街燒得光光的，顯然是一種戰後的殘跡，這是沿路上最大的一個市鎮，但在暮色蒼茫中，它是隨着顯得更衰老了。

距離我出生長養的故鄉，只有三十五里路了，小時候家裏買什麼日用的東西，一

定要到這裏來「趕集」購買。逢雙數日子就是集，常常聽說逢集日街上很熱鬧，每每因為別人的話語，勾起到集上去見見世面的野心。的確，那時候的岔路河街，真稱得起是熱鬧的，大商鋪像當舖，燒鍋，金店，絲房，綢緞莊都不缺少！現在，當舖歇業了，燒鍋關門了，綢緞莊倒閉了，怎樣也找不出幾家像樣子的買賣，不知道是因為鄉村二年間大騷亂的關係，還是農村的經濟破產，又是間接地也遭受到世界經濟恐慌的迫害？鄉村也罷，市鎮也罷，城市也罷，人也好，狗也好，貨物也好，什麼都不能脫離世界單獨活動的，現在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

走出岔路河街，天就大黑了，事實上不能在當夜回到家中了，鄉村的路，既然高低不平，又沒有路燈，勉強走到車主的家裏，就在那裏借宿了。

「明天我就可以看到母親了。」

臨睡前，我想着。

回到家裏

早上起來，陰天，有點掃興，因為奔家心切，不顧一切地謝過了車主的留宿就往家裏走了。八里路，用不到晌午，我一定能走到家裏。

算一算我一路的行程：先是坐船，然後是坐火車，再後是坐大車，到這時是步行了，真是一步深一步地踏入鄉村。本來車主要備一匹馬讓我騎，送回家裏，爲的免除麻煩起見。我回絕了。

這一天，正是端陽節，有些人人家大概都起來包餃子在預備過節，我却在這時趕回家，一想到母親見面時欲言無語的親暱情形，愈發加快了我的脚步。

每過一個莊院，必有看院的狗坐起身探出頭看一看我這個生客，然後，懶懶地並不一定含什麼惡意地咬上幾口，重復又把屁股坐到地面上去。偶然看到幾個農民，看他們那種淳厚的樣子，又是愛慕又是感傷，如果我是個相信因果善報的人，一定相信他們的後代不該再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的。

我繼續走着路，開展在我的面前的是田野，是山巒，是河灣，是林藪，伴着我的

是涼風，是陰天，這就在大地上罩滿一層陰霾，——是一個陰鬱的日子呢。陰鬱的日子，使我想起來中國文學史上一個大詩人死亡的故事上，那就是屈原！據說屈原正是在這一天投到汨羅江裏喪送了性命，致死的原因，聽說是因為和楚王的政見不和，不，是因為楚王不聽信他的條陳，反到聽信奸人暗害他的流言，貶他的官職，他因對於個人，也許還包有對於國家的不滿吧，失望吧，所以在南行的途中，就看好汨羅江是他惟妙的喪身了。

對於中國文學的修養，素來就差得很遠，關於屈原被貶後一般「國學」家們認為難得的作品，像「涉江」，「懷沙」，「哀郢」那些「騷」，是不敢多所論列的，但屈原的爲人，單從他的一死來說，無論如何是不敢苟同的。對於他的死，不但不同情，不替他惋惜，倒覺得死的太無聊，太沒有代價了。每一個人如果都像他那樣消極，逃避爭鬥，那，一部社會進化史也許就不會產生了。

憂鬱的日子的後面，緊跟着就會有歡快的日子的到來的，正像一個陰天之後會有

晴天出現一樣的平常，我預祝未來光明的自由的日子，快快揚起在東北大陸上，快快脫除帝國主義的羈縛。

天似乎陰的更沉了，過些時，是可以發生一個大雷雨的，我在加快了脚步之外，還要用上一些氣力。

到飲馬河的哨口，船停在對岸，沒有一個人。我說了，過河再有二里路就可以到家，因為渡船的誤事遭到雨淋，那才是冤枉。喊，用力地喊了一陣，寂靜的大野上，立時掀起幾聲巨響，對河一座小土山，迴音在蕩漾着。

又等了好一會工夫，才從船後樹林裏的茅房中走出一個男人，我知到他一定是船夫了。他慢慢地走着，口裏銜着一只旱烟袋，「啊」算是答應了我的招呼。

河水比前些年淺多了，坐在船上看沙底清清楚楚的。船夫划着船，船往西岸動着，船杆每伸沙底就傳出沙沙的響聲。水還是清清的，我伸手盛了一把往嘴裏送着，嘗得到也沒有減去從前的甜味。

「你先生是哪來的？」

看到我這種舉動怪優氣的，船夫就把我仔細打量一番，問。

「吉林。」

「坐車來的？」

「是。」

河太窄了，說這麼兩句話，就到了西岸。謝了他，跟他道別。他還親切地說：

「先生，幾時再過路到屋坐坐呀。」

半個鐘頭之後，真下起來大雨，挨過二十分鐘的雨澆，橫過一條小山，我走進家門，五年的別離，一家人又都團聚了。母親歡喜的兩眼冒出兩滴大大的淚珠，連聲地說：

「你可想壞我了。」

旅途

西天的最後一綫陽光，在人們不留意中，鑽進山坳中去了，地面上緊跟着刮起傍晚的涼風，緊跟着揭出傍晚模糊的薄幕。雀鳥們爭先恐後飛回窠巢，好像再進一步牠們就會把生命埋葬在眼前黑暗的深淵裏似的。牠們吱吱家家的叫着，我猜到是在互道着晚安，在互相談論白天裏所遭遇着的事情。對於我這歸不得家的路人道，是在給我示威呢。蚊虫，也許還有別樣說不出口的小虫，牠們雖然說不到是喜歡黑暗的，至少牠們是倚仗在黑暗中活動着的，這時，在向我的面上猛撲，猛啃，牠們是一羣胡子，看中我是一塊肥肉。不，我這種假想，隨即證明出是錯誤的：不只是我一個人；車夫，還有和我同坐一車的人，都在遭受同樣的包圍。

天邊上是紅的，紅的晚霞像一朵一朵的鮮花；人家烟囪裏冒出的炊烟是灰的。是輕飄飄的，一陣濃一陣稀，最後到天空中漫遊去；我們三個人是疲倦的，車子一天儘走些山路，路上崎嶇不平，顛簸得非常厲害，我敢担保，如果我們之中有一個女人，又在懷着身孕，那她隆起的肚子，很容易的就會平復下去的。馬也沒精力了，只消看那種懶散樣子，就是一個明證。和人一樣，馬也要設法防衛蚊虫的攻擊，尾巴就是剿蚊的武器，不時在上下左右搖動着，往身上捶擊。

天要黑了，但是離開我們停宿的小鎮，還有五六里的路程，車夫爲的要快趕路，在馬身上加着鞭子，我們乘客的心裏，比馬的脚步還要快上三倍。

眼前的景物，漸漸的模糊得不能分辨了，天邊，嶺頂和地面已經染上了一色的黑暗。

「快」。

姓張的乘客催促着車夫，因爲他身中帶着一百多塊錢，他怕在這段黑路上遇到意

外。

「是要快的，老客，我比你還心急。」

車夫說完話，又在馬身上加了幾鞭。

三四年沒有走這條路，路上還是同樣不能使人放下驚懼的胆子，走在路上的人，總要提防一種意外的遭遇。尤其是這一時，更比前些年荒亂；

白天，我就在觀察着沿路的情形，我爲的要找尋出今昔不同的所在，可是，我的眼睛沒有給我完成這種企圖。以前的國旗，自然我是不能看到的，就是現在的五色旗，也找不出一面；這是鄉間人對於國家的觀念，原就輕如淡水，他們管得什麼國旗不國旗的。褪了色，殘破不全的春聯，在家家戶戶門口貼着，依然是些「天下太平」，「五穀豐收」的句子。人，照舊在田中作着流汗的工作，狗也同從前一樣知道找尋樹陰下去假寐，一面從口裏往外淌着口沫；孩子們提着水罐子在田塍上往來也是從前看過的。山丘，河流，都讓我清清楚楚認出來保持原位沒什麼變動。

地方上的情形，和從前沒有不同啊。

不，不同的地方是有的，我的眼睛告訴我了，它說你看：那大大的院落，爲什麼只有很少的人住在裏面，爲什麼院牆傾斜，房屋坍塌沒有人修理？——你明白這是什麼道理？你沒有看見荒着的田地沒有人種麼？——你不明白這種道理麼？不是有幾個村鎮，從前熱熱鬧鬧的，有好多大小鋪商麼？現在一家都沒有了，這是什麼緣故呢？

……

正在這時，乘客中姓王的說出的話語，打斷了這一幕，我只好放下一頭，聽他們的話。他說：

「老板，住哪個店？」

老板就是車夫。

「還有哪個店，一共只有兩家，還是住張大嫂那罷。」

「張大嫂那裏近來乾淨些了。」

「張大嫂店照顧周到一點。」

那腰存一百多塊錢的人搭了一句。

張大嫂？不錯，想起來了，不經他們說，我真忘記了這個女店主。三四年前從這條路上走着時，我作過她好幾回的店客。那時，因為她很髒，店裏也不清潔，人們都叫他「張大髒」，「這名字使我現在又想起來。她是一個寡婦，三十多歲，也許那就是車夫們從前不忌骯髒仍然去留宿的一個主因。那時店裏的買賣，着實不錯。

她最受人歡迎的，就是放浪不拘的談吐，店客深一口淺一句說她笑話，她從來沒有惱過。她事實上成了公衆的大嫂，人們一見她都是呼喚張大嫂的。

在我的面前，擺着張大嫂一副身像：中等身材，一身骯髒的藍布衣裳。頭上亂蓬蓬的，雖然頭頂有一個髻子，也不能扎住。兩只大眼睛，又圓又活，在粉臉中流轉。只有她的粉臉是清潔的，只有她的眼睛是勾人的。

她能夠把店裏收拾乾淨些，我聽姓張的這麼說，跟着起了個小小的歡心，那麼這

該是張大嫂店政改善的一點了。張大嫂這人真值得佩服，快到地方罷，看看這一別三四年沒見她的急迫情形，甚於車馬的奔馳。不知爲什麼，我禁不住這樣問了車夫一句：

「張大嫂現在還是一個人麼？」

「四個人了。」

「是她走了道，還是招進來的？」

「沒有走道，也沒有招進來，是她的兒子娶了媳婦又養了一個兒子，——這不是四個人麼？」

「啊，是這樣的，那麼她不還有一個姑娘麼？」

我記起她家裏的人。

「前年跟人家罷了」

兒子娶了媳婦，姑娘跟了男人，張大嫂可算完了作媽的義務。一個寡婦，獨掌門

庭，開店，在鄉村中是多麼少有！但是這種能幹的女性，我也確實聽到一般人對她的誹謗。時代前的社會中原是免除不掉這種現象的。

到得店裏，已經九點多鐘了。這小鎮，可是沒有從前熱鬧了，街兩旁沒有幾家掌燈的人家，商舖也不知都開到什麼地方去。有半段街的房子都坍毀了，車夫告訴我這是胡子燒的。

車房子原先是一連脊十間，如今縮小爲五間了，可是，這仍然是很曠的，因爲店客太少了，一共不過十個人。

我想起車夫說的話，想起張大嫂的女兒，一個鄉村姑娘，敢和別人私奔，不能不說是時代變更到她的身上。於是，在車上時眼睛問我的問題，我由此全找不到了解答。

當女主人走進屋招呼我們這一些人時，使我吃驚的她簡直不是當年的張大嫂了，三個字足夠形容她：她老了。然而這只三四年的時光啊。如果不是車夫跟他說笑，我

真不相信她就是我會經一度有幾會作女婿的岳母。說起來這也是我容想起她，想起她姑娘的來歷的一種道理的。

七年前，我們家裏往省城搬，晚上宿到她的店裏，我那時十七歲，在中學念書，她跟母親說因為看我將來能成人，情願把她的姑娘許我作媳婦，一切嫁裝都不要，可是讓母親回絕了。我記得她的姑娘比我小一歲，怪有趣的。第二天上路時，母親把這話對車上人說，人人都爲這事情嘆息，（我呢——我那時根本就沒有想這回事。）母親拒絕的理由，因為她是開店的，她本身已然就有些壞聲名，犯不上因她損失家裏的門風。

這位女店主却不認得我，當我在晚飯後把舊事和她提起時，她過緝的想了一想，有點不勝今昔之感。不過當我問她對於姑娘取怎樣的態度時，她那滿不在乎近於樂觀的情形，又非常使我吃驚，她說：

「年頭是一年一年變，你能怪年青人不玩新花樣麼，跑了，嫁了還不是一樣事情

後來她告訴我營業年年低落，客人逐年減少，她所以把另外五間屋子租出去，爲的多收點房錢，她說生活實在難以維持。

我看她前額上，有些條條皺紋，一條皺紋就是她的一件經歷，是她爲生活掙扎的烙印。

「可欽佩的女人。」

但是她在社會上是受卑視的。她走後，我躺下了，打算在這個小店內，重溫我三四年前的舊夢不行，一直到第二天清早，舊夢還是沒有返回我的睡眠中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打尖前後

夏天的白日^是長的，我們的車離開張大嫂店上路時，東方天邊才只透出一條魚肚色的白線，看看錶，四點鐘還不到。但是如果冬天的話，同樣在破曉前起來趕路，時間定要晚到七點鐘。這純然是季候的關係。

「先生，你們沒有睡好覺吧？」老板子手裏揮着馬鞭，嘴裏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早走，對於馬是合適的，這一濛濛亮（我們吉林人管破曉時這樣叫）到亮天，頂少走出二十里；等響午，天一熱，馬就沒有精力了，也懶得動了。」

他向我們解說，實際上像是對我們述苦，也就是道歉，在他，以為起早趕路是攪了我們的清夢。老板子不知道，我們也正同意起早走，這不但可以使我們在清早舒展

舒展精神，而且可以早一些時間達到目的地。無論什麼人，只要他是走在路上，要往某一個地方去，他總盼望能夠早些到達。這話，就是說，願起大早多趕些路，不願攤大黑晚到目的地。

我們幾個客人，不約而同的跟他說：

「不，起早走非常好。」

漸漸的，模糊的輪廓散失了，黑查查的薄霧揭去了，隨着太陽的出升，給帶來光明。一切地面上的動物靜物，又都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寂靜的早晨，鄉村寂靜的早晨。

田裏的莊稼，都挺直了身子，抬起頭，一夜工夫，它們吸足了水分，精神起來了。路旁草叢中，擺灌一片一片閃耀的珠光是清涼的露珠。雀鳥們在天空中開始活動，展開膀子飛，張着嘴唱。農人們背着鋤頭下田剷地，一羣一羣的；牧童們也在這時把豬羊趕到草野上來了。

天上，一起初本來有些小塊浮雲在徘徊着，這一時，都散去了，剩出一片無垠的藍天，藍得非常悅人，炊烟，從農家烟囱中冒出來，輕飄飄的浮游着，然後奔進藍天的懷抱中隱沒了。

鄉村的早晨，還是四五年前的鄉村早晨，它們沒有改變了形影。

「哪裏去呀？」

遇到好說話的農人，他們就這麼問問。回答這話的總是老板子，有時，以最短的工夫，兩方面探問一點城市或是鄉村的消息，大致不是打聽物價增減，就是地方上的荒亂和太平的。

車慢慢走着，天漸漸熱了。

上一個嶺，嶺名我原來知道的，如今却忘記了，怎麼也想不起來，想不起來由他去，我懶得開口問車夫。路不好走，顛得非常厲害。我們幾個乘客，兩手緊把着車棚，不然，腦袋會很容易的撞上車棚和車箱，撞幾個大包，撞破頭皮往外淌血，都是意

中事。

內省的內地交通，多靠小船，大概就是叫烏蓬船的，伍水裏走起來，雖不見得比這些大車快，平穩總是平穩的。但是在吉林，在東北內地，河道少有能供人作交通線的，因此，火車之外，就只有乘大車了，就只能趕着顛簸的路。

嶺上，莊稼少有，擺在面前的盡是些高矮不一的林木，還有間雜的岩石屹立着，如果在晚上，誰都會猜它們是些盤據着的猛虎。路灣灣曲曲的，很窄，遠看去，在綠草面上露出來灰色一線，很像一條長蛇。

帶有一百塊錢的姓張的客人，他開始有些恐懼了，這樣的嶺，偏僻，荒涼，死滯——都是有窩藏土匪的可能地方。人有錢，用起來時固然便當，經管它時，也真要費些苦心。他，一百多塊錢就弄不能安心走這一次路。我他另外的人，和他們不同，坐在車中毫不關心，身上沒有錢，遇到土匪也劫不去。然而，一當落店時，眼看着一百多塊錢的主人大吃大嚼情形，又有些羨慕不止了。生活，世事，儘是充滿着無數說不

出口的矛盾。

我在急切的盼望快回到家裏，別的乘客也全在盼望快些到目的地。我們的內心又在和馬腿賽跑了，又是比馬腿跑得快快的，遠遠的。

老板時時爲我們報告路程，報告距離打响尖小市鎮的路程。

「還剩二十里地了。」

過一會，又是：

「還剩十八里了。」

路上少有往來的車輛和行人，因爲這是農事正忙的時候，人們都把身子放到農田上去。我們的路程是寂寞的。

天氣更熱了，汗水淌遍了馬身，也從人的身上往外冒，老板子的小衫背後濕了一大片，就如貼了一大張膏藥。人是又熱，又悶，又懶懶的，呼吸一口氣，都覺得十分費力。

好容易在傍午時分，到了我們打尖的小鎮，人，馬，車，都得以休息身子了。

「先生，吃點什麼？」

我走進一家飯館，屋裏熱烘烘的趕忙退回身，坐在門外涼棚下的座位上了。雖然棚下臨着街，有些欠雅觀，但這不要緊，難得而又討人喜歡的是有些風從街口不時吹過一陣兩陣的。

不餓，就是渴，我回答堂倌的問話，要了一碗涼粉。

這山鎮的街上比昨晚歇宿的小街熱鬧，有些小商店，有些出入交易的人，而且，還有一家烟館，就在我的對面。同車客人，那位帶一百多塊錢的傢伙，走進去了。

烟館的名號叫，「別有洞天」，真是一個好名字，真的別有洞天的地方。我早聽說這裏實行了鴉片公賣，那麼這生意現在不是犯法的了。

「先生，涼粉。」

一碗涼粉，由一個堂倌端到我的面前。我的眼睛從「別有洞天」的烟館，移到

的食物上。粗瓷碗，黏手的筷子，還有涼粉上落的一層灰，這些都是四五年前現象；一個住過都市，吃過些接受洋化氣的飯館的人，對於眼前這一份食品，用具，該猜到是怎樣嘔心，不滿意的了。可是，對我說，這還不要緊，好的食品固然喜歡吃，也樂意用些稍微講究的用具，但是壞的食品還是同樣可以充實我的肚腹的。

我看見幾個警察兵，他們的袖子上纏着一條黃布條，他們優閑的在街上溜着，口裏唱着淫亂的小調。

吃完一碗涼粉，我就算打過尖了，肚子裏確有些。涼稍覺舒服些。

回到車店。老板子正在大口的嚼着油餅，還有一盤肉絲炒蛋，吃得滿頭滿身是汗。別的坐客也先後回來了，有的買回一兩包點心，有的買幾個香瓜。我想起來香瓜是很可以解渴的，也跑出去買了幾個，預備在車上吃吃。

過午了，老板子套好車，預備起程，就覓一百多塊錢的客人，等好半天也不回來，我們幾個人有些着急。

「去，去催催。」

叫老板去催，催了好幾次，才把催上車，他還像是沒有過足烟癮，不是在的說：

「時間還早呢。」

然而我是生氣的，同他道：

「不錯，那間還早呢，應該等你抽足烟再動身，可是，烟還沒有錢重要，生怕今晚再趕五里夜路，使你多担驚受怕，你說對麼？趕夜路你不着急麼？」

車終于又走起來了。

過老爺嶺

馬拉着車，懶懶的，坐在車上的人，同樣是懶懶的。天太熱了，遇到下午天走着西向的路，太陽就從彎弓形的前車棚口，一直晒進車廂裏，懶懶的馬和懶懶的人都晒出來滿身汗水。

沿路，盡是山丘與田禾，風好像全被擋住了，其實是錯怪了風，遠近山上的樹林，都那麼靜靜地低垂着頭，呆站着，就是一個明證。根本上這下午是沒有刮風的。

「快近老爺嶺了。」車夫說。

單只在吉林省，以老爺嶺命名的山嶺，怕不止一只手上指頭的數目。這裏說的老爺嶺，在吉林省城西南四十里。從前，南滿路，吉長路沒有完成前，凡是從瀋陽到吉

林的人，必定要從這裏走過的，因為這條路是大驛路。

聽車夫說走近了老爺嶺，懶懶的客人們和閉着眼睛順着車身顛簸打瞌睡的，都坐起來，用手攀着柵弓，一面還振作起精神兩眼張得大大的，向前路注視着。這都爲的嶺口是一個難關。

這是東嶺口，從底下一直到嶺頂，只少也有三里地長。路旁叢生着碧綠的林木，另一面是亂石遍佈的石灘，一灣深不過寸的泉水，在石灘上蜿蜒着。這裏沒有多少田禾，多是樹林，有高的，有矮的，還有些雜草野花。這裏也沒有人居住。因此，歷年以來，到了青紗帳起以後，就成了胡匪出沒的窠巢。

「老客，眼睛可要留神哪。」

車夫說這話，我認爲是沒有用處的，就算眼睛真能觀八方，耳朵能夠聽四路，請問，看也看見了，聽也聽到了，你能逃出歹人槍筒中的子彈麼？他的樣子，當真很緊張的，這情形，他比我們旅客厲害百倍，因為這輛車，就是他的全部財產，遇到胡匪

，劫去他的馬匹，不但他的財產破了產，而且還斷絕了他的營生之路。如果這時候聽到一聲槍聲，或是遇到五六個在一夥徘徊的人，那，誰都會嚇壞了的，可是我們終於一步一步走上嶺頂。

說實在話，我是不怕胡匪的，我是除了光身一人外，別無他物，我倒是很願看着他們，

嶺頂有一座廟，除了初一十五兩個日子，開着門，此外總是把兩扇朱紅大門關得緊緊的。和尚，經易也見不到面。遇到這樣的深山，這樣的險地，這樣的廟宇，總不免令人想到是有個問號在着的。

廟對面，是壁立的山崖，路從中間通過，簡直像一個關口。往西口下去的路，比上嶺時還難走，不但嶺路很峻峭，並且很窄，這是全嶺上下頂難走的一段路。有時，駕駛的馬穩不住脚，滑一交，常常就翻了車，於是，車，馬，車夫，像一團亂石似地就滾到嶺下去。

每逢下嶺，旅客總是要下車，走到山下才能再坐。

晚上，住嶺西三十里一家車店裏，聽說上半年當真有一個辦貨老客遭了劫，店主人說這幾天以來，嶺上就有個小幫，約有五六枝小槍，他們不劫車，不劫窮客，那麼，他們是專往有錢人身上注意了。這麼說，也許我們過嶺時，他們正藏在林中呢，自然他們看清我們的，他們不劫，也許是高抬貴手放過的吧？

車夫像被赦的囚徒似地，一邊喝着老酒，一邊笑着向我們幾個旅客要求道：

「老客，今天咱們算是走了好運，一會吃完飯買幾個甜瓜吃好不好？」

店主人有如他自己就是旅客，笑嘻嘻地說：

「這個，自然，哈哈。」

旅客們也都陪着笑了，一面就把右手伸到衣袋裏去掏錢，要完成這個瓜宴。

一九三四年七月

車店之夜

朝南的一連脊十大間草房，這五間西統屋就是車夫，旅客停宿的屋子，人們叫它「車房子」。南北窗下鋪着兩面大炕，炕蓆破出大大小小的窟窿，像些紋絡。蓆面，一多半地方沾滿灰塵，一方面，因為常久空着，沒人睡，另外的原因在於車夫，旅客們爲了方便，在炕上收拾東西或是趟着時不脫鞋，鞋底上是有灰土的。

一盞大吊燈，吊在橫樑上，燈罩灰土土的，發着不清亮的光輝。這不是進城賣糧的季節，院中車輛很少，屋裏旅客也不多。屋裏屋外都同樣的冷清。

前後窗敞開着，夜的黑暗，一層層往屋裏侵蝕，大門外半里地以內的高山，看不見半點形影。

依店主人說，沒有鬧事變以前，即在夏季，轎車仍然很多的，所以生意還說得下去。事變後，道路上麻煩異常，車馬旅客因之減少。這是店主人的一種悲哀，悲哀他的生意和他的命運，後來他慨嘆着說：

「這不是，諸位老客，今晚有你們七八位光臨，真是我燒到高香，你們不知道十多天以來，沒有一天上過五位客人的。」

車夫也在述說他的苦衷，說他這生意簡直是有早上沒後晌的，碰到運氣好，多拉幾個錢，要走上惡運，就散臺了。他痛恨官家太不負責，不派兵剿滅沿路土匪，簡直不是保護人民的。

旅客們的心思，才不一致呢，有的盼望早日回到家裏；有的憤恨路途多難，行路匪易，還要悲痛到世的變遷；有的人又是天不怨地不怕的，遇到土匪，也沒有什麼驚懼的，土匪不一定要人命使用。

幾個人雖在談着閒話，可以說都是心不在焉，所以這麼說着，充其量不過是爲的

來點綴這黑夜的沉悶罷了。

約麼到半夜時候，屋裏幾個客人，除開我，都睡着了，有人還打着雷震般的鼾聲，一個翻身，一句模糊的嚶語，似乎都含有無窮的意味。人家能睡這樣香甜的覺。我偏就失眠，幾聲隣家狗吠聲都要神經質的引得我的心房跳動不止。

吊燈還在點着，這是店家通夜不滅的長燈，不過燈芯由小夥計早擰小了，光亮就愈發顯得淒迷迷的。

窗外馬圈，馬不住抬蹄抓着地，還打着噴嚏，嚼草嚼料聲也聽得清清楚楚的。馬糞味道，在發散着，在住屋中散漫着。

睡不着覺，頭裏面已然覺得昏昏的，惡濁空氣又刺激着我的鼻官，我實有離開這間「車房子」的必要，一狠心，走到院心。

在院中踱了幾輪步，遇到在糟頭守夜的更夫，他問我說：

「老客，還沒有睡？」

「睡不着。」我答。隨又問他道，「你不想睡睡麼？」

「哪敢睡，槽頭上有一匹馬，也要睜着兩眼守到天亮。」

「這倒是一件艱苦吃力的工作。」

「沒有法子呀，苦也得忍受。」

他說過這句難心話，也許由此勾起他悲傷的往事，他憤憤的告訴我他兒子在一年前讓官兵殘殺的事情，那真是一點理由都沒有。他問我有無評論道理的地方，是否有辦法可以伸伸冤。說到後來，嘴也許不給他運用了，只是不住地重念着下面的話：

「這世界，沒有講理的地方啊，沒有講理的地方？沒有啊。」

他的手伸到眼睛上去揉，揉什麼呢？要看請面前的黑夜麼？……

一九三四年八月

生活的踪跡

我站住腳不走了。

在我的前後左右地方，無論是高山或是田野和窪地，全蓋着茫茫無歡的厚厚的白雪，河流上凍了一層堅冰，冰上也還伏着雪。在我的頭上，緊罩着陰霾的天宇，死氣沉沉的，迫得麻雀們都躲在窠中懶得出來覓食，風像錐子一般从好些山谷中鑽出來，把雪花掃得東逃西散，然後又蔓延到別處去。滿洲的冬天和春天，就有這么的陰天，確實少有几个晴朗的日子。

我腳踏着，我該怎樣再繼續走着我的前路？倘若我先有個目的地存在着，哪怕遠在天涯地角，只消我鼓足勇氣日夜不息向前奔走，也不愁到達的一日。然而現在的我

雖在路上走着，卻無個定準的去處，我的前路這種沒有着落的情形，完全和我今後的生活一樣。我究竟不知該往哪里去。

在積雪的山坡上，落叶洞穿的森林里，時常有一夥兩夥砍林子的人，板斧砍在樹幹上叫出清脆的響聲，宛若一顆蕩漾在雪野上的槍彈，要過去好多時間才收束住飄餘的音波。火炬一堆堆地閃着火花，烟一團團上升，冒出林梢飄到天空中去，火炬四外總有一夥人圍坐休息，人人都把凍僵的手伸出去烤着，左近地方的積雪，被烘得流出涓涓的清水，但等一會淌到別處雪地里還是要結凍的，變成一條條的冰柱。人們一邊烤火，一邊抽着旱烟管，很有耐心地望着噴出口外的煙絲出神，似乎那已引起他們某種有趣的回憶。他們之間，交雜着一些刺耳粗俗的話語，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粗俗的。砍林子是當地農人寒冷季節中的一種副業。

一切都是寒冷的。大地似乎被白的顏色所占有。惟有那杉松和古柏，它們挺然不拔地雄據在白壁上，特別顯出與衆不同而又活現的蒼綠顏色來，它們的神情是高傲的

孩子們穿着破舊的衣服，像個圓石滾子，在光滑的大路上拾馬糞，他們的手黑得像鐵片。袖口上釘着狗皮套子，髒污的面孔上掛着些鼻涕。

人家總算都有事情作，我怎麼辦呢：——山路遙遠，前途渺茫，何所適从？

昨天，我還是一個農家的長工，每天幫着東家作些收拾農具，餵馬，掃院子的工作，今天卻變成爲身無倚依的飄零者。東家好模好樣過着生活，不知爲什麼忽然讓幾個闖來的騎馬官兵捉了去，隨後又傳去了全家大小人等，而我就在官兵賜給我的几皮鞋脚之後，和東家告別，淪落成一個孤身客。這山里地方以前本是餓不到人的，你餓了，見人家只管進去吃，那人家不要你一個錢；晚上天黑，見人家只管進去睡，主人不但不討下宿錢，還要給你尋出些鋪蓋來，保你睡得舒舒服服的，第二天，你只管走你的路，不需要說什麼謝謝那一套話，倘然你一定要說，主人背地里就要罵你「不識抬舉。」可是現在的情形完全兩樣，你站在門口討飯沒有人理，那主人反會調唆看家

狗逐你走；你想借宿更沒有那回事，據說是時勢全變了。老規矩歡迎旅客光臨的辦法隨之取消，因而我的困難愈覺難以解決。

風一陣比一陣凶地刮起來，冷氣一團一團的朝身上撲，雪掃得兩眼昏花，不能睜大，手脚全凍得僵僵的了。天色漸漸晚下去，多半天沒有吃到飯食，身上缺乏氣力，因而愈發禁不起冷的襲擊。

可是我終於又沿着光滑的雪路朝前走起來，身子活動着時，還比較暖和一些，死釘釘站在路上是越站越冷的。

我想我能夠走到一個鎮市地方就好了，那里人家多，也可以尋個小客棧歇歇身子，問几個人，都說沿着大路走出五六里路就是個鎮市，那就權且以這個鎮市當作我的目的地罷，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再朝前走路時，不由就從內部增添出一些勇氣來。我的脚步加緊了，隨着脚步的每一起落，便叫出「卡茲卡茲」的雪響聲，在我的眼前，雪野上抖動着一片片的金星，我的心之深處，燃燒一片熱烈的火花，漸漸地擴大着，擴

大着。

還有些雪地和山坡上，撒出許多條輕重不同的野獸的腳跡，屈折蜿蜒很有規律，有時不知覺間驚起一羣潛藏在古樹近旁的野鴨，邊飛邊叫着，兔子蹲在遮風處，若是不跳動，不翻轉那紅紅的眼珠子，無論如何看不出牠們的身形，只以為那聖全是一片白雪。

但我儘在這上搭工夫有什麼用，我還是先關心我的食宿罷，到鎮市上固然可以睡，眼前空空的肚子實在也應該作速想法裝些食物才好。我向各處搜尋着。望到一座山神廟，孤立在大野之上，我就想到也許是我解飢的良所。萬一有什麼善男信女來上供，上几堆饅頭，那不就是我遇上了運氣麼，我得以大嚼一陣。我因即揣着一副歡快的心情大老遠地奔過去，預備好向山神爺借几口糧食，但結果甚為失望，那高不及供就小山神廟除了牌位和香斗存在那里之外，再無別物，有之也不過匾額和對聯，也解不了我的飢餓。事前我沒有加細想，這種野地就算有人來上供，哪怕上一百饅頭，也不

會剩給我享受的，野獸和野狗都會先我搶去這份食糧的。

然而後來到底讓我覓到了食物，在一個山角路旁地方，長着一排山老紅樹，樹上果子還未被人摘盡，於是，揀一棵果子多的，施展出幼時的慣技我爬上去，樹上的雪紛紛下落，但我的手脚全不知冰冷，全副精神都注在果子上。先是摘下一把，就往嘴里填一把，連硬核都不暇朝外吐，涼固然很涼，在肚子里打一轉也就過去了。肚子吃飽之後，我就把果子從袋子里放，預備再吃一頓。這些山老紅真是我救命的恩人，還很好吃呢，多虧這一凍，倒比秋天成熟時甜了些。我這舉動，老實和猴子有些相似。下得樹來再往上看，紅東西沒有多少了，我的袋子里卻塞得滿滿的。我又繼續走着路。這回要尋下宿處。

路上有時跑過几輛耙犁，上面裝些蔴袋子和布匹，我知道這是到鎮上趕集的，因而也就知道愈走愈近鎮市了，快過年了，這些耙犁全是辦年貨的。還有些耙犁上面坐着年青媳婦，拍一臉宮粉胭脂身上穿好些這衣裳，坐在那里就如一座彌陀佛，她們是

從娘家被丈夫接回來忙年的。對景傷懷，我更爲自己的前途悲，——人家都在好生生活過日子，我卻過了上一時不知下一時。

我的耳朵凍得直癢，只怨皮帽子太壞，後耳根那里露出個大窟窿，叫我吃這苦頭。但我也不敢伸手去按，因爲在我尙未被餓死之前，我還不願先就失去一只耳朵。常常聽人家說，耳朵鼻子凍得痛癢時千萬不可伸手按，一按準按掉下來。我並未看見別人按下耳朵或是鼻子的事情，但我卻相信這傳說；所以我不按，我謹慎提防着。請想想，沒有耳朵或是沒有鼻子的人還像人樣麼？我只能忍着耳癢，裝作不知的樣子，把帽耳朵朝後移了移，好遮遮耳，現在這已經晚了，還有什麼用。

上半年走路時，我曾經走入兩家人家，問他們僱不僱長短工，家家都說不用，細看那情形，分明因爲我是個陌生人，不信任。我向他們說出我的困難，並說出因爲無有去處，情願白吃白作不要工錢，我道：「僱長工這年頭比討媳婦還難，不知底細僱不得。」那時，我還在很樂觀地自慰着：人世是大的，出了這家還有那家，未必就餓

死人。而現在，我卻覺得茫茫人世生活並不容易。現在我朝鎮上走着，走到了又怎樣？住下了又怎樣？

不，生活是要開創的，生命存在一天，就得掙扎一天，且走到鎮市上再說。望望遠處山腰已經壓下黑幕來。我加快了我的脚步。

雪 程

頭上落着棉絮般的雪團，脚下踏着稀鬆的雪路，衣服上掛了一層雪片，全是雪，我變成爲一個雪人。

我不理會這些，只顧朝前走着，脚步走得很有規律，過些時就要搖搖頭。因爲那些黏在臉上的雪片，遇見熱氣一化成水滴就會淌進脖子裏的。涼絲絲的叫入難以忍受，雪越下越大，我的眼睛被打花了，無法看清遠處的前路，什麼山嶺，什麼河沿，什麼松原，柴堆和茅屋全遮埋在雪團之內了，五十步以外的景物，完全不能看清本來的面目。

幸而下雪的日子天氣並不冷，反而是雪過後冷得叫人難擋難受，使得我這穿戴不

多的人還對付得過，又加上走路已然用了去一些氣力，身子活動着悄悄發熱，叫我更不容易感受到冷的捶擊了。

雪的路途是非常難走的，又光又滑，一不小心就會跌上一交，頭蓋一下子就可以跌碎，而了結了一條生命。多虧我手中有一條柳樹棍子，每當我要滑交時，它便幫助我解去跌交的危難。否則這路程的進行是更困難了。

在我的一叢短鬚鬚上，結了一層白霜，冷氣透過嘴唇把牙齒冰成麻木了，爲什麼我要呼吸呢，若是我呼吸的話，沒有氣息在鼻孔下出入，萬萬不會受這一回罪。這也怪我自己爲什麼，不在行前剃光鬚鬚，不是就免去了這場苦處了麼，話又說回來，如果我有剃鬚鬚的餘暇，也不至迫得在這大雪拋天的路上趕路了，頂少也可以坐一輛耙犁。

雪是從午間下起的，那時我剛在一個小鎮吃完飯，用去了最後的幾個錢。正在發愁這以後該往何處去，何處有一樁職務正等待我去作，如果沒有個目標只是胡亂走去

，究竟到何處才是止境正好，飯店裏一個老鄉却給我規劃出應行的路程來，他說前去五十里外正有一個地方修火車道，大大的用人，雖然他只是有口無心自己閑說着的，對於我這有心人却有用處。打聽好路徑，只說到那邊尋朋友而沒有露出去尋工作的話，（因為我怕別人跟我去搶了生意），便走下來了。走是走來了腰中不存分文，晚飯可到什麼地方去想辦法呢。

爲了找尋事情作，人不能怕吃苦，我一點不憂愁。

……天漸漸晚下去，我打聽過路人一問路程，到我要去的地方還有十七八里路，看來當天是不能到達的了，肚子裏空空的，又該填一些晚飯的食物了，可是腰包和肚子一樣空如何是好，我不能不憂愁了，一個人眼前沒有一頓飽飯吃，等着餓死，那後日有什麼大的偉跡也沒有用處，碰碰運氣罷，只是憂愁也不能解餓，於是硬着頭皮到人家門口去乞討，一向硬梆梆的嘴，輕易不肯向別人討饒的，現在也學着管別人叫爺爺奶奶了，可是這還不行，我只能喊出看家狗，彷彿牠們就是爺爺和奶奶，喋喋不

休狂吠着，似乎責罵我不該光顧牠們的家門，牠們的主人，關在屋子裏再也不肯露露面，你說這是一座空房子麼，院落中分明擺有農家所不缺少的車輛和用具。

一連走了好幾家，全沒有辦法，而對於狗，引起我無限的憎恨——牠們不該幫同主人來欺侮我孤身飢餓的過路人，這恐怕就是狗之所以爲狗吧。

算了，不討了，死了心，我再朝前走我的路，免得多耽誤工夫，加快脚步在雪中掙扎着，也許可以走到目的地呢，走着走着，趕上一個老頭子，身後背着一個雪包裹外面用繩子綁着一串燒餅，上面也蓋了一層雪。啊，這可是好東西，我的渾身湧現出無限的喜悅和熱情，彷彿那香味已然透出雪片，正在一縷縷飄進我的鼻孔里來。我若是能吃到一個，真的，只消一個就夠了，那可有多麼稱心快意，這串燒餅照當地人的說法，老頭子一定是買給家裏孫兒們吃的，未從離家之前先就定好每人分幾個，看來他真去求討，怕也得不到老頭子的施惠，怎麼好呢，就放棄在燒餅上打算盤，不，忽然計上心來，特別趕快走了幾步，跑到老頭子的面前，故意裝出一副真誠樣子說道：

「老伯伯，你這一把年紀背這大包裹太累了，看你的臉上出了這多汗，汗水雪水淌進心口怎麼好，你還喘着呢，來，我替你背背罷，替你分分勞。」

這就是我的計策——向他討好，老頭子心裏一樂，對於我等些時小小的要求想來不會不允許的。

老頭子站住腳，一面擦着臉上汗雪交流的水滴，一面呆呆地望着我，把我渾身上下打量好幾遍，然後搖搖頭。緊接着他一陣乾咳之後，他回答道

「謝謝你，我不累我常常背包裹趕集的。」

他說不累，誰都知道他是說瞎話，從他那不信任的老經世故眼光中，讓我猜測出他正在提防着我。是的，若是我這壯牛一般的小夥子背了他的包裹逃跑，那他是無論如何也追不到我的，恰遇這亂世年頭，行路的人自然不能不提防着歹人，我沒有再出聲，打算等候第二次機會再獻殷勤。

老頭子握着拐杖又朝前走着，讓他過去我依然跟在他的身後。雪纏着我們，我們

在突着雪圍，那從雪地上響出的脚步聲來點綴着我們寂寞的途程。我呢，一邊走着一邊不忘留心我的機會。忽然，那老頭子朝左滑了一交，把拐杖扔掉了，這不是我的機會來了麼，我趕緊奔上前，扶助他未被摔倒的身子連聲說。

「好險，好險，老伯伯，上了年紀的人走雪路本就不容易，加上你，——加上你又背了一個包裹。」

他點點頭，一面拾起他的拐杖，他雖未開口，分明却有感謝我救助他的意思，可是很顯明的他似乎以爲我很奇怪，生不熟，面不熟，老跟他纏作什麼，基於此，他忘去了我救助他的恩惠，而試思怎樣擺脫開我的方法，所以他直沖沖地朝我問道，

「小夥子，你跟着我轉，莫非有什麼希圖不成。」

我毫不客氣地把我的本意說出來，那時我猜想他一定卑棄我的，想不到他很爽快

地撕給我兩個燒餅。

「你何不早說，出門人要大家幫忙才對呀。吃罷。」

「是呀，所以我就想替你背背包裏啊！」，我一邊吃着凍冷的燒餅一邊說道

「我覺得老伯伯你也不應該客氣。老伯伯我謝謝你，兩個燒餅滿好滿好的」

但是包裹不能和燒餅相提並論，因為他直搖頭，分明還是懷疑我，我因此也明白他爲什麼很大方地施捨我兩個燒餅的原因，奸滑的老頭子呀，你錯想了人。

不管怎樣老頭子總算是我的恩人，爲了使他安心起見，我和他道別加快腳步逕自走去了。我猜想，他看我走去一定很高興的。

黑天時雪止了，這一來，夜裏一定特別冷，兩個燒餅解了我的飢却不能安排我的宿處，於是我尋人家請求借宿，不這樣，一夜過去我一定變成凍死鬼

這事情和討飯一樣碰了壁，可是意外地他們送了一些黃麵餛飩吃，却很難得。肚子裏這回倒是吃的大飽特飽的，但是，……但是要怎樣過夜呀。

黑黑的在路旁雪地中立着一間小茅棚，是夏天搭出來給看田人住的，那麼我要去看看，實在沒有辦法，只有住在那裏了，那裏終比露天地好一些，我想我的飽肚子可

以幫助我抗半夜寒，那明天可以找到工作的念頭也可以增厚後半夜的火力，那麼運氣好說不定就逃過去這一個寒冷的冬夜，萬一不能，只有作一個異鄉的餓死鬼了。這荒涼的地方，尋不出一家小店，就算存心賴住一夜都不可能啊。

於是我奔過去，我走進那一間四外通風的小茅棚裏，裏面先我已經有一條野狗躺在那裏了。依着四面的雪色，讓我看牠是一條黑色的。頭也不抬，動也不動，說不定牠也是肚子餓得凶的貨色呢。想起白天那些咬我的狗羣，便對這眼前的黑狗生起氣來，很想伸腳踢走牠，這心思讓牠的似乎衰弱的體態給止住了，反而我很同情牠的不幸的遭遇，似乎我日間討乞無告的情形正和牠一模一樣。同病相憐增加起我對於牠的親熱。我隨即把討來的黃麵餛飩分給牠吃，牠真吃了，牠當真是一隻餓狗。

牠同我作了親切的朋友，牠不像白天那些看家狗偏同我作對，牠反而很親切地躺在我的身旁，用牠那身皮衣暖着我，不時伸出舌頭咭我的手。我們很親切地在茅棚中預備過夜了。

天完全黑了，四下裏靜悄悄地，只有夜裏的寒風還不停息，在山巔，在谷口，在雪野上奔走着，叫嘯着。

一個人誰喜歡和狗作親切的朋友，除了那闊人家的太太小姐專爲娛樂而蓄養的小八狗之外，大概還不多有吧，可是我這朋友交得好，憑牠身上的火力暖着我，使我居然闖過嚴寒的冬夜沒有凍死過去。

老頭子餓狗……我的兩個程中雪難忘的旅伴，他們是我的恩人。

再生集

1936. 5. 15. 初版

1 ——— 15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精裝每冊六角八分

著者 李輝英

發行人 李雄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新鐘書局 發行所

上海三馬路同安里

新鐘印書所 印刷者

第一輯

第六十冊

預約簡則

1. 四月廿五號開始出書，五月底以前完全出齊。
2. 本叢書分精裝兩種，平裝全部實價九元，全部實價十二元二角。
3. 預約精裝每部只收八元，平裝每部只收五元。
4. 外埠掛號費每部加二角，外埠掛號費每部加四角，外埠掛號費每部加六角，外埠掛號費每部加八角。

新鐘創作叢刊創

近幾年來文藝單行本出得很少，這當然是由於社會經濟的衰落不景氣響影到整個讀書界。但過去出版界盡量印行粗製濫造的作品也實在給了讀者一個壞印象。我們發行這個叢刊一方面想打破壞境的低氣壓；一方面也想供給讀者一些豐富的糧食。內容兼收並蓄文藝理論長短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隨筆速寫歷史小品無不俱備。這里所發售的還是第一輯，倘若可能的話我們還預備第二輯第三輯的續出下去。

| | | | | | | | | | | | | | | | | | |
|-----|-----|-----|-----|------|-----|-----|------|-----|-----|------|-----|------|-----|-------|-----|----|----|
| 短篇 | 長篇 | 劇本 | 中篇 | 短篇 | 散文 | 散文 | 小品 | 歷史 | 短篇 | 隨筆 | 速寫 | 雜感 | 短篇 | 短篇 | 文藝 | 長篇 | 雜文 |
| 路線 | 犧牲 | 去留 | 慘別 | 三朋友 | 海天集 | 再生集 | 歷史小品 | 田園集 | 自殺者 | 煙圈筆下 | 木匠 | 三〇集 | 平凡集 | 洋涇浜奇俠 | 如此 | | |
| 馬子華 | 侯楓 | 碧遙 | 雷石榆 | 歐陽凡海 | 唐 弢 | 李輝英 | 郭沫若 | 屠楞伽 | 莊啓東 | 胡依凡 | 何家槐 | 王任叔 | 穆木天 | 張天翼 | 王獨清 | | |
| 五角半 | 四角半 | 六角半 | 四角半 | 四角 | 三角半 | 八角 | 四角半 | 六角半 | 三角半 | 三角半 | 六角半 | 一元六角 | 五角半 | 七角 | 四角 | | |

世界知識大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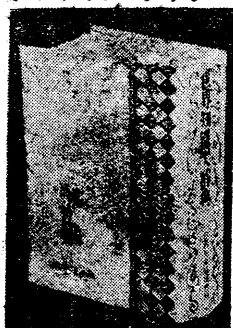
世界知識編譯社編

定價四元 預約二元

新鐘書局發行

本辭書是站在大衆的立場上，完全爲適應大衆的文化程度而編纂的；世界上的一切新知識，凡是和大衆生活有直接關係的新術語，新名字，均用大衆的口頭語詳加解釋。每條且附有拉丁化，更便於一般大衆查閱。編輯方針採取搜羅廣博化，但決不蕪雜，完全以大衆爲中心；解釋通俗化，全書完全採用大衆的口頭語，決不像市上許多辭書，查得以後依然不明解釋。價格極力求其便宜，務使一般大衆均能購買，但是決不粗製濫造，所以裝幀印刷都是非常考究。備此一部要籍，無論何時何地均得適用：因爲它搜羅廣博，凡事凡物都有；因爲它解釋通俗，一查一閱卽知。

六月卅日書出



本辭書四大特點

搜羅廣博化！

預約

(一) 全書用上等瑞典紙精印，皮面精裝一巨冊，計六十餘萬言。

解釋通俗化！

預約

(二) 預約日期：二十五年五月底截止。

價格經濟化！

簡

(三) 實價四元，預約二元。

裝幀貴族化！

則

(四) 寄費每部二角三分。

(五) 新鐘俱樂部會員享九折優待。

普通會員：化會費兩元，立即可以收到八元以上之利益，尙有其他利益不計在內。

特別會員：化會費伍元，立即可以收到拾八元以上之利益，尙有其他利益不計在內。

新鐘書局啓

取手續費，甚至較原出版處便宜。

爲讀者服務，書價折扣均照原出版處一樣，並不另方法，作忠實勞苦的服務。我們更爲了真正要做到

代定全國各利業有價電業書式上

六，本部會章自二十五年三月起施行之。
五，本部會章一年內有效。

均可代辦手續。

會員十大利益

- (十) 凡全國各地會員如有來函求學，旅行或受業者，本部均可代辦手續。
- (九) 全國新出版書籍，本部可隨時報告與介紹。
- (八) 凡會員間需要相互通信，本部可代爲介紹。
- (七) 本部會員錄，每年刊行一冊，分贈各會員。
- (六) 本部每年出一「新鐘年刊」精裝一巨冊，值洋一元五角，本部均可照辦。
- (五) 任何書籍中遇有不解之處，需要著譯者直接解答時，凡會員有疑難問題，本部另聘專任導師負責解答。或凡會員有任何意見均可在「新鐘」上發表討論。
- (四) 版書籍。(特價書，預約書除外)代定雜誌九折。
- (三) 贈送一年長期八折優待購書券一張，可任意採購本外贈送「新鐘周報」全年一份，連郵費值洋一元二角。券均可任意採購本外版書籍。
- (二) 書券一張，入會時即可取書，書任讀者自由選定，書券二元，特別會員拾元，並贈書券五元，加贈半價入會時贈送新書局出版書籍，普通會員四元，並贈
- 四，
- 三，會費 普通會員一律兩元，特別會員一律伍元。
- 二，會員 全國讀者均歡迎爲本會會員，會員分普通與特別會員兩種，養成豐富而又適當的學識。
- 一，宗旨 本部以聯絡全國讀者並謀讀者福利爲宗旨。務使一般青年

俱樂部會員簡章

為讀者服務，書價折扣均照原出版處一樣，並不另方法，作忠實勞苦的服務。我們更爲了真正要做到代定全國各種新書圖書雜誌文具

新鐘全國圖書雜誌代辦部」爲全國各地讀者，代辦，我們俱樂部裏決定再聯絡各地同志共同來開辦一立，但大部有種種惡習和缺點。爲了革除這種弊病感到種種不便，雖在上海各家已有很多郵購部的設有了上面這樣組織，我們覺得對於讀者購書還

這個俱樂部，成爲溝通中國文化的總機關。都來加入我們這個新鐘全國讀者俱樂部，使我們要各地讀者供給我們，更希望各地讀者，協力合作世界的新文化的最近消息，但各地的消息，還是需室，並能洞悉全世界的新思潮的各種傾向，詳知全離身處各地，實無異全國讀者與作者會面聚談于一問題。全國各地讀者每星期見到了這張週報以後，給全國讀者發表意見，討論解答有關學術上一切諸決定創刊一張「新鐘週報」，(會員贈閱)公開的題不能與全國讀者共同討論，共同得悉，於是我們作個別的通信討論，時間與經濟均浪費，且每一問便與讀者互相自由討論說話的地方，倘與每個讀者，但創辦了新鐘全國讀者俱樂部以後，還感覺到不，共同走上文化之路，並能永久有討論解答的機會討論一切疑難問題。務使全國讀者與作者以及書局全國各地讀者，並致請國內著名作者來與全國讀者，就共同來組織新鐘全國讀者俱樂部，廣汎地聯絡的學子。因此消失了天才，同人等想到了這種缺陷外，內地讀者簡直和文化絕緣了。甚至一般有天才我們中國的文化界，除了上海等幾個大城市以

徵求會員緣起

新鐘全國讀者俱樂部

俱樂部會員簡章

希望全國讀者協力合作

！！！

手動文化

攜移文

的市國

正都中

真向通

店心溝

書中到

者化做

者文要

除正

讀革真

！！！

方法務

方的服

的的

捷苦

敏勞

而而

密實

慎忠

以作

歡迎全國讀者踴躍加入！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6463B

036641



\$0.65